全本中文草稿 / v0.1

两幅画

芥川龙之介的回忆

小穴隆一 著

暂定书名与试排扉页

私人阅读 • 2026年10月24日

草稿说明

本书为私人阅读用中文合订草稿，版本v0.1，生成于2026年10月24日。书名《两幅画》暂用；扉页和版式均为试排，尚未确定正式装帧。正文及后记已经译出，疑难句、诗句、译名及部分插图文字仍待复核，不是定稿。

原著：小穴隆一《二つの繪——芥川龍之介の回想》。工作底本：青空文库旧字旧假名XHTML，所据纸本为中央公论社1956年1月30日版。青空文库输入：富田晶子；校对：雪森。网页标注2017年6月23日制作，2019年2月26日修订。中文稿为AI辅助翻译，尚未经最终人工审定。原图17幅均保留，图中文字未全部译出。

本版将九批译文按原顺序合订，标题层级依据青空原文生成。目录页码是本草稿页码，不是日文原书页码。原文加点强调在PDF中暂以下划线显示。编辑疑点集中保存在项目的翻译记录中，以免打断通读。各批Markdown仍为唯一可编辑主稿，本合订本为派生文件。

目录

龙之介先生 7

渡川 8

Ⅳ 11

Ⅰ 11

Ⅱ 11

Ⅲ 11

Ⅳ 12

Ⅴ 12

两幅画 13

两幅画 13

自杀的决意 15

前后那些事 18

□夫人 21

宇野浩二 25

一个文学少女 29

鹄沼 34

能让人死的东西 39

漱石的忌日 42

死的地方 42
对妻子，对孩子， 43
友人 46
恒藤恭 46
宇野浩二 47
菊池宽 47
久米正雄 47
佐佐木茂索 48
佐藤春夫 49
通灵术 49
手册里的备忘 51
帝国饭店 61
麻素子女士 69
女人们 72
芥川夫人 75
横尾龙之助 78
养家 82
最后的谈话 88
芥川之死 92

影照 100
芥川、志贺、里见 100
漱石、润一郎 100

一千日元 101
瓦伦蒂诺 101
遗容 102
暮春，春服既成 103
纸店老板娘 103
芥川画的插图 104
苹果 105
永井、梅原 106
《无限拥抱》的女主人公 106
女用钱夹 107
车上的姑娘 108
久米正雄、中勘助 108
不折节所需的钱 109

入船町与东两国 110

河郎之舍 113
鬼趣图 113
“河郎之舍”印 114
河童的旅店 117
游心帐 120
访问录 124

鹄沼、镰仓的岁月 129

鹄沼 129
镰仓 132

雏偶 138

怀旧 139

旅途中的月与花 141

关于《竹林中》 143

芥川的俳句碑 150

《罗生门》的一册 154

电影字幕 157

读《芥川龙之介》后 159

奇怪的家蝻 161
家蝻可饶了我吧 161
杀虫 163
药效 • 报纸报道 165
以疑问还疑问 166
血缘真可怕 169

后记 173

龙之介先生

龙之介先生的脸——冈本一平画的肖像，把首相加藤友三郎的模样也掺了进去。

小说的事自不必说；在中国花六圆买来的旧衣服，他也能让泉镜花信以为是“每坪值几两”的东西。（所谓坪，是锦绣、早年舶来的印花布等所用的计量单位，指一尺见方，或一寸见方。）

不知怎么，他常把短内裤反过来穿。

给他画像时，他拿出一大堆照片给我看，从西洋文人，直到自家一族的人都有，还是说，请把我画得体面些。

他常说，你呀，女子和小人，还是尽量远着些好。

又放言道，我嘛，说不定什么时候碰上什么事，就会抛下妻子儿女；不过到头来，我还是会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回到老婆身边，摇着尾巴说，是我不好，饶了我吧。

不知什么时候，横山大观还劝过他做自己的弟子。

我呀，到十六岁左右还不会划火柴。我们那所中学从三年级就有射击演习，得扛着枪呢。（那时候可难为你了吧。）不，我一直当小队长，带的是军刀。不过说起来，我这人聪明，总是不露声色地让手下的人替我点火。

我因右脚坏疽，第二次从脚踝处截肢时，他在场——锯断骨头的声音有多美；夹着许多血管、像冰柱般垂着的那些镊子，有一把落下来，响了一声；那根血管缩到里面去了，他担心后来会怎样。这些事，他都讲给我听了。

渡川

昭和二年《改造》八月号，《日本周游》第二十八页，自上数第六行：

羽越线的火车——与改造社的宣传班分别。……

可叹，可叹，旅人啊，
何时心才能安宁。

看见篱笆，便是“棣棠花啊，这枝条正好插在斗笠上”。

他的游记《东北、北海道、新潟》，想来是改造社需要的稿子，（那次演讲旅行兼为改造社版《现代文学全集》作宣传——所谓“一圆本”的开端。）但我想，对他自己来说，也需要有这样一篇游记，把早在大正十一年五月便已写成的“可叹，可叹，旅人啊”插在里面。

在东北、北海道、新潟的演讲旅行中，他弄到了一支手枪吗？旅行回来，他一见我便说：“这回我连手枪也终于弄到手了。”

前一年冬天，他在鹄沼把一些东西交给我保管，说：“我死后，无论如何也不要发表。”在死前，他从中取回了三篇。“可叹，可叹”是其中之一。《手帖》八月号的《风琴》也是一篇；还有《为什么？》，是我在昭和二年一月三十日还给他的。

——那天傍晚，在我的住处，我们两个人正从祖父生前珍爱的《咏歌自在》的《词之栞》里挑选词语。

“可叹，可叹，旅人的心何时才能安宁……喂，你不替我找个词出来，我们不就没法出去吃饭了吗？快想想吧，快些想出来，好去吃饭呀。”他这么催着我，我们看到了：

わた 海渡線

わだ （海、河弯入之处，
水湾里水流停滞的地方）

わたどの 走廊

わだち 车辙，车轮

接着，又看到了

わたりがは （三途川，
也称みつせ川）

这个词。我们不禁同时说了声“啊？！”从わた、わだ、わたどの、わだち，一下跳到わたりがは，碰见这个词的时候，

就在那一天，就在那天的傍晚，

可叹，可叹，旅人的
心何时才能安宁

改成了：

可叹，可叹，旅人啊，
何时心才能安宁

就这样定了下来。改造社应该是在第二天拿走《东北、北海道、新潟》的稿子的。如果拿游记上的日期（昭和二年六月二十

一日）来帮我记事，那么我们就是在前一天造出了“往渡川去”这个说法。

他不赞成把“渡川”（わたりがは）换成“三濑川”（みつせ川）。我说了句“往三濑川去啊”，他便两三次纠正我：“是渡川啊。”

“你知道吗，我从前不知道‘渡川’这个词。我一直不知道，竟有这么好的词。我不知道啊。”

他出神地这样说着时的脸，啊，那么美，我这一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Ⅳ

Ⅰ

多少克，我不知道。拾骨时看到的芥川的脑髓，大约就像把他曾经备好的那些脱脂棉烧过之后剩下的体积。

（堵住口鼻的脱脂棉，缢死。）

Ⅱ

那位“舍利骨灰和尚”掌上托着碎肋骨，卖弄着他自家的见解。

——这个人水肿得很厉害吧？

——这儿发黄，是药物弄成这样的。

——这是生过病的地方的骨头。

Ⅲ

改造社想请芥川去关西或九州某处，为民众夏季大学讲课。

——唉，烦得很，我已经拍电报回过话了。反正都在西边，

——到那时候，我早就到那个世界去了，

——所以我只写了“去”。就写了一个“去”字，没写去什么地方。

这是芥川死前几天回答我的话。他死于七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夏季大学在八月。

Ⅳ

七月二十三日，据芥川姨母回想，是晚上十点半，芥川来到了她的枕边。

“——我来拿烟。”

七月二十四日，据芥川姨母估计，是凌晨一点或一点半左右，芥川又来到她的枕边。然后递给她一张短笺，说：

“——姨母，请把这个明天早上交给下岛先生。”

“——先生来的时候，我也许还睡着。要是我还睡着，就别叫醒我，就说我还睡着，把这个交给他吧——”

先生指下岛勋（空谷），田端的医生。短笺上的诗句是：

自嘲
清涕啊，只有鼻尖还未暗下去

Ⅴ

Ⅳ，一点半向姨母道了“晚安”，六点钟夫人发现了，下岛先生赶来，……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我没有医生的知识。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得到Ⅳ中四点钟的他。

两幅画

两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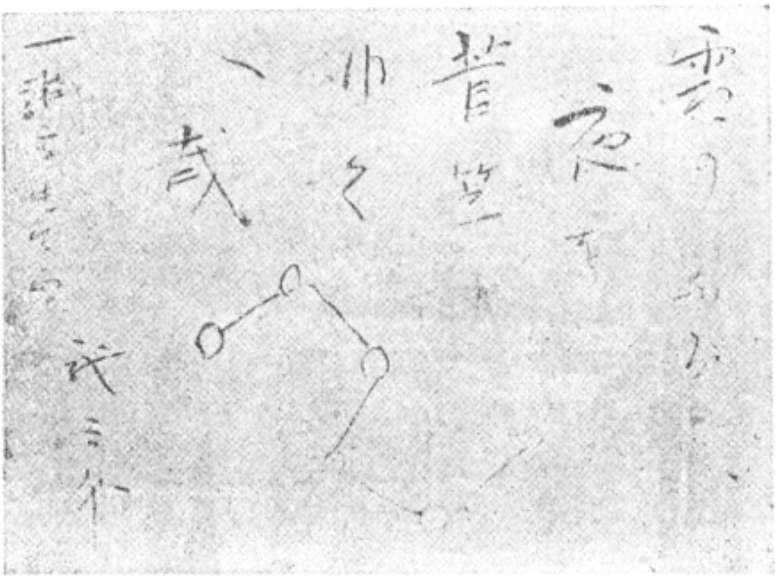
芥川大正十年三月游历中国〔从上海游历江南一带，经汉口，观洛阳龙门，从北京又到大同。经朝鲜归国，已是八月。〕之后，从十月一日起，在汤河原的中西屋住了二十来天。我和小泽碧童应芥川之邀，四日傍晚到了中西屋。碧童当时有这样的句子：

访友时，
外头秋雨昏沉，他抚着长发

那天晚上，不知话是怎么说到那里的，留着长发的芥川说：“后世什么的，我信不过。”短发的碧童却说：“我等后世。”两人便争执起来。芥川显得有些烦躁，扭过脸不看碧童，一边答话，一边画给我看的，是这样一幅画：背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天上露着一弯新月；前面的岩石上，一个人长发遮面，垂着头，却张开了一双巨大的耳朵。芥川问我：“你看得懂这是什么吗？”我说：“懂。”我感到画的是芥川自己，也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却还不明白他心底的意思。后来，芥川告诉我他想自尽，说起“在中国时，好几次想死”，又听他说起“天线”这个词，我才清楚地明白，他早就有向我吐露心事的意思了。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芥川告诉我，他要自尽。此后有一阵子，我们住在鹄沼。在那里，芥川画了一幅缺一颗星的北斗七星，题上“降霜的夜里，菅笠往何处去啊”，问我：“你看得懂吗？”我说：“懂啊。”他便把画塞到坐垫底下去了。少画一颗星，说的是自己将从世上消失。而“降霜的夜里，菅笠往何处去啊”这句诗，是大正十一年深秋，下岛把我的脚痛诊断为风湿病，我因而要到伊香保住一阵子时，芥川写给我送别的。



芥川等到我因脚病失去一条腿，又能装着义足独自行走了，才终于把心底的事告诉我。

我出院后，芥川对我说过：“那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谓那时候，就是他把那首送别的诗句写给我看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怕我先他而死，不知道那样该怎么办。

自杀的决意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星期日。八日晴，九日强风，十日下雨，十一日天色阴沉。从那个四月十五日算起，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许多人在棺前烧香的地方，正是芥川说着“气力和心劲都耗尽了”，垂头坐着的地方。

“这种事，可以说吗？”

“这种事本不该告诉别人。可是，可以说吗？”

在这样开口之前，芥川先在床铺上重新坐起，伸出细瘦的胳膊给我看，又撩起衣摆，露出瘦得干瘪的大腿内侧，一边抚摸、捏着那几乎只剩一层皮的肉，一边说：“成了这样，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芥川突然站起身，我咽住那声“啊、啊、啊”，只见他关上通往茶间的走廊交界处那扇纸拉门，又坐回床铺上。那一步跨过去的气势，简直把我钉在了原地。

“我可以告诉你吗？”

“这种事，连朋友也不该说的。可是，你肯以朋友的身份听我说吗？”

芥川的话像拔刀斩来，一下下逼近，我无从招架，一直沉默着，这时也开了口：“什么事？”于是，

“那我就说了。在艺术这件事上，你我到今天一直像夫妻那样过来的。——十九岁时，我觉得凭自己的身体，只能活到二十五岁。所以想在那以前，把一个人能做的事全做尽，便急着往前赶。——可是，自从号称澄江堂，我就是位体体面面的澄江堂先生啦，——我像这样躺在这里，也总觉得夏目先生那幅字在责备我，——”

芥川眼神阴森地指着背后。我看到门楣上依旧挂着的匾额，上面写着“风月相知 漱石”。

芥川说的是七年前（虚岁二十八岁），与□夫人唯一的一次肉体关系。他说：“与其等事情败露了再作了断，不如在尚未败露之前自行了断。”

听芥川说话时，我觉得有些奇怪。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就在几天前，六日晚上，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夫人还来过。我不觉得六日这个日期是记错了。□夫人带着妹妹，说是从自笑轩回来。她比我来得晚，却先走了。她谈起自笑轩茶室的布局，给芥川看自己那间即将动工的茶室的图纸，仅此而已，便回去了。（当着芥川，她还请我为她画一幅挂在茶室里的画。她走后，芥川便说，算我求你，千万别给她画。）

自从告诉我他要自尽，芥川便用“河童”代称□夫人；后来，说到别的女人，也会用“母河童”这个词了。早先有一次，芥川向□夫人介绍在座的人（星期日到他家聚会的人），她对别人一一行礼，不知为何，轮到我时，却笑着看我的脸色，用几乎不让旁人听见的声音说：“我偏不给小穴先生行礼。”那是大正十二年以前的事了，仅仅这一句话，便已使我觉得，她和芥川之间有什么。

当然，这是昭和二年的事了。有天早上，芥川来到我的住处，说：“今天河童要来。你六点钟到我那里来，陪着我，直到她走，好不好？”说完便回去了。快到六点时，阿义（葛卷义敏）来接我，说她来了。我便去芥川家，妨碍□夫人与他相处。那一天，大概就是她最后一次见芥川了。我觉得自己被派去干了件无聊的差事；到了那里，却发现芥川不知怎么，竟像重病人一样躺在被窝里。□夫人坐在他枕边，说着那天刚完工的茶室和挂画的

事。不管她是个怎样的人，我当时也不免觉得她可怜。芥川告诉过我，他的《秋》就是根据这位□夫人的故事写成的。

“体体面面的澄江堂先生啦”，原话结尾的“ぢや”，是受了室生犀星的金泽话影响，像“けなるい”（羡慕）、“ぢや”这些说法。

芥川向我说出自杀的决意时，我住在小石川丸山町的一所公寓里。

前后那些事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十八日，二十三天里，我见了芥川七次。除四月十五日外，可以说全是为了我个人的事。（说是个人的事，听着倒像模像样，其实那时我做了一点类似私奔的事。）

四月十五日，芥川向我倾诉了七年来的痛苦，说除了自尽，已无路可走。

四月十八日，他托我转交给莳清（已故的古原草远藤清兵卫）一件谢礼，是为修补希腊瓶的事，也为此前的事致谢。不过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作为遗物赠给朋友的第一件东西。

那是一册铃木春信的春宫画。

在透露自尽的心意之前，大约有两个月，芥川常说这样的话：“我到了这个年纪，如今还在为人该怎样活着而迷惘。我甚至想过，要不要进特拉普派修道院。”（他死时，床铺与妻儿的并排铺着。枕边放着一本旧《圣经》。）

“人该怎样活着”，一度在芥川和我之间造成了一点隔阂。他因为女人的纠缠，打算抛弃这个世界；我却恰好相反，正执着于女人。〔算来是四年前，战后我去过一次轻井泽，想着顺道看看碓冰岭，也去室生先生那里。穿过鹤屋前的小巷时，我忽然羞愧起来。独自怀念着、想着大约就在这一带的那条路，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段回忆：我曾喃喃地说，将来这条路，也会成为文豪芥川龙之介走过的路吧；芥川反问，你真的这样想吗？那是大正十四年九月初，我们从鹤屋出门，散步去附近的室生先生家时的事。芥川停下脚步，盯着我问，你真的这样想吗？我也停了下来，一言不发地回望着他。我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呢？我比他晚到旅馆。他迎接我时，马上念了一首歌，问我怎样，说是斋藤茂吉写的：“听说仲时的军队战败，退到这座寺里，剖腹而死，不禁悲伤。”起初听着，的确觉得音调很好。可是，天天见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时，他也不说别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时，他总是吟着那首“这座寺里”，吐出烟来，看着我的脸色，又像插入应和的句子一般，念起“苦事再往这身上堆积吧，好试试这有限之身的力量”。每听一次，我便渐渐觉得，仿佛脸上挂了蜘蛛网似的，烦闷起来，所以才说了那样的话。有岛武郎曾在轻井泽自杀（大正十二年六月），这件事，我心里固然也想着；不过，芥川大概是被我不由自主、像吐出来似的那句低语刺中了心。那时，我们站在路上，一动不动地认真瞪着对方。我独自停在已经消失的旧路上，并不是为了当年那句“将来这条路”而羞愧。〕我写过这样一段未发表的文字。一个想死，一个想活，见了面也找不到话头；有一阵子，我曾想，暂且别去看他了。

我还记得，当时报纸上登过一则消息：住在小石川的一名官吏，用剃刀极其利落地自杀了。他究竟是因为什么自杀，我看过

就忘了；可那干净利落的手法，却和芥川说要自杀的事连在一起，牢牢留在我的脑子里。四月十五日在那则消息刊出之后。倘若芥川也看过，会不会也从中得到了能够利落地办成这件事的自信呢？

曾经说“没有敌人，不算男子汉”“男子的男根，就该勃然雄起”这些话的芥川，后来开始说“人该怎样活着”，又告诉我要自尽。可就在那几个月前，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解释，谷崎润一郎打算写的杀人小说里，要用什么杀人方法。谷崎为此费心，托一位在帝大工作的医生朋友，从医学的角度，调查不留痕迹、因而无法断定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方法。（我们那时听说的大约四种方法中，有一种竟只需身边常见的东西。）医生的调查报告中，西班牙蝇那一项令谷崎大吃一惊。谷崎先前弄到过一瓶西班牙蝇的溶液（他似乎一直以为只是催情用的），还没试用，便在大正十二年的地震中弄丢了。芥川把这件事讲得很有趣；如今想来，其中也许还带着为自己的自杀方法得到某种参考的喜悦。

我个人的那件事，说到底，不过是我这个不肖之子把事情弄破了局，却落得像是把责任归在他过去那些毫不相干的行为上，我为此向他道过歉。芥川对这样的我依然温柔。就在那之后没几天，他向我坦白了要自尽。

念着“试试这有限之身的力量”的芥川，住在鹤屋时，常对我说：“你也写诗吧。”我想，他就是从那时开始整理自己的诗的。

堀辰雄的《在高原上》里，有这样一段：〔这年夏末，另有一个带了许多漂亮洋犬来卖给外国人的狗贩，在轻井泽饭店拍卖没卖掉的狗。芥川先生也带我去看。那时，我在旁边，按他的吩

咐，把那些狗的名字和价钱记在他的手册上。）那次我也在一起。大正十四年，堀辰雄租住在洗衣店的二楼，去鹤屋吃饭。我觉得，堀辰雄和西式洗衣店搭在一起，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夫人

芥川的《致某旧友的手记》，显然是写给外人看的吧。他生前把一些东西装进白色西式信封，封好交给我，其中一封写道：

> 我们人并不会轻易为了一件事就自杀。我是为了给过去的生活作个总清算而自杀的。不过，其中最重大的事，是我二十九岁时与□夫人犯下了罪。我并不因犯下这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只是因为没有选好对象（□夫人的利己主义和动物本能，实在到了极点），给自己的生存招来了不利，我对此颇为后悔。再者，与我陷入恋爱关系的女性，也不只有□夫人。但三十岁以后，我没有再交过新的情人。这也不是出于道德，只是计算过交情人的利害而已。（但并不是没有感到过爱情。那时我写了《越し人》《相闻》等抒情诗，在深入之前便脱身了。）我当然不想死。可是活着也痛苦。别人也许会笑这个还有父母妻儿，却要自杀的傻瓜。但倘若我孤身一人，或许倒不会自杀。我在养父母家长大，从没任过什么像样的性子。（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没能任过性子。）对养父母的这种“近乎孝顺的东西”，我也后悔。但对我来说，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如今自杀，也许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任性。我也和所有青年一样，做过种种梦。可是如今看来，终究不过是个疯子的孩子吧。现在，对我自己，自不必说；对一切事物，我都感到厌恶。
>
> 芥川龙之介

附言 我趁着去中国旅行的机会，才终于摆脱了夫人。（记得在洛阳的客栈里，我读斯特林堡的《痴人的忏悔》，发现他也像我一样，在写给情人的文字中撒谎，不由得苦笑。）此后，我连一根手指也没碰过她。但她纠缠不休的追逐，始终令我烦恼。对于那些爱我而不曾使我痛苦的女神们，我由衷感激。（不过，这个“们”是两个以上的意思。我还没到唐璜那种地步。）

其中有这样一封。

芥川在昭和二年年初把它交给我。然而更早以前，在鹄沼，他已过分絮叨地对我讲过：与〇〇〇子（□夫人）交合时，她那种不知该叫作“动物本能”还是执拗的情形。为什么说过这些，还要再交给我这样一份文字呢？（这是在他有意留给世人而写的《致某旧友的手记》之前写的。）我至今仍不明白芥川当时的想法。（参见《某傻瓜的一生》第二十一节。）

在交给我的文字里，芥川把对方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成了□夫人。□夫人是世人所称的闺秀歌人。据芥川说，她是放高利贷者的女儿，是艺伎的女儿，是疯子的孩子，也是〇剧一名电气技师的妻子。

芥川说过，写完《河童》，什么时候死都可以了。□夫人的性情，想必确实成了《河童》的题材；可是，那个痛苦得喘不过气来的芥川，竟说“写完，什么时候死都可以了”，他那样的苦恼，究竟从《河童》的什么地方渗出来了呢？《河童》使我想到的，是体力已衰竭的芥川。

《某傻瓜的一生》第三十八节“复仇”里，记着帝国饭店露台上的一段对话。□夫人问芥川：“那孩子是不是像你？”芥川

说：“不像。首先……”□夫人又说：“可是，不是还有胎教这回事吗？”芥川告诉过我，他与□夫人交合时，用了避孕套；不过，敢保证避孕套总能可靠避孕的，恐怕只有卖这东西的人派来的说客吧。（不管怎样，与□夫人私通，是给他招致致命后果的事情之一。）从芥川告诉我他要自尽，直到他付诸行动，我除了在他征求意见时说话，一直只是听着，心里只想着尽量让他安宁些，不记得曾追着什么事问个究竟。然而，想到芥川终究会自杀，有件事再不愿意，也非问不可；否则，自己便要疑他一辈子，我不愿如此。于是，在他死前还不到一个月时，我只问过一次：“那孩子真的不像你吗？”芥川转过身，在榻榻米上翻倒下去，喃喃地说：“就为这事，难办啊。”接着又翻过身，一面坐着挪向我，一面说：“让我摸摸你的脚。”他抓住我那只脚踝以下已不存在的右脚，不肯放开。（在我自己的住处，我已经卸下了义足。）他抚摸了一阵，又枕着我的左膝，垂头丧气地说：“像这样待在这里，心里就安宁了。我觉得你像是我母亲的转世。”（据芥川说，他母亲去世的当天，或第二天，正是我出生的日子。）正因为见过他这个样子，我才一生都爱着芥川这个人；然而，□夫人指着一个少年问“那孩子是不是像你”，那个我至今一面也没见过的孩子，会不会是芥川龙之介的孩子——这个疑念，我始终无法抛开。

芥川为什么选择自杀？为什么认为听天由命地活着会有失体面？为什么觉得非急着死不可？身为疯人之子的芥川，害怕发疯。（参见《某傻瓜的一生》第二节“母亲”。）〔他自己充分明白，那颗逐渐被摧毁的头脑是怎样运转的。〕我在从前的《两幅画》中这样写过。不过，最近佐藤春夫告诉我：“《齿轮》里写的那些现象，眼科医生的教科书里也有。芥川是不是读过，知道了

才写的呢？以芥川来说，大概是读过才那么写的吧。”这番话颇可参考。

芥川不只是为宇野浩二的事操心，他自己也接受过斋藤茂吉（已故）的诊察。芥川死后，我见过斋藤茂吉两三次，却从没与他谈过芥川的事。

在帝国饭店的露台上，□夫人对芥川说：“你看看那孩子。像吧？”也许，她并不是像芥川写下的那样，怀着复仇的意思说这句话，倒可能只是出于她一个人的幸福感。

说来也滑稽，女人有时甚至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容貌像一个她从未与之交合、甚至厌恶着的男人。

芥川曾在《0君的新秋》——我租住的相州鹄沼海岸伊二号那所房子的院子里，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拢起松针和松果，烧过几本大学笔记本。我看着他发红的脸，装作没看见，也不帮忙，一言不发地等着他烧完。他一烧完，就径自回家去了。（芥川住在伊四号。房东是同一个人，两家院子之间没有篱笆。参见第四十七页图。）

细心的读者到这里大概已经注意到：芥川与□夫人发生关系时的年龄，他口头说的和写下来的，相差一年。据说，他大正八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记着“会□夫人”。若是大正八年，便与他口头说的年份相符；写成二十九岁，大概是因为□夫人在他二十九岁时生了孩子，由此记混了吧。芥川曾对我说：“要是早一年认识你，我也就不至于犯下这样的错了。”

宇野浩二

接到芥川自杀的消息，从轻井泽赶回来的室生犀星，到我的住处来了一趟，说正宗白鸟别的话都没说，开口便问：

“小穴君会怎么样呢？”

“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室生把这两句话反复告诉我。正宗白鸟，我连面也没见过，更没为他做过什么。室生犀星转达了他的话，就这样回去了。

在轻井泽的白鸟和犀星，听说“芥川自杀”，便想到“小穴呢”，我当然感激。可是，受了安慰的我，却想说：“宇野浩二会怎么样？”“要是传到宇野耳朵里，可就糟了。被打垮的会是宇野浩二。”“只要他还在精神病院里，大概就不会知道吧。”

我之所以担心，芥川自杀的消息传到宇野耳中，他会怎么样，是因为芥川曾对我说过下面这些话。（那时他还没对我说要自尽，还是与宇野一起去诹访时的事。）

“宇野桌上有一封信，笔迹看着眼熟。我至今还为这事感到羞耻，可当时还是偷偷打开了。果然是〇〇〇子（□夫人）写的。那时我才知道她和宇野之间的事，吃了一大惊。你看，〇〇〇子就是这样的女人。”

“诹访有个叫梦子的艺伎（后来成了宇野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是宇野的女人。求求你，到诹访去，想法把她抢过来，好不好？钱，要多少我都出。”

正因为他说过这些，芥川一死，这些话便一齐浮上心头。我和宇野见面，只是相互行个礼，从没有交谈过。而芥川，在宇野住进精神病院、处于那样的情形时，担心得连“咱们谈谈死吧”这样的话也暂时不说了。平日说起“宇野怎样，宇野怎样”，话里总含着对宇野的感情。我只凭芥川的话来想宇野，因而在从前的《两幅画》中，曾这样天真地写错过：〔想到芥川与宇野那种彼此微妙地袒护着的友情，即便是我，也不免有一种近乎嫉妒的心情。〕

芥川死后，每天报上都登着各位名人的谈话（其中有些，在我看来既可笑，又离奇）。我一直等着宇野的谈话。后来在《报知》（？）上，发现他不谈自己，只安静而克制地送别朋友，才放了心，独自高兴起来：宇野已经不要紧了。我至今仍没放弃这样的想法：假如宇野当时没有病到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地步，芥川也许还会多活一些时候。芥川的母亲发过疯，芥川害怕自己也会发疯，这也是事实。

我应芥川之请，住在鹄沼。在那里，他交给我一封封好的信，说：“我死后，倘若世上出现完全离谱的误解，到了你无论如何也忍不下去的地步，就把这个交给我的家人，发表出来。”“非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我想，打开看看，也许能知道他口头没说的事情，想出办法让他活下去。于是，芥川夫人到我家后门来时，我向她说明原委，当着她的面拆开读了。信只有一页，寥寥几行，无非是说：〔我与南部修太郎共有一个女人（□夫人），自己却全然不知。为此感到羞耻，故而自尽。〕芥川把南部的事换成宇野，讲给我听。这里也有一种出于他的性格、出于他的软弱，可以说可怕、却又可爱而令人恨不起来的说话手法。宇野

浩二的《芥川龙之介》（昭和二十八年五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中，把芥川这种说话手法，以及对女人下手之快，写得很详细。我这才明白。我从宇野的《芥川龙之介》中，第一次知道芥川向梦子伸过手，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叫我去把梦子抢过来。那时，我想起芥川的姨母——她自己过去也犯过错——在他生前和死后，曾满含感慨地对我说：“我跟龙之介说过，做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像偷嘴的猫一样，去碰人家的东西。”“我是这样求过他的。”想到这些，我流下了泪。

人竟能坦率、诚实到那种地步吗？直到今天，我仍为死去的芥川而感叹。我说的是，他宣布要自尽之后那个谦逊的芥川。然而，即使是诚实得近乎过分的他，我也不能不承认，仍有着由他的性格生出的、属于他的说话手法。《致某旧友的手记》《某傻瓜的一生》等作品里的这种手法，未必是装出狰狞面目来吓人；对芥川来说，那大概已是冒着油汗和冷汗，竭尽全力写出来的了。

我在从前的《两幅画》中写过：〔他交给我的第一封遗书，后来我还给了他。〕这写错了。离开鹄沼、回到田端之后，他第二次交给我一份装在长方形信封里的东西。我还留着它时，他又拿来了第三份，说“这个给你”，又说“上次那个，还给我吧”，便把第二份拿回去了。第二份我没拆过，里面写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在《□夫人》一节介绍的，是第三份或第四份。那上面清楚地写着夫人的姓，再说已有《致某旧友的手记》，没有必要在他死后立刻发表，把风波闹得更大。我虽然拆看了，还是原样放着。南部死时，我烧掉了提到南部名字的那封；记得也一并烧了别的东西。我一直以为这一封也在那时烧掉了，直到《罗生门》拍成电影时，我写《关于〈竹林中〉》（刊于《艺术新潮》）

，偶然从杂物间发现了它。隔了二十四年，这封信又回到我手上。我第一次把它介绍出来，就在《关于〈竹林中〉》里。

芥川对我讲过宇野桌上那封笔迹眼熟的信，也告诉过我，□夫人还与别人有关系（那个人？那些人？我没有听到名字）。我根据这些写了文章，所以从前的《两幅画》中，有些地方宇野大概无法理解，也给他添了困扰吧。

夏目漱石第一次见到身穿大学制服的芥川龙之介时，用“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他。芥川说：“夏目先生真厉害。”“夏目先生一眼就把我看穿了。”夏目漱石的眼力固然如此，我在芥川说要自尽之后，看着他那长长的睫毛，也曾想过：作为男人，太长了；这可不好。

重读宇野《芥川龙之介》中写芥川对女人下手之快的地方，我想起从前在神乐坂一家卖鸡肉的饭馆（？）吃饭，临走时，小岛政二郎毫无顾忌地笑个不停，说：“可芥川先生那东西，大得真叫人嫉妒呀。”也想起从汤河原回来的路上，碧童（小泽）说：“芥川君那东西，女人可受不了吧。”“受那东西的女人啊……”

在那以前，碧童一直说，自己的不粗不细、不长不短，是让女人喜欢的理想样子。

一个文学少女

那是在我搬到鹄沼生活之前，大约一个月。我无法把芥川的事向人说明；他已和夫人去了鹄沼，我为他，也为自己，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我外出回来，公寓里的姑娘说：“您不在时，有位女士来过，一个人说了好些话。”“她说得很快，没怎么听明白，不过好像无论如何都想见您。”据说是傍晚来的。听了她的模样，我还是猜不出是谁，但看来不是为我本人的事而来。过了两三天，我不在时，那女人又来了一次。这才知道，是在芥川家见过、认得面孔的A女士。我猜她大概为了芥川的什么事想见我，既不安，又有一点好奇，便等着她来。

“大家都说，芥川先生是在中国染了梅毒，才变成那个样子的。是真的吗？”

第三次终于见到我，A女士这样问。

“请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她急躁而歇斯底里地逼问着。

“这可真好笑。”

我听芥川说过那些关于他神经衰弱的闲话，所以说，这可真好笑。

“这不是笑话！”A女士呵斥我。“我也找叔叔杉田直树（精神科医生）商量过他的病，可我无论如何都要亲自去一趟中国，把芥川先生走过的地方一处处找遍，查清病根。”“旅费已经说好了，由实业之日本社的社长出。”她不断说着这些古怪的话

，最后甚至露出哀求的神色，缠着要我告诉她芥川的病因。（说这番话时，她大有把我也拉去中国的势头。）

我真想吼一声“疯子”，却接连说：

“难道芥川龙之介对你做过什么吗？”

“你究竟把芥川龙之介当成什么人，以为他会为了什么在中国染的梅毒慌了手脚？那个人有没有那么蠢，想想不就明白了吗？”

“从中国旅行回来之后，他不是又有了孩子，孩子也没见有梅毒症状吗？”

我这样接着说下去。A女士似乎多少想通了一点。可是和她说话时，我想起芥川讲过的一件事，也觉得好笑：“去中国之前，我到星制药去，说给我些避孕套（他说过是几打），店里的人一边拿给我，一边说，您可真够精神的。不过，到了中国，我其实一个也没用，走到哪里，就把它们分给人，简直像是替星制药到处做广告。”

昭和十三年秋天，我偶然遇到一个在北京航空公司工作的爽朗青年。他说：“我正在找那个据说芥川先生在北京很疼爱的法国少女（妓女）。”说是偶然，其实是佐佐木房（已故）瞒着我，给这位坂本君写了几句话。我告诉他，芥川到中国来是大正十年的事了，我和坂本君都笑了。

可有浅红的合欢花？我鬼正寂寞，
合欢花啊，纷纷浮起，妩媚动人。

译注：“我鬼”是芥川的俳号。此诗暂译，古语释义仍待复核。

这是从前我寄给身在北京的芥川的一首歌。

对于我，对于我们，A女士都让人觉得有什么不祥。讽刺的是，她大概以为我也像她一样想着芥川，第四次又来了。那天，她仍一个人说着些没头没尾的话。我把自己房间的障子门和入口房间的障子门都打开，让她坐在走廊上看得见的椅子上。她穿着一件新的麻布和服，先站着环顾屋里的东西，随后挺起胸膛，像朗诵似的说起来，又舞蹈般转了整整一圈，问：“这件衣服衬我吗？”“怎么样？”“密探，疯了的密探。”在我疲惫不堪的脑子里，她只能是这个样子。我吼着叫她回去。

她拿衣袖遮着脸，从我房里冲出去，此后便没再来。一年后，芥川刚自杀，她却坐出租车来到国民新闻社，声称自己是芥川龙之介的妻子，知道他真正的死因。《国民新闻》当时为此用了整整一页，但报道末尾，也登了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

那以后，A女士的消息，我就全不知道了。又有谁会把她和芥川联在一起，谈她的近况呢？在寂寞、悲伤的记忆中，浮现出一个文学少女的迷执；我听说过，她过着不幸的日子。

（德川梦声告诉我，这位A女士也曾说自己是芥川的什么人，坐出租车到葬馆找他。她坐着出租车跑了一天，司机却来向与她毫无关系的梦声索取车钱。）

搬到鹄沼的芥川给我发来电报：“速来 芥川”（日戳为大正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于是我到鹄沼去见他。我们在院子里站着说话，我提起A女士，芥川便用一双悲伤得仿佛要哭出来的眼睛，望着廊下的夫人，像是诉苦似的说：“听说连A女士也在说那样的话。”那情形实在令人难过。“世上到处活着母河童。”

说这话的芥川，当时拿着从田端带去、一直续写的《河童》稿子，神色不安地四下张望。

“速来 芥川”这封电报，换成它实际的意思，就是：“带着西班牙蝇，马上来。芥川。”

芥川先前向我们讲过，谷崎为杀人小说琢磨杀人手段的事。那时，他只是觉得既然叫fly，大概就是苍蝇，还没见过所谓西班牙蝇是什么，也不知道西班牙蝇——斑蝥——究竟有多危险，又会发生怎样滑稽的作用（阴茎持续勃起）。〔我从刚由秘鲁回来的莳清（远藤清兵卫）那里，只听说过这种东西的性质。〕一天傍晚，芥川突然来到我的公寓，说：“你都把西班牙蝇写进诗里了，手上总有吧。给我。”我向他道歉，说我既没见过，也没有，只是在诗里写写罢了。后来，我想到横滨、神户这些港口，琢磨能否从海员那里弄到。正在这时，莳清给我找来了一只小小的、极其漂亮的西班牙蝇。虽然只有一只，我也十分珍惜地留着。芥川那封电报，却是叫我把它交出来。

“速来 芥川”的电报来得很不是时候。我所爱的人即将离开母亲，到东京来；我盼着的日子近了，要到半路去接她，可唯一的一只义足偏又送去修理了。想到自己的西班牙蝇要被芥川拿走，我慌了，但还是取出拐杖，立刻坐车到田端芥川家，拜托阿义第二天早上陪我去鹄沼。我在屋外和他说话，要他别让老人们察觉，因为芥川说要自尽，并不是开玩笑。

在芥川搬到鹄沼之前，有个精力充沛的医生，托人给我捎来一只贴着“剧药”标签的瓶子，里面装着几百只西班牙蝇，说是给芥川的。（这人也已去世，并非已故的下岛勋。）我在田端的门厅里，把它交给芥川夫人；但在搬去鹄沼之前，她原封不动地

还给了我。医生给的，远没有莳清给的那样漂亮，脏得像几十年前留下的、结成块的旧尘土，想来任谁也不会想吞下去。我虽听说那位医生会因人而异，用些猛烈的疗法，可直到今天，还是不禁感叹：真敢这样做啊。

既然芥川已亲口清清楚楚说了要自尽，这事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便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我想过，谁能听我说，来帮着阻止他的死呢？菊池宽、山本实彦、佐藤春夫。可是，我又不能不想到，假使我去找其中一位谈了，而那个人对芥川说了些什么，结果反而可能使他更快自尽。我谁也不能告诉，只能独自苦思，怎样才能让芥川哪怕多活一天。就在那时，山本喜誉司先生拿着一张名片来找我，上面有芥川附写的话：〔此人为内人之叔父，亦是我自中学起的友人。如蒙接见，不胜感激。小穴君。龙之介。〕他来的时间，与A女士前后相近。山本先生说的是：“听说芥川想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鹄沼

据说，还是大学生、身穿制服的芥川龙之介，第一次拜访夏目漱石时，漱石用孔子的这段话告诫他：“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出自《论语》。）芥川却说，当时不明白漱石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后来，到了虚岁三十五，他已开始对我说：“我的工作，到今天已经不会再有进展了。可是，只要就这样待着，世人自然而然便会把我当作地位稳固的大家。无所作为，却被这样抬举，我觉得耻辱。想到这个，也想早一天死掉。”这样的芥川问我：“你明白吗？”又说：“到了这个年纪，我才真正明白夏目先生那番话的意思。此前，我一直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他身旁放着一本翻旧了的袖珍《论语》。）那张尼古丁中毒的脸上，双颊泛起淡淡的血色（看着竟有几分青涩），朗声背诵：“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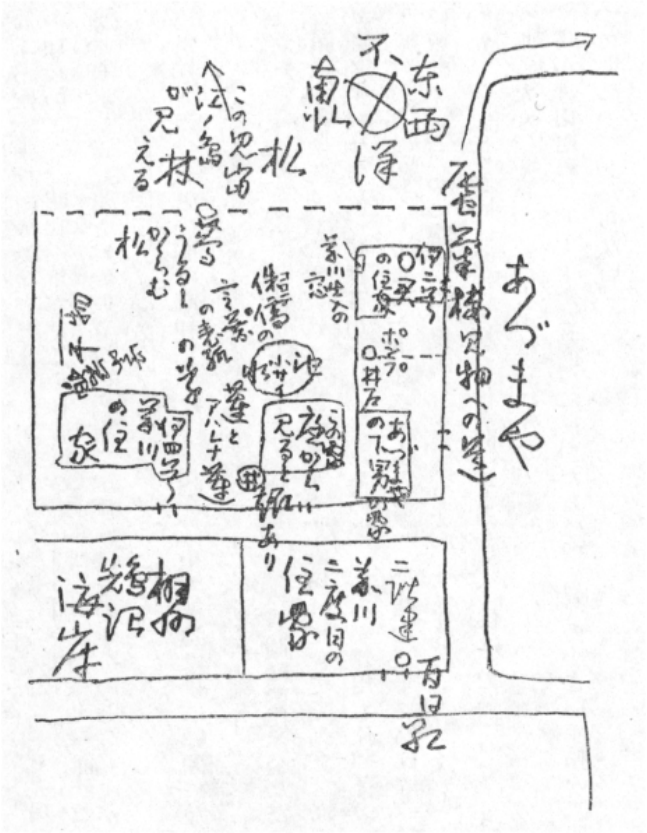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连从未拿过《论语》来读的我，也背下了直到“辟色”的这几句。由此想来，芥川那番自白，也许也有教诲我的意思。

“速来 芥川”的电报，七月十二日到了。十三日中午，我在生平第一次踏足的鹄沼见到了芥川。我抱着拐杖下了电车，与葛卷各乘一辆人力车，一前一后赶往芥川的寓所（伊四号）。我留着那只西班牙蝇，也为了自己和那个几天内必定会从金泽来到东京的人，万一有个什么。（那一只用棉花包着，放在留声机唱针的小盒子里；我听说致死量是零点零零一克。）它究竟能不能使人死，我时信时疑，但还是把它放进绉纱衬衣的暗袋，缝好，

随身带着。万一芥川非得为了自己的体面立即死去不可，我便打算束手旁观，随后追他而去。那时，我就是这样的年轻。

在门口下车，进到里面，我看见一架清爽的桔槔——用长杆汲水的装置。它多少使我的心平静了些；没想到，芥川却不在家。（八月十二日，芥川写信给下岛勋，说：“现居之处，提琴、收音机、留声机、热闹的伴奏、谣曲，轮番围攻，实在吃不消。”因而，他到稍微安静些的塚本家——夫人的娘家——写稿去了。）

屋里兼作书桌的矮饭桌上，摆着一些饮料（不是酒）和吃的。芥川回来，与我谈过一阵，便说“散步去吧”，把我带了出去。我多年没用拐杖，本来走不了多少路，他却避着人，拐进一条又一条小路，拉着我到处走，才问：“那个带来了吗？”我说：“嗯。”随后又让我走了好远。（芥川在鹄沼，曾借我的拐杖，让人拍过一张拄着拐杖的照片；是谁拍的，记不清了。）等我们走到沙丘那边，望着海歇息时，我仅有的那只西班牙蝇，已经被芥川拿走了。可是，沐浴着夕阳的他，说的全是妻儿的欢喜（由田端与鹄沼两处生活的不同而来）。我的紧张也松解了，舒畅得几乎连死的忧虑都已消失。



那天，我便住在芥川家。我自己的事，到七月二十九日达到顶点，此后便落到了收场的地步。于是，我照先前与芥川夫妇的约定，向改造社预支二百圆搬家费，也搬到鹄沼，住在他身边。（预支的是《三件宝》的版税。这本书于昭和三年六月二十日出版，定价五圆，开本比四六开本的两倍还大。芥川与改造社约定版税为一成五，他对我说，其中一半，即百分之七点五，是我的份额。）

芥川与改造社的关系很亲近。昭和二年，他曾说：“改造社的山本要我给他当顾问。”“山本实彦说，打算给我、谷崎、佐藤各一万圆，将来让我们去欧洲。”所以，我只说了一句芥川叫我过去，高平君便立刻把二百圆送来了。想来，大正十五年的二百圆，是一大笔钱。芥川死后，各种杂务也都处理完了，我觉得，再住在芥川家附近，知道、看到太多事情，也不合适。昭和三年搬去高圆寺时，我去见山本实彦，说《三件宝》的版税还有我的份额，给我二百圆吧，便拿到了。听说《三件宝》印了三千部，我前后从这本书拿到四百圆，却每次都用作搬家费。

我从丸山町公寓搬到鹄沼，究竟是哪一天，翻看当时的两本小手册也弄不清；那几页已经撕掉了。

芥川当时曾写信给下岛老人：〔很想请先生到我们第二次安下的新家来，哪怕只吃上一碗饭。〕可是，对芥川夫人来说呢？我想，我们那段鹄沼生活，即便处在那样悲惨的境地——不，正因为生活得那样悲惨——夫人回想起来，或许仍会觉得幸福吧。

芥川自己写的年谱（《现代小说全集》第一卷《芥川龙之介集》，大正十年四月，新潮社版）中记着：大正四年十二月，经林原耕三介绍，入夏目漱石门下；五年十二月，接夏目漱石讣告。相处只有一年，他却直到死都在说漱石的事。我那段鹄沼生活，感觉仿佛住了十年，其实连半年也不到（芥川的姐夫西川先生卧轨自杀，他临时回东京，就没再回来，我随后也回东京，住进田端的寓所）。说到底——

松风中，别让火种熄灭，独居的人啊。

大概正如芥川写给我留下的这句诗吧。

○

——风暴中，我等待着我们各自的天空露出颜色。

你曾想把榉树写进句子里啊，总把“高高的榉树啊，高高的榉树啊”放在开头啊。

“听说你对我太太说，我怎么变得这么不讲理了。她也说，真不明白我怎么变得这样不可理喻。说真的，我已经那么不讲理了吗？我太太说，小穴先生说我怎么会变得这么不讲理。你说，我真是这样吗？”

你每次进我家，与其说是走进来，不如说是钻进来；那副令人发怵的样子，我可忘不了。

就拿后面的松树来说吧，“清晨寒意啊”，“松树披上了”，“爬满毒藤，庭中松树寒意深”；到后来，连“飞机也东行，早晨阴沉沉”这样的句子，你不是都写在我家那片糊门的纸头上了吗？

“我太太说，你的习惯全传到我身上了。全传过来了，她这么说。”

啊，啊哈哈哈——

那样放声大笑的样子，却传给了我。

能让人死的东西

搬到鹄沼之前，芥川曾说，要从下岛空谷（勋）的药房偷些药出来。后来，他也曾背地里独自嘀咕：“下岛空谷，笨老头。”缘故却不清楚。他还公然耍赖，近乎敲诈似的叫我介绍金田精一，好进金田的药房。

不是药也行，手枪也行。只要有一样随时能让人死的东西，拿在手里，便能活下去。他的态度就是：要我活着，就给我能让我死的东西。

芥川说，他曾在东屋（鹄沼的旅馆）捉住身边飞着的苍蝇，吞了几只，因此泻了肚子。他也曾把我油画笔上的猪鬃，用剪刀细细剪碎，郑重地包在纸里。

他买了注射器，等着莳清给他吗啡。这样的芥川，我倒不觉得可怕。莳清这个人，曾大言不惭地说，金田身为医生，却一点也不懂药，真叫人吃惊。（即使收在药典里，不常用的药，医生一时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可能。）按莳清的说法，芥川对剧药的知识十分幼稚。莳清只给过他一次吗啡；即使用了，也只是止痛安眠、让他几个小时忘掉尘世苦楚的分量。我也见过芥川收下后郑重道谢的样子。那时的他，看起来倒有点像个专门搜集能让人死的东西的收藏狂。

芥川说，我那唯一的一只西班牙蝇，当然不用说，就连他悄悄备下的注射器，也让夫人毁掉扔了。说这些时，他笑眯眯的，仿佛仍怀着再弄到点什么的乐趣。

比起亲眼见他做上吊的样子，听说他独自在壁橱里哈哈大笑，反倒更叫人毛骨悚然。

他一本正经地找我商量：“伪造一张‘医学博士斋藤茂吉’的名片，到藤泽街上弄点氰化钾，怎么样？”这样的芥川，我还放心。真正可怕的，是一次夜里在藤泽街上散步，我进路边一家店买治癣的药。他忽然从我身后走到前面，问：“有氰化钾吗？”“没有证明，就不卖吗？”店里的人答道：“没有证明，也不是不能卖，不过眼下没有。”那时，我害怕这样的芥川，觉得他是个可恨的家伙。我打心眼里觉得他可恨，只有那一次。

也许是在帝国饭店那件事之后（参见“帝国饭店”一节）。有天傍晚，他把我带出门。我没穿外套，他也没披羽织，只穿着和服，随脚趿了双草履。（芥川这样穿戴，大概是从鹄沼生活以后才有的。）一路说着话，我以为我们要进他家的门，他却沿着篱笆径直走过，往神明町去了。“这回可真弄到氰化钾了。你等我一下。”那天，我在神明町入口的街角，看着他进了药店。他买了一个比眼药水瓶还小的空瓶，对着光看，喜滋滋地说：“这下总算有东西装了。”（随后，他说泉镜花常到这里来，把我领进那里的待合，让许多艺伎出来见面，硬把我留下，自己回去了。）

译注：“待合”为当时供宴饮、艺伎应酬等使用的场所。

如今，芥川已死了二十九年，有年轻一代的人问我，他吞的是什么药，遗体是否解剖过。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重新翻看医生下岛写在《文艺春秋》昭和二年九月号上的《芥川龙之介先生临终前后》。其中只写道：“出于我的职责，我必须查明死因。于是，先计算斋藤先生所开的安眠药处方，以及从药房取来的包

数和天数，却怎么也想不通。问了夫人和义敏君，有没有什么线索，看来可疑之处在二楼的桌上。我立刻上去查过，这才找到真正的原因。”除此之外，无论那真正的原因，还是药名，竟一字未提，令人费解。再看同年《改造》九月号的《芥川龙之介先生的事》，也说与他往来了长达十二年；可是，对芥川身体状况的记述却粗疏得很，倒真像个军医写的（下岛曾是军医）。末尾一句“芥川先生是一位罕见的品行端正的艺术家”，也足以见出这文章的样子，我不禁吃惊。昭和二年不同于今天，当时也许不准在报道里明确写出药名。不过，二楼紫檀木桌上洒着的白色药粉和那个瓶子，我也看见过。想到芥川这个人、想到他的心思，我总觉得，这也可能像摆给人看的钱一样，是他故意洒出来、摆给人看的药。我最后见他，是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也遇到了下岛。芥川对我说的是：

“——啊，太烦了，我就回了封电报。反正都是往西。”

“——到那时，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所以我只回了个‘去’。只写‘去’，没写去哪里。”（参见“Ⅳ”。）

对下岛，他却是这样回答的：“问他什么时候去鹄沼，答说明天或后天。”而到了后天，二十四日，他就死了。我总觉得，有迹象表明，芥川是说自己又要到鹄沼住些日子，骗下岛多给了他安眠药。下岛走后，芥川像吐掉什么似的说：“下岛空谷，笨老头。”再连上遗书里的话：“与下岛先生商议后，定作自杀或病死皆可。若定为自杀——”我又不免感觉到芥川的幽默。他不断对我说要死、要死，就这样过了一年三个月；至于他究竟是吃什么药死的，我直到今天，竟全然忘了去追究。他身上带着遗书

死去，也就没有解剖。东京新闻社的田中调查后说，泷野川署当年的报告，转到了警视厅一位经办人员手中（据说此人还健在），其中有药名。可是，报告终究只是报告。我无论如何不觉得，凭它就能让那些比我们更按科学来思考的年轻人信服。

漱石的忌日

“以前好多回，都没死成。这回十二月九日，夏目先生的忌日，不管你怎么守着，我也一定会死。”

“那几天，你能不能到帝国饭店住一住？”

“不愿意吗？”

在鹄沼，芥川对我说过这些话。

直到他死，我每个月都要等九日过了，才松一口气。

昭和二年春，芥川曾想与麻素子女士（平松）在帝国饭店一起死。

死的地方

作为死的地方，大海似乎并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诱惑。他说因为自己会游泳，这听来像是借口。与其说他想着横在海滩上的尸体（他曾说，吃西班牙蝇死了，阴茎却还勃起着，那可真滑稽），不如说他担心的是，尸体从此彻底不知所终。他似乎多少有意死在深山幽谷，却又说，不愿让人发现烂透了的尸体；如果尸体能变成木乃伊，倒有点意思。他竟还这样挑剔。

大正十五年的鹄沼，到处还有地震中倒塌后便搁在那里、可以说已是废屋的房子。有一天，芥川借散步为名，把我领到一所房子那里。对于一个想死的人来说，那的确像是个不到化为白骨或木乃伊，就不会被发现的地方。（不是“悠悠庄”。）一到那里，他便精神十足地走在前面，在宅地里转来转去，说那里如何稳妥。去的路上，他却曾带着欣慰的笑意告诉我：“前些天和比吕志走路，路上掉了根钉子。他看见了，说，地上掉着‘黑铁’呢。”那大概是比吕志君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芥川说过：“要是在自己家里横死，家里迟早会卖房子。想到这个，我就不忍给养父添麻烦。不过，要是在自己建的书斋里，只拆掉那一间，大概也没什么要紧。”（他就死在那间崭新的书斋里。）

芥川死后，菊池宽对我说：“芥川家要是卖房子，就由我买。”他还说：“我打算给比吕志君二百股《文艺春秋》的股票，当零花钱。”后来也照着做了。

对妻子，
对孩子，

芥川从我家后门进来，脸上有着不同往日的明朗神色，说：

“我总算放心了。我有三千读者。就算我死了，全集也能卖出三千套——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有了这个把握。能卖三千套，就可以死了。”

那天早上，他来得比较早，说完这些，就回去了。那时，他已从伊四号搬到另一所房子。他总从后门悄无声息地溜进来（也

因为穿的是麻底草履，地上又是沙土）。住在伊四号时，他则像做引体向上那样，先从窗口探出脑袋，猫似的钻进来，从没有从廊下上来，或走正门进来的时候。（这是在鹄沼的事。）

昭和二年，岩波出版第一套《芥川全集》，印数五千七百。据说比第一套《漱石全集》多七百。全集这种东西，出到第二册、第三册，每个月多少总会减些订数；木版店的都筑（已故）却很佩服，芥川全集的订数减得少。出版社少了十套，就会给木版店少下十套的订单，因此知道的数目比较确切。与别人相比，芥川全集的订数似乎减得很少。

和芥川说话，他总会把话头引到“咱们谈谈死吧”。这样的他，却总噙着眼泪说：“我太太太好了，我配不上她。”他一再诉说：“她要是也像我一样，过去犯过错；或者，哪怕如今，或将来，会犯下什么错，我心里该能得到多大的宽慰啊。”

芥川的遗书中有这样的字句：〔一、倘若出版文集，稿本请用本人所藏者。二、另请删去《妖婆》（因已改铸为《阿耆尼之神》）、《死后》（为妻子之故）两篇。〕

芥川在鹄沼时曾说：“我太太的母亲说，丈夫死后，竟没有一个人劝她再婚，口气简直像生气了似的。”（塚本太太的丈夫，是初濑舰的轮机长，日俄战争时随舰沉没殉职。据芥川说，他在海军兵学校和大学，都是第一名。芥川说兵学校，大概是把机关学校说错了。）塚本太太知道芥川想死，会说这种话，是可以理解的。不知是否因为听了这番话，芥川写给夫人的遗书中，也有一封叫她和我在一起；那封信，也有人拿给我看过。就因为这个，新原得二竟对我说了一句带着双重意思、令人意外而难堪的讽刺话：“不等六个月过去，哪里知道……”（芥川写给家人的

话中，叫他们与这个亲弟弟、以及亲姐姐断绝关系。）我想，当时芥川家的老人们，心里多半也多少有着类似新原的想法吧。

芥川有两次对我说过：“我讨厌不疼孩子的女人。”每次都与正在说的话毫不相干，突然冒出来，所以留在了我的耳朵里。

那是关东大地震刚过的时候（芥川还没有开始谈死）。从他家走向渡边町的拐角处（每次走到那座房子的转角，他常会说些家里的事），他压低声音，说：“我太太说，她也想开间小文具店。”说着轻轻笑了一声。也曾在同一个地方，他满脸满足地说：“我太太想让孩子们，一个当小说家，一个当画家，一个当音乐家。”

“我太太说，为了孩子们，也不能和我一起死。”芥川这样说过。孩子们，是比吕志（取菊池宽的“宽”的读音Hiroshi而命名）、多加志（取我“隆一”的“隆”字，读作Takashi而命名。这个孩子在缅甸最后的战斗中传来死讯，此后再无消息）、也寸志（这个名字，大概取自恒藤恭的Yasushi）三位。

我想是在比吕志君出生时，芥川曾说，恰好有收废品的人来，便借他的秤给孩子称了体重，分量很重。这乍一听不像芥川的事，却又的确像他会做的事。

室生犀星的长子豹太郎去世，芥川夫人去吊唁，据说室生夫人对她说：“咱们这些胖子啊……”芥川夫人回家后便说：“我可不是胖子呀……”室生夫人因丧子的悲痛瘦了一贯，还重十八贯；芥川夫人十六贯。这是十二贯五百的芥川笑着讲给我听的。

译注：贯、匁为日本旧重量单位；这里保留原文计量写法。

伊四号的院子中央，开着鸭跖草。芥川抱着小也走到那里，把他放下。小也不哭，吃力地想往前爬；芥川站着，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我说：“真是个没办法的爸爸呀。”正要抱起来，芥川忽然先把孩子抱起，说：“这孩子给你吧。”

友人

恒藤恭

我知道恒藤曾到鹄沼看过芥川一次，可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全不知道。芥川向我说起恒藤，总怀着敬意。笑着讲的，只有两回：“恒藤画画（高等学校时），总得有根电线杆，没电线杆就画不了。”“恒藤说过，你看着很像会跋山涉水的人，谁知会变成这样，连恒藤也……”后面这句话，是我装上义足，隔了好久，第一次走进芥川书斋时，他说的。

据说，恒藤从社会思想方面谈起，对芥川说，日本不久便会发生革命，但不会像明治维新那样伴随流血惨事，而会极其平和地到来。芥川十分认真地把恒藤的这番看法转述给我。

芥川死时，我在田端见到恒藤，问起在鹄沼海岸拍的那张芥川的照片。他只说：“那个呀……”也许因为那里没有电线杆，就没拍出来吧。

宇野浩二

宇野到鹄沼看芥川时，我正坐在芥川家的廊下。我一直以为宇野还在医院，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走进门厅，便想，这可不行，就从院子里回家去了。芥川慌忙说“什么？宇野来了？”时，那脸色真是没法形容。听说他把宇野带到东屋（旅馆），在那里谈了话。

菊池宽

夜里，在藤泽町街上，芥川说：“菊池劝我出去放荡放荡，说给我出军费。怎么样？拿两个人的钱，咱们这就去放荡一番吧。”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由得笑出声来。浪荡子的资质固然都有，两个人却都不能喝酒。

我父亲比一般人衰老得早。父亲曾说：“那样的人，得稍微寻些乐子才行，你劝劝他。”（我向父亲遮掩，只说芥川神经衰弱得很厉害。）我笑着把这话告诉芥川，他也笑着说：“嗯。”后来，我向他谈起父亲的衰老，他倒高兴地说：“这样吧，你问问你父亲，愿不愿意一块儿出去玩？”

久米正雄

芥川连□夫人把他内裤的系带咬断了那种执拗——该这么说吗——也告诉我之后，又谈起久米。

“听说久米只要和喜欢的女人相对坐着说说话，就已经泄了——”“谁都这样吗？”说起久米（大概是血气未定时的事吧），他认真起来，又问：“谁都这样吗？”

芥川说：“我倒没有过这种事。”他不停地谈死，把身边的人闹得心神不宁，却还在说这些。

芥川那里有一只拇指孔式的小油画颜料箱，明治时代是不是叫“米勒式”呢。我看着它，他便说：“这是和久米一起买的。我们去了房州，在明信片上画画，寄给夏目先生。”

佐佐木茂索

临近新年号时，芥川说：“《文艺春秋》老派人来，让我写这写那。我想，是因为我近来不写东西，他们觉得我日子大概不好过，都是佐佐木替我操心，跟菊池宽说了吧。”可是在报纸的杂志广告上，看到佐佐木写的《活了下来的人》，他却突然吼道：“我跟佐佐木绝交了！”（我在芥川家，比他先看见那则广告，心想，写的大概不是芥川，可他一定会认定写的是自己，这下糟了。）不过，更早以前，佐佐木到过一次鹄沼，听芥川讲了要死的事，便几乎连滚带爬地冲进我家，说：“你听过他那些话吗？啊，受不了，啊，真好笑，啊，受不了。”他一边擦泪，一边又哭又笑。（我那时觉得，佐佐木这个人，悲伤时的表情和别人不同。）那个又哭又笑的佐佐木，从芥川死后直到今天，一声不响地照料着芥川家，我很感激他。

芥川对我说：“我写《0君的新秋》，也是为了民子女士。”

“比起抵得上整个德国的声誉，瓦格纳更想要一顿虽贫寒却带着些暖意的晚餐。他的心情，我明白。”悲惨的芥川对悲惨的我说。（不过，芥川拿瓦格纳的不幸来相比，我至今仍觉得对不住瓦格纳。）

佐藤春夫

鹄沼这些事中，还包括芥川没有找我，而是请佐藤春夫为《梅・马・莺》设计装帧的事。他请佐藤做装帧，也就是悄悄向他作了此世的告别。芥川就是这样。

通灵术

一个表演魔术、通灵术和喜歌剧的班子，到藤泽剧场演出。芥川带着我和蒲原（春夫）去看；蒲原大概是从田端过来，顺便替人办事的。在所谓通灵术开始之前，那个身板壮实、长着一张猛兽脸的班主，大谈灵魂不灭，滔滔不绝地说，他将表演的通灵术，植根于多么高深的道理。听那口气，仿佛在对想死的芥川说教，弄得他烦躁到了极点。

看见班主为开始通灵表演，从观众席上叫出所需的托儿，芥川便说：

“回去时请你喝酒，你上去。”蒲原退缩，他就呵斥着，硬把人赶上舞台。（大概是战后，我听比吕志君说，蒲原在佐贺当上市议员了。）蒲原满脸窘迫，却又绷足了劲。我正看着不知会怎样，他却被说成心理状态不合适，赶下台来。（我想，这才真是通灵术呢。）回去时，芥川又把蒲原带进游廓，闯进妓院，在

住宿簿上用假名文字写下“かまはら”，付了钱，把目瞪口呆的蒲原独自留下，便回去了。那天，蒲原似乎完全被芥川吓住了。

就连声称不信灵魂不灭的芥川，也会对家里人说：“我死了，就给你们下一场大雨。”对我说：“我死了，会在那边保护你的。”

第二天晚上，芥川又带着夫人和我，去看了这个班子的演出。

从《沙罗花》到《中国游记》《三件宝》，芥川这些书的封面题字，都是我家最小的尚子写的。（《三件宝》是在芥川开始说要死之后，我也先后搬到鹄沼、田端，工作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因此直到他死后才出版。）尚子病危，我要暂时去一趟东京。芥川说送到藤泽车站，便陪我来了，还在街上买了一束红玫瑰，说给尚子。不知为什么，那天在站台上告别，我们两个都含了眼泪。火车往东京开了，我在车里刚松口气，偶然往前一看，隔壁车厢有一张熟悉的脸正向我走来。（我眼中只看见那张脸。）定睛一看，竟是刚刚分别的芥川。他径直在我面前恰好空着的座位上坐下。我求他，说让太太担心实在过意不去，请马上下车回鹄沼；不然，我也下车回去。可他只说：“哪怕一夜，我也不愿和你分开。”一动不动。天快黑了，火车离鹄沼越来越远，他索性横躺在座位上不动，我从没那样为难过。

不是大船，究竟在哪一站呢？芥川终于说痔疮疼，下了车。他仍是那副在鹄沼家附近走动的打扮，只穿着和服、踏着麻底草履，站在昏暗的站台上目送我。我看着，又流下泪来。乍看有几分洒脱的芥川，却有这样像个撒娇孩子的一面，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某种宿命吗？难道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娶个年长的妻子才好？

在麻素子女士面前，他也会像对我那样，极力夸奖自己的太太吗？我想，多半多少会有些不同吧。

芥川在遗书中叫家人与之断绝关系的弟弟新原得二，与我前后脚住到鹄沼；芥川回田端，他也回了田端。那个同样被要求断绝关系的姐姐，当时的丈夫西川律师卧轨自杀，也是我在鹄沼的记忆中忘不了的事。

我想，西川先生的死，反而使芥川在种种事情上撑了下去，多少推迟了他的死吧。

手册里的备忘

从旧手册里，挑出一些与芥川有关的记事：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日
菜店门前已见夏橙。

——十八日，星期日，雨
晚上，田端。
把莳清修好的壶送到田端。
代收给莳清的谢礼。

六月六日，星期日，早晨下雨，下午未下。
与莳清去田端。

——八日
春阳堂掌柜来，为《山药粥》《戏作三昧》装帧之事。
龙之介先生、阿义去鹄沼，明信片。

五月三日
交出《阿耆尼之神》插图两幅。

由此可见，改造社版《三件宝》的进度何等缓慢。

——十八日
去东洋文库查吉利支丹书籍。

译注：吉利支丹指日本早期天主教徒及其相关文化。

曾有把吉利支丹题材的作品做成和装书出版的计划，我便到东洋文库拜访石田干之助，请他给我看了庆长年间的版本，作为参考。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二，阴
龙之介先生来信（鹄沼）。

那时，芥川独自住在东屋，曾吞下几只粪蝇。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晴
改造社高平来，交出边框校样。

这是《三件宝》正文版面编排的事。

我和芥川，都有风雨满楼之感，急需用钱。为了搬去鹄沼，我求改造社的高平，让我尽可能预支二百圆，并且拿到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从鹄沼赴东京，到东片町。三十日尚子死，十三岁。

昭和二年一月四日，星期二
告别式，火葬。

宿田端。
见平松女士。

这是芥川向我介绍平松麻素子女士的日子。

——一月五日，拾骨。
中午到田端，晚上回鹄沼。

——六日，晚上与阿义去藤泽花店，玫瑰十五枝，三圆。

芥川一拖再拖，就这样留在东京了。他要我再住一晚，我却和他告别，回到鹄沼。那时，鹄沼的芥川家，几乎只剩葛卷一个人看家。

——七日，星期五，雨
开始画四号《玫瑰》。
小义回东京。
塚本家的老太太。
晚上，《时事》记者来，为西川先生的事。

芥川的姐姐、葛卷的母亲，她的丈夫西川律师卧轨自杀，葛卷和新原便在早上去了东京。塚本家的老太太是芥川夫人的母亲，大概送了些晚饭的菜来吧。

《时事》的记者坐人力车来，因为芥川家只有女佣看家，就顺道来了我这里。

一月三十日，星期日
芥川先生的稿子《为什么？》，交给夫人了。

芥川夫人从田端来了一趟，从留在鹄沼的行李中，拿些眼下需要的东西，大概是孩子的衣服之类。

二月六日，雪融。
大丧。
无法写生，傍晚像要下雪。

二月十三日，星期日
田端、远藤，两人来信。
为月底迁回东京的事，去了一趟塚本家。

——十七日，阴，停写生。
田端、入谷来信。

入谷指的是小泽碧童。

——二十日，田端。二十一日，星期一，雪，宿田端。二十二日，星期二，宿田端。
雪，雪，下大了。二十三日，鹄沼。这四天停写生。

五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为报纸画插图。《东京日日新闻》晚刊所载《东京繁昌记》中，芥川龙之介《本所两国》十五天的连载，我的插图至今日刊出者告终。画酬一百五十圆。

拿到一百五十圆，我却没想过要怎么花。看来，这笔钱进来的时候，难得我正不必为眼前的钱发愁。芥川却一个劲儿劝我拿它去大阪：“去看看舞厅怎么样？不看看那些东西，可就跟不上时代了。”他说，自己在大阪，由谷崎（润一郎）带着去看过。（那时，东京还没有舞厅。我从大阪看完回来，没多久大阪便禁止了，东京却开始有了，就是那样的时代。翻看书信集，有三月一日从大阪寄给芥川文的一封：〔还将在此住两三日。今天打算与谷崎、佐藤（春夫）两位先生去文乐座。〕谷崎的《可怜的人

》中，也有这样一段：〔正巧根津先生的夫人来邀，他便趁此说，要和我一起去看舞厅。我为向根津夫人表示敬意，换上了晚礼服。他竟特意站起身，替我扣上礼服衬衫的纽扣，那份体贴，简直像个情人。〕）一个眼下就想死的人，还谈什么跟不上时代呢？总之，他给了我一罐一百支装的威斯敏斯特香烟，不容分说，把一条腿是义足、根本跳不了舞的我，打发去了大阪。我担心他趁我不在死去，仍到京都拜访远藤（清兵卫），住了一夜，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大阪（远藤在秘鲁学会了跳舞），请水上（茂）的哥哥带路，总算完成了这趟为免落后于时代的参观。十年没去关西，回来时肩膀多少松快了些；可他要是真趁我不在死去，那就不得了了。

《本所两国》的插图中，大概是“富士见渡口”那一段，正文写着“哪里也看不见渡口”，我却画了一幅写着“有渡船”的画。芥川刚从东北、北海道、新潟回来，就对我说：“你这可叫我难办了。”我只“哎呀”一声，笑了笑，便请他放过了。我忠实地四处走看，偶然发现“有渡船”的招牌，一高兴，竟把正文给忘了。芥川把我这样碰到些难办的事时的笑，叫作早春的笑。

六月九日
塚本家送来点心。

——十七日
《三件宝》插图全部交清。

——二十日
《湖南的扇子》装帧工作全部交清。

——二十五日
在春日见鹤助、小龟。
宿芥川家。

鹤助是春日的女主人，也就是唱小曲的春日とょ；小龟则是芥川文章里写到的那位祖孙三代都当艺伎的人。这一天，芥川带我去谷中，为亲生父母家扫墓，随后又去和小龟惜别。

——二十六日
三点回住处。
晚上与阿义散步。

三点回住处，指的是从芥川家回到我租住的地方。

七月十三日
宿芥川家。

——十五日
晚上，逛龟井户，与我鬼先生、永见、冲本，四人同行。

芥川说，他由广津和郎带着，才第一次知道龟井户，讲起那里有不同于待合的趣味。那天傍晚，他带着永见和冲本，到我住处问有没有纸，随笔画了一幅，交给永见，随后带我们三人去了龟井户。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龟井户有那么一片地方。已故的永见德太郎，是这样一位豪杰：去日向的“新村”参观，人家给他端上没肉的咖喱饭，他说“真他妈没意思”，却吃光了三盘。冲本常吉是负责《本所两国》的记者，现在住在岛根县津和野。芥川曾把附印谱的《芥川龙之介句集》中印谱的部分，托给他办理。

芥川死后，下岛空谷向人说过芥川患有淋病，大概是从龟井户带回来的礼物吧。

——十八日
我鬼先生来。
在本乡见冈。

冈指的是冈荣一郎。

——十九日
早晨，芥川夫人。
下午，芥川家相邀，前往。

——二十日
晚上，与青池去大塚，请青池喝酒。

青池是芥川的亲戚，叔舅辈与侄甥女之间生下的孩子，称自己的生母为姐姐。他本想做画家，却年纪轻轻就死了。

——二十二日
据说去看了宇野浩二。
到田端。

——二十四日
龙之介先生自杀，干净利落。

——二十六日
守灵。

犬养健的《守灵记》（刊于昭和二年九月号《改造》），很好地传达了当夜的情景。

——二十七日
告别式。

——二十九日
奠仪簿两本，一号、二号，须送兔屋。点心的事明确谢绝。

八月七日
大草实、小峰八郎来。
芥川先生的姨母来访。
晚上，陪姨母到兔屋致谢。

——十日
去看墓。

这是去查看芥川家的墓地。

——十四日
回礼校对。
复平松女士信。

回礼校对，指的是校对附印谱的《澄江堂句集》。芥川生前把这部句集托给我，我依照他的指示编成；拿来作奠仪的回礼，则是我的主意。为了《三件宝》封面上的女孩子，我正发愁时，曾得到平松女士的帮助。经她说合，白莲女士带过一个侄女来我住处做模特。我想，大概就是这件事。

——十九日
在芥川家见岩波老板。
岩波答应承办《全集》。

岩波老板，指的是已故的岩波茂雄。芥川在遗书中希望由岩波出版全集，可大家与岩波都没有来往，多少担心他是否肯接下来。据我所知，芥川与岩波，只在岩波受西田几多郎之托，来向芥川打听我的事时见过一次，大概仅此一面。这样的岩波，对我说，以你为代理人，我来承办全集。我心里实在有些难为情，此后每次见到他，也都觉得难为情。

——二十日
岩波的小林来。
〇 二十日前定下石头大小。

岩波的小林，指小林勇。预定二十日定下的石头大小，是芥川墓碑的尺寸。

九月一日
永见来信，为《长崎条约书》之事，已复信。
芥川龙之介全集编纂商议会。
菊池、久保田、久米、佐藤、室生、堀、佐佐木、小岛、葛卷、谷口、岩波植村。

永见寄来了《河郎之图》和《长崎条约书我鬼国提案》的照片，请收入全集。这些照片后来用在新书开本全集的第十八卷里。聚会地点是芥川家。

——二日
石匠来电话，为到场看掘墓之事。
《某傻瓜的一生》稿子。
全集事务所开办，上班。

关于掘墓：墓地狭窄，要给芥川建墓，就得把祖先的墓稍微挪动一些。岩波提供了当时位于零售店二楼的社长室，作为全集事务所。那是间铺着榻榻米的简朴屋子，却挂着一幅罗丹的着色素描真迹。

——三日
从岩波的编辑费中领取三百圆。
上班。

岩波提供了三千圆编辑费。我们先领出其中三百圆，由佐佐木茂索、小岛政二郎、堀辰雄、葛卷义敏和我五个人分了。

——四日
伊上、小峰。
去岩波上班。

为了按遗愿请岩波出版全集，我们请新潮社解除了芥川生前订下的合同。新潮社爽快地答应了，但希望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出一部《芥川龙之介集》。伊上凡骨来，便是为了这本书的封面。小峰八郎已经离开春阳堂，从前一年起便在文艺春秋社出版部工作。

三七 八月十三日
四七 八月二十日
五七 八月二十七日
六七 九月三日
七七 九月十日
百日 十月三十一日

译注：“三七”至“七七”是死后每隔七日的追荐日期；此处照录作者所抄纸条。

这是当时谷口写在纸条上交给我的，我照抄下来。

说到奠仪，山本实彦曾把我拉到走廊角落，问：“我们送的不会比别家少吧？少了，我再拿来。”我想，奠仪再追加，未免好笑，还是下楼请人让我翻看了一下奠仪簿。就连没什么往来的出版社，也齐齐都是五百圆。若把当年的五百圆换算成今天的价值，就能估量，人们对芥川的爱惜之情，到了什么地步。

帝国饭店

“总觉得情形不对。”

春天的一日（昭和二年），我在住处吃着早早开出的晚饭，快吃完时，看见芥川夫人独自站在走廊里，神色与往常不同，说了这句话。

“傍晚，他没说去哪里，就随随便便地出去了。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夫人略带急促地说着，坐了下来。

“哎呀。”我正要叫人撤下饭盘，开着的门口障子旁，忽然探出麻素子女士的脸。

“哎呀。”

“哎呀。”

“我刚想去府上呢。”

“我也正想着去您那里呢。”

看着麻素子女士和芥川夫人这样说话，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麻素子女士从没有到我住处来过，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芥川夫人对她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呀。”

我对芥川夫人说：“我倒想到几个地方，出去找找吧。”

“那就拜托您了。”

夫人说完，便急急忙忙地回去了。

我想到的，是帝国饭店和浅草的待合春日（女主人是春日とよ）两处。（芥川有时会在那里写稿。）

麻素子女士和我，比芥川夫人晚一步离开了我的住处。

雨是停了，还是仍在下呢？麻素子女士拿着伞。走了十五六间，她便说起，自己是文子女士（芥川夫人）唯一的朋友，如今却因她的丈夫芥川而苦恼，问我是否明白她这样的处境和心情。（记得那时，我对她说，如今的芥川，恐怕不只是对您，对哪个女人都想抓住不放吧。）

听她说出这些，我倒没有特别吃惊。走到田端车站后出口、芥川家，以及听说就在附近的麻素子女士的家，这三处的大致中间，我问她：“您呢？”

“我……”麻素子女士停了一下脚步。

“我今天也去有乐町的家。”她说。

走下通往车站的石阶，看见烟霞笼着的三河岛一带（能看见三根火葬场的烟囱；几个月后，芥川的遗体便在那里火化），以

及浅草方向隐约的灯光，我不由得盘算起来：如果在春日、帝国饭店这两处都找不到芥川，就去镰仓的小町园（那里的女主人，宇野写的《芥川龙之介》中有提及），一定要找到他。可是，十二点前赶得及吗？（我认为，芥川至少到十二点还会活着。）

“刚才当着文子女士，不便说。芥川先生去了哪里，其实我知道。他在帝国饭店……”

麻素子女士终于告诉了我。（她是个沉着的人，先前并没让我察觉她知道这么多。）有她这句话，我便买了到有乐町的车票。在省线电车里，她又谈起自己的处境。到有乐町下车后，她却没回有乐町的家，而是领着我，避开正门，从侧面一个小出入口进了饭店。（看她如此熟悉路径，我不禁起了点疑心；后来芥川解释，她父亲认识饭店经理。）她带我来到柜台，我问那里的人，芥川是否住在这里。

“刚才来了，又出门去了。”“是会回来的。”柜台的人说。

我相信麻素子女士，也相信柜台那人的话，便和她走到饭店外面。

她正和我一起走着，不会与芥川一道死。我本来是说，到附近消磨些时间吧，才与她出来的。芥川迟早会回来，打算同她一起死；不过既然他的去处已有眉目，我便想尽早通知他家里。我惦记着，听说她父母的家就在饭店附近，便说，时间来得及，我先去田端报个信，您呢？

“那我也一道去吧。”

她忽然这样说，便和我一起折回田端。

进了芥川家的门，见到夫人、姨母、养母和阿义。我比他们先一步上楼。二楼书斋的桌子已挪到角落，桌上只放着一包厚厚的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上面。

（芥川夫人似乎正急着查看书斋的各个角落。芥川总写些像遗书一样的东西。夫人说过：“他随手乱放，女佣们打扫时好像都读到了，真叫人头疼。”像这样把东西夹进书里，或藏在物件后面，都是常有的事。）

没想到，桌上那个牛皮纸信封，外面竟写着“致小穴隆一君”。我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只有《某傻瓜的一生》的稿子。这篇作品后来附上了这样的信：〔这份稿子是否发表，自不必说，连发表的时间和刊物，我也想全权交给你决定。稿子里出现的人物，你大概都认识。不过，即使发表，我也希望不要附上人物对照表。我如今生活在最不幸的幸福中。可奇怪的是，我并不后悔。只是觉得，拥有我这样一个坏丈夫、坏儿子、坏父亲的人，实在可怜。那么，再见吧。在这份稿子里，至少，我自认并未有意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我特别把稿子托付给你，是因为我想，你恐怕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只要剥掉我那层所谓都市人的皮。）请在这份稿子里，笑一笑我的愚蠢吧。昭和二年六月二十日 芥川龙之介 久米正雄君〕我在这里连写给久米的信也引出来，是想说明，芥川最初打算把《某傻瓜的一生》的稿子交给我，目的与把《黑暗中的问答》给葛卷相同。所谓相同的目的，参见“最后的谈话”一节。

在书斋里，我告诉夫人，芥川在帝国饭店开了房，大概十二点左右回来，写些遗言之类，到两点左右便会自杀；我这番推测应当不会错，时间还来得及。如果她真的担心芥川，觉得他是自

己的人，无论如何，要不要跟我再去饭店一趟？当着麻素子女士，我似乎特别加重了“如果觉得他是自己的人”那个“如果”的语气。（后来芥川对我说，就算是自己的妻子，若把他当作属于她的人，他也不愿这样活着。）

可是，夫人没有回答。

我记得，在鹄沼时，芥川夫妇曾说：“要去给孩子买衣服，你也一起到横滨逛逛吗？”

“在东京，老人们唠叨得很，连盂兰盆节和年底送给女佣的便宜布料，买起来都麻烦。”所以，我对那些让夫人不敢开口的老人们十分气愤。

“那么，我先下去问问老人们，看他们怎么说。”

我说，和阿义一起，咱们三个人去吧，夫人才第一次开口，回答了这句话。然而，她下楼后，让我们等了好久。我在楼上越等越气：平日总把想死的芥川托给我照料，这些老人究竟在干什么？

——我们三个人总算下了坡，到动坂有电车经过的街上叫出租车。

麻素子女士住在了离芥川家不远的她哥哥家。

街上已是一片沉寂。

——号房，房号里有个3。

“进来！”

大声喊的是芥川。

我们推开门，看见他独自在床上赌气。

“什么，连你也来了？回去！”

三个人还没全进门，芥川就对阿义吼了起来，声音比刚才喊“进来”还大。

“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可您自己为什么又要这样闹得大家不得安宁？”

阿义忍不住哭了，接连这样吼回去。他只往房里踏了一步，便返回田端。

剩下芥川、芥川夫人和我。

“麻素子女士是怕死了。她毁约，就是因为怕死了。”

一直仰躺着的芥川坐起身来，那口气，像吼叫，又像控诉。

（也稍有一种看着舞台的感觉。）

已经是深夜了。

我们三个人正犹豫着（夫人住下，我回去，还是另外开一间房），

“我回去了。”

夫人说着，消失在走廊里。

只剩我和芥川，我只是困。喉咙干，渴得厉害。我钻进空着的那张床，卸下义足，仰躺着。暖气太热，我已经认了：就算水里有毒，明早和芥川一起变得冰凉，也没办法。我伸手拿起枕边的水瓶。水咕咚一声，流进喉咙。

“本来打算早点到饭店，早点死掉。可出门时堀辰雄来了，说正在写一部乘汽车逛遍东京的小说，却没钱坐车。我想，反正顺便，就和他坐车把东京各处转了一遍，结果晚了。”

“睡不着的话，给你点药？”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芥川这样说。

芥川说，帝国饭店因为有各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住宿，偶尔有人自杀，也不会张扬出去。这是从有关人员那里，辗转又辗转听来的。所以，他才决定在帝国饭店死。他说，是麻素子女士告诉他的。

我在床上卸下义足、躺好时，看见芥川服了安眠药，转过身，盖上毯子。我却已经只顾睡过去了。醒来时，他身上那条毯子动了一下，我才觉得获了救。我们究竟睡了几个小时呢？

“进来。”

芥川一开口，侍者便进来了。看见他的脸，我才突然觉得，已经是早上了。侍者似乎打量了我这个陌生的客人。他走后，芥川小声说：“我这身衣服，没法去餐厅。”我穿着父亲穿旧了几年的衣服，想到恐怕不到晚上，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房间，便觉得透不过气来。

我认命了：今天又脱不了身。窗外对面的建筑（如今东京宝塚剧场那一侧）正晒着太阳。不知这算不算花了大钱的建筑。在昏暗的房间里，吃完一顿不知是早饭还是午饭的东西，芥川喝着咖啡，望向对面的建筑，说：

“对面那个房间里，阿部章藏大概已经在工作了，全不知道我们正这样待在这里。”（阿部章藏，就是水上泷太郎。）

我只是羡慕那些从窗下走过的人。点上烟，芥川便说：“要从根本上批评日本文坛，我待在日本，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这话是否出于他与谷崎润一郎围绕《饶舌录》的论战？不过，这场论战——算是论战吗？——在我看来，倒像是芥川在亲近、回味与谷崎的旧交。他常说起谷崎的强健，以芥川自己的方式鼓励我。）非得住进巴黎的魔窟才行。（他说过好几次，要住在巴黎的魔窟，过放荡不羁的生活，把软弱的性格锤炼得像铁一样。他想去一个不会有人拿他的脸拍照的国家，混在无赖之徒中生活。）谷崎如今已成了驽马，就此终结；佐藤春夫也不过是个过渡时期的人物。回头看自己，我也已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走过来了。我的工作已经陷入绝境。直到今天，论工作，我不曾怕过任何人，也一直这样走过来。我始终相信，论才智，绝不会输给别人。可是，只有一个人，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存在，那就是志贺直哉。可怕的存在，是志贺直哉。只有志贺直哉。志贺直哉的艺术，不是什么才智之类的东西，而是天衣无缝的艺术。天下只有面对志贺直哉时，我才全然喘不过气来。我一生的工作，也完全敌不过志贺直哉一个人的工作。”他坐正了身子，神色黯然。我正这样想着，他却又为佐佐木茂索此后一直不写东西而叹息。从前他曾拿起身旁的杂志，对我说过：“单看这小说开头的对话，我们就已经写不出这样的新时代的对话了。”那篇小说的作者，便是佐佐木茂索。

直到夫人来接，几个小时里，芥川始终像拼了命似的，一个人说个不停。夫人替下我，我立刻走出了饭店。暖在我脸上的，已是午后偏晚的阳光。

麻素子女士

芥川在《某傻瓜的一生》中写到了麻素子女士。（参见第四十七节“玩火”、第四十八节“死”。）

“玩火”中写道：

“听说您想死？”

“是的。——不，与其说想死，不如说是活腻了。”

从这样的问答开始，他们约定了一起死。

“这是柏拉图式的自杀吧。”

“两个人的柏拉图式自杀。”

“死”中写道：

他没有和她一起死。只是，至今连一根手指也未碰过她的身体，这多少使他满足。她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时而与他说说话。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的一瓶氰化钾交给他，说：“只要有这个，咱们心里都有底了吧。”

他这样写着。

麻素子女士与芥川夫人，我与芥川，这样的关系，对他来说，大概也曾是一时半刻的宽慰。可是，自饭店那件事以后，由于

麻素子女士与白莲（柳原）女士的交情，自然而然地，白莲这位客人也进入了我们彼此的神经之中。我想，她的加入，结果是否反而使芥川挣扎得更厉害了呢？

“听说麻素子女士从东京车站给白莲女士打电话，她不知出了什么事，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赶了过来。”

“白莲女士说，如果和麻素子女士一起住些日子，能让我的生活活过来，那么在中国，她可以尽力替我介绍，安排一个藏身的住处。你怎么看？”芥川这样对我说。大概是我离开饭店、夫人也回去以后，他在什么地方见过麻素子女士和白莲女士，才有了这番话。

“芥川龙之介是个大少爷。”

据说白莲女士这样说过。我从芥川和麻素子女士那里都听到了。

芥川的读者，想必读过他那几首注明“致麻素子女士”的诗。可是，他对我说：

“我想与麻素子女士一起死，是因为她没有乳房（意思是乳房很小）。如果是这样的女人，再怎么说，世人也不会说我和她有关系。而我也想让他们看看，芥川龙之介是在完全没有肉体关系的情况下，与这样的女人一起死的。就算世人怀疑，我自己毫无关系地和这样的女人死去，也觉得痛快。”

他这样说。麻素子女士没有乳房，是芥川夫人在女校体检时看见过她的胸部，告诉芥川的，芥川又告诉了我。最近，我妻子说起一个熟人，平时没有乳房，生了孩子后，乳房便充分胀起，孩子断奶后，又缩回去；不知是不是一种特殊体质。然而，芥川

的这番辩解？这种芥川文学？无论如何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说芥川的作品有被称为“失败的文学”的地方，大概就在这种地方吧。不过，如果他是抱着同麻素子女士一道接受警方医生解剖的觉悟来说这些，那就另当别论了。

芥川以前也曾说，让我娶麻素子女士。而饭店那件事以后，他开始倾向于劝我出去寻欢作乐，这一点不能忽略。我觉得很有意思。

几年前（战后），《主妇之友》登过麻素子女士与芥川的事。文章难得写得朴实坦率，令我佩服。我想，这是否出自麻素子女士的为人呢？多半是这样吧。文章说她住进了疗养院。她大概是个薄命的人，可是她的类型，是否有些像片山女士（松村みね子）呢？

译注：松村みね子是片山广子的笔名。

芥川的弟弟新原得二，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肯认同在遗书中打算与他断绝关系的芥川，把麻素子女士看作兄长的仇人，把我和谷口喜作（已故）等人看作自己的仇人。

从饭店那件事以后，我便把麻素子女士叫作黄泉女王。在芥川和我之间，说“黄泉女王”，比说平松女士或麻素子女士更顺口。并不是为了与白莲女士的“筑紫女王”相配，才恭恭敬敬地给她奉上这个称号。

白莲女士丈夫的父亲，是以“支那浪人”闻名的宫崎滔天。

译注：“支那浪人”为当时对活动于中国事务的日本民间人士的一种称呼，此处保留历史用语。

女人们

六月二十五日，午饭才吃完没多久，芥川便说“去吃晚饭吧”，把我从住处带了出来。到谷中扫完墓（芥川亲生父母的新原家的墓），便径直去浅草的春日，向小龟告别。那天，直到与小龟告别之前，他几乎没和我说话。我看着他异于平日的神情，当然也一直没开口。若说在告别小龟之前，他说过什么，也只有两回：一次在冰川神社那里，用下巴指着久保田家，说“久保田万太郎”；另一次，在通向谷中墓地中央道路的转角，他敏捷地跨过墓旁低矮围栏上的铁链——是铁链吗？——从墓碑侧面走到正面，接着从左边绕碑一周，又在正面站定，忽然一点头行了个礼，回头告诉我：“我家的墓。”两次都是急急忙忙地说了这么一句。我正想，今天怎么让我走这么多路，不觉已到浅草，进了那家我只听过名字的春日。

芥川对鹤助（女主人做艺伎时的名字）说：“叫小龟来，不用换出门的衣服，马上来。”随后要了饭。（时间还早，没到晚饭时候，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大概饭刚吃到一半，小龟就来了，记得她给我们倒过茶。饭一吃完，我们便与她一道出门。从春日走到十二层楼那里（当时十二层楼还没拆除干净），便分头而去，与小龟道了别。一路上，身材高大的小龟和芥川挨着说话，我从后面看着，觉得他们有一种兄妹般的亲密，十分相称。

芥川介绍我时，鹤助看着我的脸，说：“哎，这就是那个好男人？”接着便只是反复“哎，哎”地说。她也提到宇野的名字，想来芥川与宇野曾拿我向她说过什么玩笑吧。鹤助显然把“好男人”认作“美男子”了，芥川却只对她“嗯——”了一声。

与小龟分手后，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我见了人家的离别，正略感惆怅，芥川却问：

“看见她的指甲了吗？”

磨得发亮的、冰冷黑色的魅力——

“指甲的颜色？看见了。”

我这样回答。他立刻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说小龟从祖母、母亲到她，三代都是艺伎，因此有着怎样的性情、脸相、肤色；又说，像小龟这样，留着江户遗风的，才是最像艺伎的艺伎。他一直说到我们叫到出租车。

告别式那天，小龟来了谷中。她是个出众的女人，稍稍惹得众人侧目。

在让我见小龟以前，也就是饭店那件事后不久，芥川说出去走走，把我约了出来。

“这样一来，我认识的女人，大体也都介绍给你了，该说的也没什么了。这样的话……”

他说起片山女士、佐佐木房（听说房子女士的养父是自杀的。佐多稻子也曾试图自杀。芥川是否觉得，这些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情？）、せい子、小町园的女主人，列举着这些他所谓聪明的女人。

我听着，心想，这已是个无从措手的病人，他的脑神经就像裂开的棕榈叶。中国旅行途中，他曾因感冒住进上海的医院，在谵语里喊“妈妈”，被护士笑过。这样的芥川，要是有母亲、有妹妹，该多好——直到今天，我仍这样想。

听他列举这些所谓聪明女人的名字，我觉得，他又想去抓住麻素子女士以外的女人了。我也看出，他心里排在第一的，依旧是片山女士。无论是片山女士，还是其中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又重复饭店那件事，为芥川着想也好，为我自己也好，都实在受不了。于是我说：

“要商量，就去找小町园的女主人。她不会有问题，以后也不会出什么岔子。说不定，她会有好主意。”

“你真的也这样想吗？”

他问。

“真的。别人不行。”

我一说完，

“你真的也这么想呀？”他忽然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认识芥川的人见了，大概会觉得，这个芥川真是一塌糊涂吧。

芥川乘火车去了镰仓，见小町园的女主人（那时还没有湘南电车）。这事来得突然，她想必吃了一惊。面对芥川那些让人只能说是为难的、难办的话，她似乎没有笑。我也不怀疑，她没有跟着消沉，而是沉着地关照了他。然而，一两个月之内，芥川便已成了一具尸体。

从前在我这里，翻着乔治•里维埃的《雷诺阿和他的朋友们》，看着其中的《露台上》（SUR LA TERRASSE），他说：“我喜欢长这种脸的女人。旧书店要是有这本书，一定替我买下来。”那时的芥川，多好。因为他还没有开口谈死——

芥川是不是精力绝伦？他和三宅やす子、九条武子是什么关系？从前有人这样问过我，可这些事，我和芥川之间从没谈起，因此一概不知道。

芥川夫人

沐浴着秋日的夕阳，我们两个人朝海边走去。

“她说，‘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所以总觉得，不管是多么爱喝酒的醉鬼，有个爸爸总比没有好。可是你却……’她这样哭起来时，我真是……”

芥川讲着夫人的话，说：“我真对不起她。”“是我没出息。”他忍不住落泪，停在路上，一直擦着眼睛。鹄沼的回忆，哪里都是寂寞的。

按芥川的说法，夫人是个太过无可挑剔的女人……他口头总说：“我太太太好了，我配不上她。”却也说过：“我们这样的人，非得娶个年长的妻子才行。”夫人很小便失去了父亲，芥川很小便失去了母亲。

“非得娶个年长的妻子才行。”这一点，说不定竟是芥川未能尽其天年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难得我与芥川夫妇一同从鹄沼到东京，为吃晚饭，在新桥下了车。我们围着车站前那家昏暗的有乐轩——是不是这个名字？——的大桌子坐下。夫人坐在椅子上，仍抱着睡着的小也。我说，把他放在桌上睡，怎么样？芥川脱下身上的大衣，铺成垫子。小也裹着背孩子的棉袍，在上面继续睡着。我们面前摆

了几盘菜，吃饭时，他始终睡在那里。那天，在藤泽等火车，夫人到茶店借厕所，把小也交给我抱了一会儿，我高兴极了。早就想抱一抱看着沉甸甸的小也，只因为自己装着义足，怕把他摔了，才一直没开口。（这也许是鹄沼生活中，唯一让我欢喜的事。）

帝国饭店那件事以后，有一次，芥川带着夫人来我住处，略带难为情地笑着说：“今天不知怎么，我太太说想向你道歉，就来了。”“她说，以前疑心过你，对不住。”（所谓夫人的误解，也许是指我曾陪芥川谈论“能让人死的药”。）

那天，我们去浅草，看了约翰·巴里摩尔的《假如我是国王》。我和芥川夫妇三个人一道走在东京街上，还是头一回。同场也放了巴斯特·基顿的片子。看基顿时，我和芥川含着夫人给的板巧克力，也跟其他观众一起笑了不少。芥川写在《文艺春秋》上的《假如是国王》，会不会就是那天回家后写的呢？

〔看这部电影时，我数着维庸逐渐成为大诗人的三百年岁月，不由得想到，“盖棺之后”这样的说法，是多么可疑。“盖棺之后”发生的事，除了神化或兽化（？），不可能有别的。然而，几百年流逝以后——那时仍能受到香火供奉的，也只有“幸福的少数”。不仅如此，像维庸这样的人，难道不也是作为爱国者兼“民众的朋友”兼模范恋人，而受到香火供奉的吗？〕

我在这里引用芥川的《假如是国王》，不是为了别的。他曾说：“我们两个人吵了架，后来我觉得是自己不好，想去道歉，便从二楼下来。谁知她也正要来道歉，我们就撞在走廊里。常有这样的事。”那天，芥川夫妇给我的感觉，仿佛正是这话的一个实例；即便如此，我仍不免想到，芥川也会遭到“神化或兽化（？）”。

芥川也说过：“你大概也一样，像我这样的人，不幸就在于没有娶个年长的妻子。”

“我太太的弟弟呀，来我这里，当着她的面读我的东西，一边大声念，一边指给她听，说这里写得好，真叫人难办。”他这样谈起八洲先生时（大正十年），我觉得，那是一个被淡淡暖意包围着的芥川。

芥川说过，八洲先生在学校的成绩非常好。可是他患了肺病，从进大学那年起便卧床不起。我为芥川夫人惋惜，总想，八洲先生要是还健在，该多好。

“全家正吃早饭时，听说你的脚要截掉了。我太太放下筷子，突然大哭起来，结果大家也都跟着呜呜地哭了。”

芥川这样告诉过我。这些话，我也记得。

横尾龙之助

我曾这样写道：“难道还要看一看那个在夏天的棺材里放了四天的人的脸，看一看他永远失去形貌以前的脸吗？尸体散发的臭气，和洒上的香水气味……”当时谷口（喜作）说：“这么热，眼珠说不定已经化掉了。”于是，在家属告别之前，先由我和竹内仙治郎（芥川家的亲戚）查看棺内。谷口站起来，绕到头部那一端，大声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伸手掀开棺盖，叫了一声：“啊！不行了。”这时，夫人从茶间沿走廊快步赶来，说了声“有东西忘了”，便把一个包裹轻轻放了进去。（谷口把棺盖靠头的那一端抬起了一尺左右；她从那个空隙放进去，与其说是放，不如说像是扔了进去。）我看见那个包着脐带的纸包上——大概是脐带吧——写着“横尾龙之助”，一个字看起来足有一寸见方。——我在昭和十五年出版了《鲸的朝拜》，但其中《两幅画》那一篇，我连看都不愿看。直到今天，看到自己写的“他夫人交给我的纸包上，写着〇〇龙之助”，才吃惊地发现写错了。这个错误，是昭和七年我为《中央公论》写稿时精神僵滞所致。出书时，我全交给桥本（政德）处理，也没有改正。——

芥川夫人大概会说是放进去的，但在我看来，那一下实在像是扔了进去。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盖在他脸上的白布被渗出的尸脂染成了赭土色，湿透了，紧贴着脸，反倒显得温温的，勾出了眼皮的轮廓。我看着仿佛要被活埋的芥川，看着成了横尾龙之助而死去的芥川，咽了一口唾沫。

横尾龙之助成了芥川龙之介，死了。芥川至死也不曾向我讲过这中间的事。我亲眼看见，我所认识的芥川确实死了。可是横

尾龙之助怎样成了芥川龙之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其中确切的、可以放心听信的经过。

《东京新闻》社会部的田中义郎，得知岩波新书开本的《全集》从二十卷减去一卷、变成十九卷的内情后，前后跨了三个月，查访芥川家的事和葛卷的事。据他最近告诉我的，东京大学毕业生名册上的芥川，也不叫龙之介，而是龙之助。

芥川的年谱，我只信他亲笔写的那一份，就是大正十四年四月新潮社出版的《现代小说全集》中的《芥川龙之介年谱》。

> 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一日，生于东京市京桥区入船町，为新原敏三长子。因生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命名为龙之介。出生后，因母亲患病，又因母方家中无子，遂入当时住在本所区小泉町十五番地的芥川家。养父道章为母亲的亲兄长。
> 三十一年，入本所区元町江东小学。成绩良好。
> 三十五年，失去生母。——

可是，即便对芥川亲笔写的这份年谱，我也疑心他漏写了什么。芥川小学时代的作文，署名是芥川龙之助。

据田中义郎自我介绍，他也是芥川的读者。七月二十五日早晨，他坐在我面前，带着岩波正在刊行的《全集》中的一册、一份据说夹在筑摩《文学全集》里的《月报》，以及一本写着报社名称的大开本笔记本。据田中调查，葛卷的母亲（芥川的姐姐）嫁给葛卷，丈夫去世后又嫁给西川，后来西川也死了。我便向他说明：她是和葛卷离婚，随后嫁给西川，而西川自杀了，接着芥川也自杀了，于是她去了北海道，又和原来的葛卷一起生活。如今她是否又因葛卷去世而住在鹄沼，这我不知道。芥川的亲生父

母家在新宿有一座牧场，所以她嫁给了兽医葛卷；但听说，葛卷在牧场买牛的钱上做了手脚，才闹到离婚。我一边说明，一边佩服葛卷义敏连自己的家谱也修饰得这样体面。还有一个叫吉田精一的人，不知是不是葛卷的爪牙，得意地讥讽我，说从前空谷老人曾在某本杂志上痛骂我，我连一篇答复也写不出来。芥川的遗嘱里有这样一句：“与下岛先生商议后，说是自杀也可，说是病死也可。”（参见新书开本第十五卷第一百七十七页。）所以，下岛先生一见到我，就压低声音说：“我怎么说都行。”我把这件事原样写进了《两幅画》。不过，设身处地替身为医生的老人想一想，他大概受不了，立刻冲着我吼，说全无此事。因此，吉田这样的先生真叫人头疼。而且空谷老人还颇爱说话——我又讲了足够写四百二十字的事情，让田中好好查一查。此后，田中调查得相当仔细，如今却把一个叫横尾その的女人当成问题；在我看来，这已经岔到旁路上去了。我觉得那些作解说的人脑子有些奇怪，只因是芥川家里人的话，或是芥川外甥的话，就稀里糊涂地信了，放心地写出来。（据说吉田精一听了田中的详细讲述，知道种种内情后，表示自己也得重新考虑。当然，理当如此。）对我来说，探究到我亲眼见过的芥川、亲耳从他那里听来的事，也就够了。

史迹
斋藤鹤矶之墓
司马江汉之墓 慈眼寺
芥川龙之助之墓
昭和二十七年四月 立
丰岛区役所

芥川墓所在的慈眼寺入口，竖着这样一块牌子。牌上写着斋藤鹤矶名政夫、司马江汉名峻等等，也记着一段芥川的小传：“芥川龙之助，东京人，大正、昭和时期的代表性小说家。作为新技巧派作家，以理智的文风风靡一世。昭和二年七月自断生命，享年三十六岁。”

户籍之类，怎样都能设法安排；唯独一个人的本性蒙混不了。不只是芥川和我，那些与芥川亲近的人，到今天为止，也都从芥川死后的葛卷这个样本身上，充分见识了新原家那令人厌恶的血。田中感慨地说：“越了解，越觉得与世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芥川家的人全都是可怜人——连葛卷也是——叫人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说，这才是真的。芥川说，他母亲晚年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楼上，只要有人递给她纸，她就画稻荷神。他也曾战战兢兢地探头上楼，请母亲画过稻荷神。一想到芥川晚年也是只要有人给他纸就画河童，想到他的心情，我便不由得涌出眼泪。

棺材送进火化炉，锁已经落下，炉门上挂的名牌却写着芥川龙之助。谷口喜作提醒火葬场的人，让他们改成了芥川龙之介；恒藤恭还向谷口道谢，说幸亏他留意到了。可是如今，区役所在染井慈眼寺芥川墓前立的牌子，也还是写着“芥川龙之助之墓”。龙之介在户籍上，或许始终都是龙之助。

芥川楼上的书房，矮柜上也堆着书，那里放着一幅威廉·布莱克《受胎告知》的复制画，装在小画框里，大小约五寸五分乘七寸。我看着那幅画，芥川便说：“这是在神田的地球堂花三日元买的。买完没有回程的电车钱，只好一路走回新宿。”（他当时还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住在亲生父母家的牧场。）我想，当时的三日元应该是连画框一起的价钱。芥川晚年为了这幅《受胎告

知》，还特意向画材店定做了一个桌上画架，把画搁在上面。因为摆在房间角落暗处，有些人可能不曾留意。若说不过是房里没有墙面可挂，也就无话可说了。可是一想到芥川特意为这幅画定做画架，把它搁在上面的心情，便不免思量起他的寂寞来。

养家

据说，芥川寄养在芥川家后，亲生父亲来想把他领回去，养父说：“如果一定要把这孩子带走，我就切腹。”就这样留下了芥川。养父道章曾任东京市土木局长。芥川辞去机关学校的职位，专门当作家，家里没有谁反对，尤其姨母富贵，更是头一个高兴地赞成。（听说这位姨母曾随紫田是真学画。）据芥川说，至于靠写作谋生可能收入不稳这一层，大家也就含含糊糊地放过去了。

岩波新书开本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原定二十卷，却莫名其妙地因为葛卷义敏，只出了十九卷便告结束。我举起讨伐葛卷的烽火，要求他交出芥川尚未发表的作品。如今葛卷为了拖延时间寄来一些东西，也许是想拿来证明自己多少还有交出的意思。其中有些注明，是昭和十八年八月四日病逝的大姨婆富贵的遗物，在她的衣柜里和各种旧文书一起发现的。有一篇用毛笔写在卷装半纸上的作文（只有一张，前后不相连）；有把半纸横过来写的“恭贺新年”等字句，署“明治四十年九月十六日第三学年乙组芥川龙之介稽习”（用红墨水评了一个“美”）；还有在施胶半纸上照着画帖用毛笔画的玉米（朱笔评作“甲下”，画上署名龙之助，上方另用铅笔补了“芥川”二字）。这些东西使我重新想起，这位姨母曾怎样爱着芥川。

关于芥川的养母，我从没听过什么足以说明她性情的事，所以说不上什么。不过，她能一直同丈夫那位终身未嫁的妹妹住在一起，想来一定是个与谁都合得来的人。

从前听芥川说，他每月给养父一百几十日元，作为自己和妻儿的伙食费。养父当初说要切腹，简直是拿性命换来这个孩子，如今却要收他的伙食费，我有些想不通，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微笑着说：“不能一概说他不好。老人总想把自己的东西多留一点给孩子，哪怕多一分钱也好。要是不收伙食费，老人的家当就不能原封不动地传给孩子了，他是不是因此才收的呢？老人嘛，大抵就是这样的。”我听得脸红。芥川死后，我又听养父向谷口说起，芥川每回把所谓用剩的钱存到他那里，已积了将近六千日元，又说起深川那块地的价钱，便觉得父亲说的果然有理。芥川有一阵子曾说，自己每晚要用“てんしんやうしん流”的按摩法，给姨母揉半个钟头肩膀。家里的老人，连比吕志也都“阿龙、阿龙”地叫他，所以从旁人眼里看，芥川家是谁都羡慕的。然而，芥川开始和我谈死以后讲给我听的那些事，使我怀疑，这个家对他是否真是幸福的。我从没看出他姨母有一只眼睛瞎了，只觉得略有些斜视。据芥川说，姨母被哥哥（道章）用铅笔——他说的是铅笔吗？还是别的什么——弄瞎了一只眼睛，因此迟迟没有出嫁，后来又与自己的叔舅辈亲属有了不该有的关系。她以此为耻，一辈子没有嫁出去，留在芥川家里。芥川说这件事时，没有丝毫轻视姨母的样子。我这才深深体会到，他说“藤村是个讨厌的家伙”那句话的分量。我也像芥川一样敬重他的姨母，可是由这位一生不幸的姨母作主的芥川家——在这个家里，身为妹妹的姨母比身为哥哥的养父更显眼——对于芥川，恐怕有着超出我们想象的分量。这位姨母曾对芥川说：“阿龙，你做什么都行，可千

万不能学那偷腥的猫，去碰人家的东西啊。”这是多么难受的事。芥川还说过：“要是养父先死了，我就再也不能自杀了。”这话也使人深思。芥川死后，那些写他对姨母不满的文字发表出来，姨母大概流过委屈的眼泪；可对于芥川流的泪，我们也只能陪着一起流。芥川临死时，曾两次走到这位姨母枕边。

译注：原文“伯母”指母亲的姐姐；中文作“姨母”。“てんしんやうしん流”为原文对按摩手法的称呼，具体所指待核。

芥川还留下遗书，叫妻儿与亲生家庭里的姐姐葛卷ひさ、弟弟新原得二断绝关系。他在手足之间也没有福分。姐姐暂且不说，关于新原，他曾抱怨：“上野图书馆里有一本写到道镜的书，我弟弟就说这是大不敬，告到宫内大臣头上去了。他老干这种事，真叫我头疼。”芥川夫人的叔父山本喜誉司在信中说：

> 我与芥川是中学、高等学校时代的朋友。芥川、我，还有一个平塚（他在题为《我的旧友》的杂文里出现过），我们三人是中学同学。凑巧，三人各有一位发了疯的母亲，便因这奇缘结成一伙。三人之间的谈话和书信，都带着阴森的鬼气。

（参见岩波新书开本第十卷第二百零七页《学校里的朋友》。）从这里也能想到，芥川是在怎样不幸的星宿下出生的一个人，以及这种境遇塑成了怎样的性格。

芥川夫人亲手放进棺材的东西，不知是脐带包还是什么，上面写着“横尾龙之助”。不知幸还是不幸，那么多人聚在那里，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不管芥川龙之介是横尾龙之助还是什么，我的确看见，我所认识的、曾经和我交谈的那个人死了，开始腐烂了。这样我就够了。关于那个叫横尾その的女人的调查，是《东京新闻》的田中告诉我的。

在这里，我想就芥川出生的种种传说，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先坦白说一说。（田中主张芥川的生母是横尾その。十月六日的《东京新闻》上，本来该写成“据本社调查”的地方，他却利用我的名字，说成是我的见解。这不是一家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报社记者应有的行径。田中在处理八月七日《芥川龙之介遗书起纠纷》那篇报道时失了手，着急起来，一面对报社效劳，一面对我说：“我写出来，也算替先生的书做个广告吧。”抱着这种奇怪的念头，他在十月六日登了一篇荒唐的报道。后来，又把各位先生根据这篇报道在各处发表的谬论，仔仔细细地剪贴到大开本笔记本上，拿到我这里来，问“后来还有什么新闻吗”。他还是这样一个年轻记者。我对田中的见解及同类说法的意见，将在本章末尾说明。）

我曾听芥川说，青池是叔舅辈男子与侄甥女之间生下的孩子，他管自己的母亲叫姐姐。（参见《手册里的备忘》。）但青池也画画，常来我这里，我却从没和他谈过这种事。芥川去世时，在芥川家里，青池曾向我介绍来吊唁的母亲，说：“这是我姐姐。”

听芥川说起姨母与叔舅辈亲属之间那件错事时，再加上青池的事，这一桩桩的传闻，使我整个人都蔫了。

棺盖快要钉上时，我看见芥川夫人放进去的东西上写着“横尾龙之助”，才明白芥川说的这些话丝毫没有夸张：“我们人并不会轻易为一件事自杀。我自杀，是为了给过去的生活作个总清算。”“我也后悔对这对养父母做过那些‘类似孝顺的事’。可是对我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如今自杀，或许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任性。”芥川向我吐露姨母的秘密时，我何等惊惶；随后

又突然看见放进他棺中的纸包上写着“横尾龙之助”——这接连而来的惊愕，谁能知道呢？

芥川还在世时，我就疑惑：他既然是长子，为什么会入籍芥川家？昭和八年（《两幅画》刊于《中央公论》昭和七年十二月号、八年一月号），葛卷只告诉过我这么一句：“我问了老人，说从前确实有过一个姓横尾的女佣，不过也不太清楚。”此后直到今天，我也听到过世人所说的横尾说、松村说，可是我的眼睛、耳朵、嗅觉，都不接受什么曾扮作弃儿、芥川是女佣的孩子这一类说法。我认定，芥川的母亲不是嫁给新原敏三的芥川フク，就是她的姐姐フキ，也就是芥川称作姨母的那位フキ，总该是两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芥川的相貌、骨架、性情，都是芥川家的，不是新原家的。如果他是新原敏三与芥川家以外的女人所生，他就该是另一个人，不会是我们所知的那个芥川了。弟弟得二与新原敏三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芥川却与芥川家的两个女儿フク、フキ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同样是怀疑，我怀疑的路数却和别人全然不同。

芥川轻蔑写《新生》的藤村，却向写《暗夜行路》、写时任谦作的志贺直哉低头。原本要与麻素子女士死在帝国饭店的芥川，对赶到那里的我，长时间地赞颂志贺，那一番番话激烈得仿佛在吐血。而他自己，在《某傻瓜的一生》中的《家》里，却只能写到：

> 他住在某个郊外一幢房子的楼上。因为地基松软，楼上歪斜得古怪。
> 他的姨母常在楼上与他吵架。有时也要养父母出面调停。然而，他最爱的人还是姨母。这位终身独身的姨母，在他二十岁时

，就已是将近六十的老人。

在郊外的这间楼房里，他不止一次想过，相爱的人为什么要互相折磨。想着这些时，他仍感到楼身那令人不安的倾斜。

把芥川只能写到这里的这些话合在一起想，就不能把他对志贺的跪拜仅仅理解为文学上的事了。作为小说家生活，芥川太容易被人情义理牵动。他曾用“天衣无缝”形容志贺。但我所想到的，却是说出“天衣无缝”这几个字时芥川的悲哀。

“如今自杀，或许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任性。”这实在是芥川可怜的反抗。

芥川死后，直到将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一直独自咀嚼着芥川这个人。到头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除了他称为姨母的那位，哪个女人还能生出芥川这样的人。

山本喜誉司的信接着写道：

（平塚在高等学校时去世了。）在我们之间，我与芥川又有一层特殊关系，就是彼此知道对方性生活上的秘密。正因如此，我特地把芥川的信保存下来，并非受他的文名影响，而是因为怜爱自己，不知不觉地把本该撕掉的信留下至今。如今，这些早该烧成灰了。我打算等心情平静时就动手。如您所知，当时与我住在一起的寡妇文子尚在人世，这也是发表的一重障碍。跨过去也就没什么了，但我这样软弱的人实在承受不住。（以下略，照录原文。）

信是这样写的。山本先生也许听年轻时的芥川谈过自己的出生。我或许应该把自己的意见说得更具体些，但说到底，这终究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且，我的想法也可能和许多人的一样，

并不正确。芥川已经死了。可是他写的东西，今天仍有许多人读。有人轻蔑他，也有人眷恋他；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我为芥川流泪，只因他虽因西欧文明而觉醒，屁股上却还甩不掉那厚重的、古老东方人的壳，能冲破的墙也终究没能冲破。面对所谓“河童”一类的东西，他终究不能当作“屁のかっぱ”，不放在心上。

译注：“屁のかっぱ”意为不值一提、不在话下；原文借其中的“かっぱ”（河童）与前面的“河童”相接。

《东京新闻》的田中对付不了“家螨”（参见《奇怪的家螨》），于是半路把事情引到岔道，成了“横道义郎”，利用我的名字，把他原来那套女佣说写成十月六日的报道，干出这种蠢事。此前，他已来过我这里十次，充分知道我的想法，却还是这么干了。大概是不得不这么干吧。作为记者，我同情年轻的田中的处境。但他拿来当作依据的福田恒存《作家论》，我还保存着，一直没有碰。他把崭新的书带来，我连拿都不想拿，他便翻开书页，急切地用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说“请读这里”。我半途已看出他的企图，所以坚决不肯接到手里，只看着他把指纹留下来，留得颇有意思。田中大概不懂我这份心思吧。他也知道，能证明他把《作家论》留给我的，除了我妻子，还有别人在。我不打算再写出更多有趣的事，损伤田中和《东京新闻》的名誉。他用自己的报道，让各处的人都赚了一笔。不过，要是有人叫我就那些白白得了好处的人写的文章说点什么，我便回答：“田中本性正直，还是请田中写吧。”

最后的谈话

“你要不要钱啊？”

芥川随意走进我的房间，说了这句话，便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像封口费一样的钱，我不要。”

“你要死就死，我无所谓。”

我想，他要动手了，便把这些话冲口说了出来。

“算了。”

芥川皱起脸，带着悲伤的笑容，在我面前坐下。他不好意思，仍笑嘻嘻的。

“我——总觉得你或许是我母亲转世。”

——他望着沉默了几秒钟的我，说了这句话，把手放在我的膝上。我卸下义肢坐在那里。要是芥川是个女人，我大概会写“她说着便攀住了我”；可被他这样攀着，我不知如何是好。（据说我的生日恰是他母亲的忌日；芥川在鹄沼也曾几次重复这句话。）

“这样待在你这里，心就静下来了。”

他一边说，一边仰躺在脏榻榻米上。

“让我摸一下，一下就好。”

“求求你，让我摸摸那条腿吧。”

他伸过身子，把手放在我截断的那条腿上，叹息着说：“你的日子真叫人羡慕啊。”每当他这样说，我总是难过。

二十四日早晨，芥川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他摸了我的腿才回去，是二十一日。十八日他也来过，把五十日元压在坐垫下

走了。他一向叮嘱我，决不要为了钱向人低头，又总替我补上不足，所以十八日那五十日元，我并不觉得奇怪。可是只过了两三天，二十一日他又要给我钱，那一瞬间，我便感到了他的死。我想起帝国饭店那次，装着《某傻瓜的一生》手稿的信封上写着“致小穴隆一”，又想起他在饭店里说的话：“我这里有两百日元左右，本想把一半装进信封，再写一封信，把事情交代给你。我刚刚写到一半。麻素子女士不来也没关系，我打算一个人死。”想到这些，看着似乎带了一笔钱来的芥川，我便感到了他的死。

“我真的羡慕你。”

芥川又仰躺下去，像自言自语似的说。

“你怎么看死这件事呢？”

“能不能把心里真正的想法告诉我？”

“活着也没什么快活的事，不如一起死了怎么样？”

这一次，芥川起身坐好，才说了这番话。

“我不想死。要是活着比死更耻辱，那我就死。可在我这里，死比活着还丢人。我还不想就这么死了。”

我生硬地把话说了出来。

“啊！那是真的。活着比死更耻辱的时候——是真的。”

“真的，真的，你说的确实是真的。”

他一边说，一边抱着头倒下。我悲伤而冷淡地望着眼前的他。直到今天，想起当时那些不近人情的话，我仍觉得对不起他：为什么竟会那样说呢？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水上的哥哥因为有丧事，从大阪来到东京。那天白天，他来见我，说弟弟承蒙芥川关照，请我代为致谢。我和他在田端站上方崖边的“藪”吃了荞麦面，分手后，顺道去了映着夕阳的芥川家。下岛先到了。这二十二日的事，下岛在《芥川龙之介先生临终前后》中写过，刊于昭和二年《文艺春秋》九月号。芥川对我说“反正是往西边去”，对下岛却说“明后天去鹄沼”。据下岛写的，当天的气温是“华氏九十五度，创了今夏最高纪录，实在闷热难当”。可是下岛走后，芥川便压低声音说：“还是来谈谈死吧。”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总绕回同一个话题。连这话也断了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冰冷的房间。到今天，无论怎样静下心回想，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气温华氏九十五度的夜晚。我只觉寒浸浸的，一阵悚然，再也不敢正视挪到四五尺外重新坐下的芥川的脸。

芥川嘴唇动了动，说了句听不清的话，向我笑了笑。我“哇”地叫了一声，说：“我不行了。”便站了起来。我甩开他的手，脚踏上楼梯时，他默默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想把我拉回去。我又从他手底下钻开，抓住楼梯踏板。他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说：“孩子就拜托你了。”随后转身回房。听着“啪”的一声关灯声，我像滑落似的下了楼梯。迎面纸拉门打开，我看见芥川家人的脸，便用脸朝楼上示意，说：“不行了。”“我不行了。”随后慌慌张张地跑回住处，钻进被窝。我把芥川夫人和葛卷说的“没什么，还是老样子，不要紧的”当作依靠，想着明天再去看一眼，可二十三日终究怕得去不了，一整天都躺在住处。

以前我写自己一口气跳下了楼梯，可装着义肢，实际是做不到的。那时我自以为大声说出了“不行了”，家里人听来，也许不过是哇哇的叫声。我想，芥川在关了灯的黑暗里哭着吧。

芥川之死

自从芥川开始和我谈死，他在谈死的余暇（？）里写下的作品，列出来是这样：

大正十五年四月
《病中杂记》——《文艺春秋》
《追忆》（大正十五年四月至昭和二年二月）——《文艺春秋》

大正十五年五月
《病中杂记》——《文艺春秋》
《东西问答》——《时事新报》
《横须贺小景》——《驴马》

大正十五年六月
《呓言》——《随笔》

大正十五年七月
《卡门》——《文艺春秋》
《近松先生的本格小说》——《不同调》
《又一说？》——《改造》

大正十五年九月
《春夜》——《文艺春秋》

大正十五年十月
《点鬼簿》——《改造》
《岛木赤彦先生》——《アララギ》

大正十五年十一月
《0君的新秋》——《中央公论》
《梦》——《妇人公论》
《发句私见》——《杜鹃》
《鸦片》——《世界》
《槐》——《美术新论》

昭和二年一月
《贝壳》——《文艺春秋》
《玄鹤山房》——《中央公论》
《海市蜃楼》——《妇人公论》
《悠悠庄》——《星期日每日》
《追逐游戏》——《苦乐》
《我》——《驴马》
《萩原朔太郎君》——《近代风景》
《拊掌谈》——《文艺时报》

昭和二年二月
《玄鹤山房》——《中央公论》
《在都市里》——《手帖》
《那时候的赤门生活》——《东京帝国大学新闻》
《既然让我谈谈藤森先生的〈马脚〉》——《文艺春秋》

昭和二年三月
《小说的读者》——《文艺时报》

《在轻井泽》——《文艺春秋》
《在都市里》——《手帖》
《春夜里》——《中央公论》
《戏剧漫谈》——《演剧新潮》

昭和二年四月
《读〈庭苔〉后》——《アララギ》
《在都市里》——《手帖》
《河童》——《改造》
《文艺的，太文艺的》（四月至七月）——《改造》
《三个为什么》——《星期日每日》
《浅草公园》——《文艺春秋》
《作为食物》——《文艺时报》

昭和二年五月
《关于〈今昔物语〉》——《日本文学讲座》（新潮社出版）
《耳日记》——《文艺时代》
《素描三题》——《星期日每日》
《たね子的忧郁》——《新潮》
《本所两国》——《东京日日新闻》
《我的两三个朋友》——《文章俱乐部》
《〈道芝〉序》——《文艺春秋》

昭和二年六月
《古千屋》——《星期日每日》
《晚春卖文日记》——《新潮》
《呓语》——《随笔》
《〈我的日子，我的梦〉序》——《文艺春秋》
《两位西洋画家》——《文艺春秋》

《女仙》——《谭海》
《演讲战记》——《文艺时报》

昭和二年七月
《望着火车头》——《星期日每日》
《三扇窗》——《改造》
《冬与信》——《中央公论》
《续・文艺的，太文艺的》——《文艺春秋》
《内田百间先生》——《文艺时报》

昭和二年八月
《西方的人》——《改造》
《东北、北海道、新潟》——《改造》
《续芭蕉杂记》——《文艺春秋》
《风琴》——《手帖》

昭和二年九月
《续西方的人》——《改造》
《侏儒的话》（遗稿）——《文艺春秋》
《十根针》（遗稿）——《文艺春秋》
《暗中问答》（遗稿）——《文艺春秋》

昭和二年十月
《某傻瓜的一生》（遗稿）——《改造》
《齿轮》（遗稿）——《文艺春秋》
《小说作法》（遗稿）——《新潮》

昭和三年一月
《从我的瑞威》（遗稿）——《驴马》

昭和三年五月
《空虚》（遗稿）——《创作月刊》

昭和三年七月
《文坛小言》（遗稿）——《创作月刊》

看着这张表，我觉得，凭他那样的身体，竟能撑下来，实在不易。他从中国憔悴地回来时，曾在中西屋浴室的秤上称过，重十二贯五百匁，那时还有精神开玩笑，说脑子一贯五百匁，身子十一贯。可是这里列出的，都是他已经彻底颓丧时的工作，叫人深深想到，一个人拼尽最后的力气，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鹄沼，有一棵紫薇树。在第二次搬去的房子楼上，芥川给我看过几首诗以后，也使我一阵悚然。七月二十二日夜里，他只是默不作声，我就怕得想大声叫出来。二十三日，我整天想着，芥川已经没救了，必须把他终将死去当作前提，考虑我自己的事；还想再见他一面。可是我怕得连自己的房间都迈不出去，实在不能到他那里去。二十三日夜里，辗转难眠。在藤泽街上买的那只闹钟，当时指着几点呢？我本没有这样的习惯，却想着天还没亮吗，打开了窗，任它开着，又躺回被褥上睡着了。仿佛有人在叫我，我醒来，见葛卷站在走廊里，一只手还搭着纸拉门，低声说：“有些不对劲，看来他是干了。”我当时却说：“什么？今天不是星期天吗？”芥川从前曾把星期天定作会客日，但不知什么时候，连这规矩也没有了，我却还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吗”，看来是累坏了，或是睡迷糊了。我从来不曾想过，芥川星期天就不会自杀，不会弄得大家惊慌，可那时却说了这样的话。

“总之，请马上跟我去。”葛卷这么说着，没有进房间。

“他真干了？”

“看来是的。”

走出住处，我和葛卷面面相觑，又重复了一遍。

据葛卷说，姨母去通知了下岛老人，他来通知我。我还得装义肢、做些准备，下岛老人大概因此先到了。

“他到底还是干了啊。”

下岛老人刚打完第二针，正在收拾注射器，便对直愣愣站着的我这么说。

芥川家的人端茶进来，没有慌乱失措的样子。“总有一天要死。”芥川这样预告（？）的日子拖得太长，已把大家的神经都耗尽了。葛卷说，芥川曾交代：“我死后，要是马上通知小穴，他会慌的，尽量慢一些告诉他。”

“该怎么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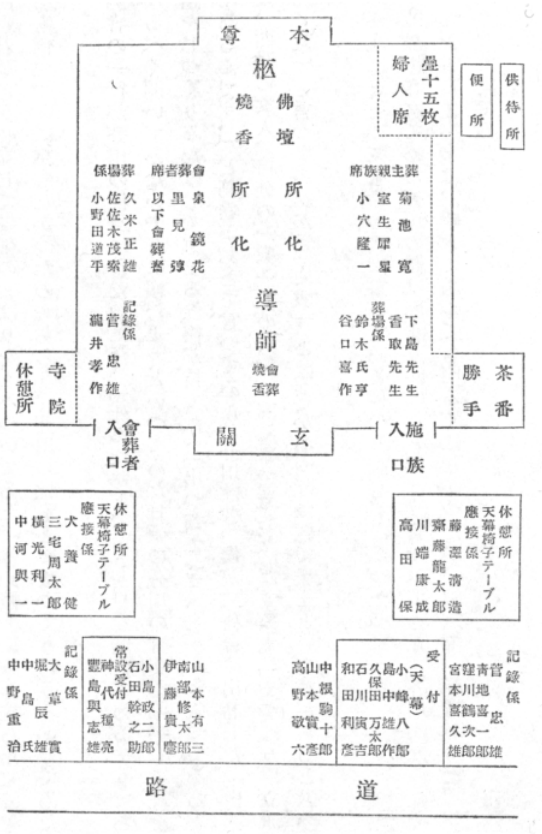
“怎样合适，我就怎样办。”

医生下岛老人这样说，因为留给家人的遗书里有一句：“与下岛先生商议后，说是自杀也可，说是病杀〔原文‘杀’字旁注‘死’〕也可。”（如果芥川是有意写作“病杀”，那实在是再像他不过的表达。）我也只能说“怎样都行”，但又补了一句：“还是照实说好吧。”这时，住得相当近的久保田万太郎来了。

我正在一块F十号画布上，用木炭勾画芥川遗容的底稿。

“要上颜色吗？”

“不上吗？”



比吕志担心地这么问着，在画架周围转来转去。他拿出一本杂记簿和铅笔，站在芥川枕边踌躇，大概也想学我画下来吧。

验尸官一行来到芥川枕边时，我已有余裕，想起他平日说过：“我死后，如果嘴张着，请尽量画得不张着。”便重新仔细端详他脸部的构造，再落笔描画。后来葛卷说：“他不是龅牙吗，所以睡着时嘴会张开。”从前，我画送到二科会展出的《白衣》时，芥川拿来西方文人的照片，甚至还有自己一家一族的照片，

说：“还是请把我画得体面些吧。”《白衣》这个题目是他起的，他告诉我，还有“处士”的意思。

警察说“您继续”，没有打断我画画。

我斜眼看着已经检查过一遍的芥川的身体，觉得它开始僵硬了。芥川为了死而增建的那间兼作书房的卧室，即使晴天也不明亮，如今带着雨意，更加昏暗。他似乎是头朝北躺着。

“幸好今天是星期天，没有晚报，报上大概明天才会登吧。”我们这样说着，等芥川的朋友们来。可是文坛人士才到了三四位，报社的人就出乎意料地赶来了。大概是《日日新闻》的记者冲本说，有人去警视厅闲逛，偶然得知芥川成了一名非正常死亡者。那时，连后来与爱宕山有关系的久保田万太郎在内，谁也没想到广播。后来有人说自己在东北听广播得知芥川死了，我还颇觉惊讶。

影照

芥川、志贺、里见

芥川为改造社的一元本作巡回演讲，回来后一进书房，就对在那里等着的我说：“在仙台的旅馆，里见弴喝醉了，说‘彼此都被当成不是普通老鼠的人，实在难受’。你和我，连普通老鼠也算不上的人，却被认为不是普通老鼠。”他说得很沮丧。又谈起旅途中里见待旅馆里的人如何从容大方，佩服地说：“他和我这种人的教养不同。”我想起芥川在帝国饭店说过的话：“谷崎已经是匹驽马。佐藤呢，又是个过渡时代的人。我们这些在过渡时代长大的人，已经不行了。啊，你知道，天下可怕的只有志贺直哉一个。我以前谁也不怕，可面对志贺直哉，总觉得痛苦。把我的作品全拿出来，也抵不上他任何一篇。不过，我的《海市蜃楼》，唯独那一篇，你看，总还像点样子吧？——只凭才华和用功走到今天的人，碰上志贺直哉那种天衣无缝的艺术，就喘不过气了。”把这些话合在一起，我便感到，芥川这个习惯了明治中产阶级生活的人，身上既有规矩，也有拘束。

漱石、润一郎

我想，牵动过芥川文艺生活的人，是漱石和润一郎。芥川说过：“夏目先生从不一次付出超过五十日元的钱。”也许芥川也在效法夏目先生。

一千日元

七月二十一日，芥川问我需不需要钱。他二十四日去世，而在此前两三天，曾向改造社借了一千日元。后来出版社的人问我，他为什么要用这笔钱。葛卷告诉我，他大概瞒着家里，把钱给了中野重治。麻素子女士也说：“是的，他对我是这样讲的。”芥川是不是左翼的同情者，我不知道。我想，多半是看重中野这个人的为人，才把钱送给他。当时报上大概也常登有人因生活困难而死的消息。有一次，芥川摊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有人为二十日元而死，他说：“每看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自己还这样活着，实在对不起他们。我一天写两页稿纸就能活下去。”我亲眼看见他落泪。不过，在他还不谈死的时候，也曾有一次与清浦伯爵同席，事后说：“那一次我也觉得，到了那样的场合，自己到底还是很想有一枚勋章啊。”

瓦伦蒂诺

大正十五年冬天，我们住在鹄沼时，我和芥川、芥川夫人三个人，曾去横滨看瓦伦蒂诺的《热砂之舞》，大概是在奥德翁电影院吧。芥川说：“人已经死了，却还看着他在这样活动，总觉得奇怪啊。”（鲁道夫·瓦伦蒂诺，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六年，即大正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年仅三十一岁便去世，《热砂之舞》成为遗作。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

昭和二年秋天，我在芥川家，和许多人一起看影片里生前的芥川。他在改造社《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的宣传片里活动着，脸上的神情难以形容。

遗容

七月二十二日傍晚，芥川吃三明治，我吃火腿饭，都是他家里做的。吃完以后，像平日只剩我们两人谈话时一样，便躺下了。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借了阿义的画架，画芥川的遗容。

“不上颜色吗？”

小少爷（比吕志）探头看着画布，问我。

“待会儿。”我说。

刚觉得他放心地走开了，他又拿着本子到我身边来。不过，这位蜡笔画家终究没有动手写生。

验尸官说“您继续”，使我很感激。即便如此，芥川的身体还是被挪动了一些。颜色从脖颈处迅速变了起来，我便扔下了画笔。画是F十号。据别人说，武者小路实笃见了这幅以木炭勾出形体、零星点着颜料的画，问是不是中毒才成了那副模样。那些斑点，是因为来不及给整幅画上色才留下的；芥川的遗容本身，其实十分美。

暮春，春服既成

题着“献于夏目漱石先生灵前”的《罗生门》，芥川为扉页选了“君看双眼色，不语似无愁”。到了《春服》，他又从《论语》中选了长长一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要求在写着“春服”二字的扉页与庆祝初次穿袴时的照片之间，再加一页，从“暮春，春服既成”直到“浴于沂水，在舞雩台上吹风，咏唱而归”，由尚子写字，制成了版。可是因为我住院一事的忙乱——环衬画是我从伊香保好不容易回到家，直到入院截腿之前的两天里，忍着坏疽的痛画的——小峰八郎（当时在春阳堂）忘了，芥川也疏忽了，明明连版都做好，却等书印出来才发现漏了。我时常想起，夏目漱石曾对初次来访的芥川引用“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加以告诫；也想起芥川曾想把“暮春，春服既成”放进《春服》里。

《黄雀风》《湖南的扇子》等书封底的诗，并非芥川的偏好或嘱咐，完全是我自作主张放上去的。

纸店老板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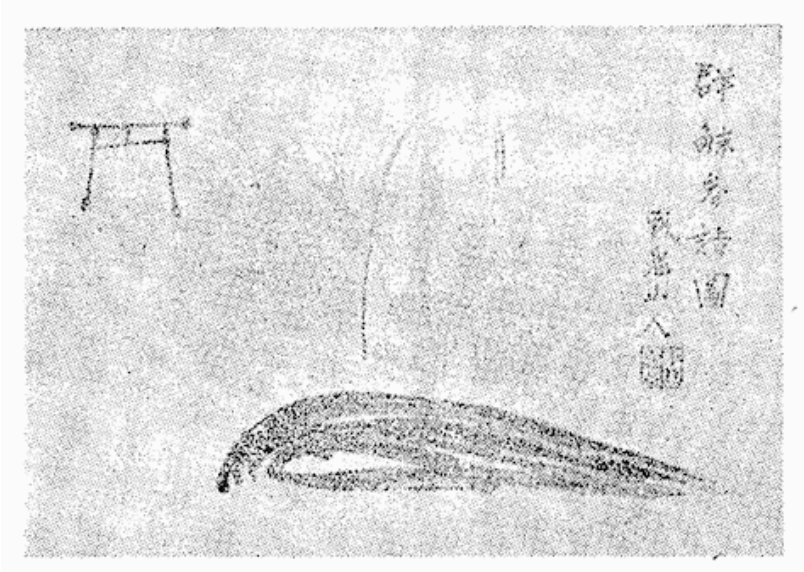
“夏目先生喜欢过那家纸店的老板娘。”有一次和芥川走在牛込，他稍稍动了动右肩和下巴，指给我看。

我一边走，一边想，会不会是纸店老板娘让夏目先生学起了画呢？

芥川画的插图

昭和二年夏天，芥川给《东京日日新闻》写《本所两国》。插图原定由藤泽古实来画——他是《アララギ》派的歌人，当时听说正在美术学校学雕刻——可是古实推辞了。岸田刘生有《银座》，我也来试试吧，芥川便打算连图也自己画。小插图画了一座桥，另临摹了一张标有芥川家的旧地图，总算凑出一天的份量，可剩下十四天实在应付不来。于是，临到刊登前一天，突然又叫我接手。

大概是大正十二三年吧，我觉得家里老妈子讲的鲸鱼参拜的故事很有趣，便照原话记了下来。芥川看了也觉得有趣，随手在半纸上画出一幅《群鲸参拜图》，把图连同文章一起交给了《人间》，还是《随笔》，记不清了。画的木版已经刻好，杂志却倒闭了，事情就此搁下。木版由神代种亮（已故，校对专家）保管，后来某家印刷厂失火，全部烧毁，木版也烧掉了。



苹果

我住在小石川公寓时，阿义拿来一幅画，画了一个大大的苹果，说芥川觉得这画不好。我见到芥川，问他对阿义画的苹果哪里不满意，他说：“我说的是画得太大，这一点不好。”

芥川死后，我第一次在神乐坂田原屋的店门口见到一个一日元的印度苹果，惊叹它那么大，心想，真想让芥川看看这样的苹果啊。他这个人，明明打算死，却还说不去看看舞厅就要落后于时代，又说非去看看龟井户不可。

永井、梅原

安娜·巴甫洛娃来日本时，芥川带我到帝国剧场看了她的《垂死的天鹅》。我觉得她跳得极好。幕间，正要去走廊的芥川忽然低声说：“啊，永井先生。”便快步走到我们后面约十排的座位，向永井先生十分恭敬地鞠躬。芥川穿着黑色西服，站起身来向他还礼的荷风先生，也一身黑色西服，气度不凡。那时的景象，仿佛文坛史中的一个场面，一直留在我眼前。芥川把身后的我简略地介绍给荷风先生，走开后，便压低声音，着重告诉我，坐在荷风旁边、梳着日本发髻的女人是“八重次”。到了走廊，芥川的脸仿佛微微泛红。

还有一次，我和芥川走在赤门前，碰见携夫人同行的梅原（龙三郎），经他介绍相识。在靠近正门的地方，芥川说：“如今有人把我和梅原放在一起比较。”大概是在这之后，我的《白衣》陈列于竹之台展场时，芥川站在梅原一幅十号左右的那不勒斯风景画前，脸上也微微泛红。

芥川有时微微泛红的那张脸，实在很好看。

《无限拥抱》的女主人公

泷井孝作和《无限拥抱》的女主人公在汤岛成了家，她开起了梳头店。芥川说：“我让妻子去，先请她梳好头，再告诉她自己是芥川的妻子，向她道贺。”

女用钱夹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芥川著作的装帧，为《夜来之花》（大正十年三月新潮社版）工作的事。

我把印在纸上的封面试样拿给芥川看。他说：“请跟木版店说说，把这个印两张在布上吧，放在桌上正好。”我以为是用来垫稿纸的。（不知道如今怎样，以前在古董店或卖中国杂货的店里，常能见到从清代衣服上裁下的布，衬上里子，做成小包袱布似的东西，芥川就把稿纸放在那上面。室生犀星家里，如今或许还有这种东西。）于是我去找伊上凡骨，说这是芥川的请求，请尽量把靛蓝印得深一些。印好送去，他又说：“你知道哪里有好的手工店吗？我想用这个做两个女用钱夹。”我便去枪屋町（如今银座西四丁目四）的清兵卫那里商量。他介绍了同一排川岛甚兵卫店里的よしべい，由よしべい带我去一条小巷里的住家，我记得大概在丸善旁边。和那家人商量后，决定用古代紫色的盐濑绢作里子。成品的外面是粗硬的白棉布印着靛蓝，倒显得十分雅致，装在桐木盒里。我马上送到田端芥川家，正说着话，楼梯一响，芥川就举起手掌，朝我“嘘”了一声，微微一笑，转过身，把特意做好的钱夹藏到了身后那堆书的后面。楼梯上是夫人端茶来的脚步声。我原先只想着，一个给夫人，另一个给谁呢？这下无话可说，只与若无其事的芥川相视而笑。

车上的姑娘

女人们问我“芥川先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时，我总没法简单说明，不知为什么，就会想起大正十四年秋天那位姑娘，绕着弯子讲一大段。那次从轻井泽回来，芥川、小少爷（比吕志）、蒲原和我四人，要在田端下车，便在大宫换乘电车。一对有着下町模样的母女，衣着朴素而整洁，跟在我们后面上车，坐在对面。姑娘站起来，想把行李放到网架上，车在行驶，她接连晃了两三下。这时，在轻井泽还念着“听说仲时兵败，来到此寺切腹，令人悲伤”，神情不好、每天看着我脸色的那个芥川，轻轻站起身来，替她把行李放上了架。姑娘向他道谢，坐下后，目光便停在放于我左侧座位上的芥川的手提箱上。箱上垂着一个行李牌，正对着姑娘，里面插着芥川的名片，印着小小的铅字。姑娘终于明白了，略朝芥川看了一眼，轻轻点点头，露出矜持的微笑。我总会想起这样的情景，讲给她们听。

不知姑娘怎么知道了他的住址，芥川后来告诉我：“前些天那个姑娘寄明信片来道谢了。”

绕着弯子讲完这段，我总不忘再补上一件事。那是刚和芥川相识不久，一起在街上走着，不知因为什么，他忽然说：“哪怕打扮得漂亮，和蠢人走在一起，我也觉得丢脸。”

久米正雄、中勘助

“久米的好处，就在于我们犹豫的地方，他穿着浴衣，满不在乎地撩起后摆，露着长毛的小腿，就跨过去了。”芥川曾这样感叹过。

他也曾说过一次：“我想过中勘助那样的生活。”

不折节所需的钱

回顾自己一生时，芥川曾说：“《大阪每日新闻》的两百日元，《文艺春秋》的五十日元，有了这些，我才有幸一直不必折节。”

他说，《大阪每日新闻》每月给的津贴，加上奖金，按月平均便是两百日元；《文艺春秋》的五十日元，则是他每月为卷首写稿所得的稿费。

入船町与东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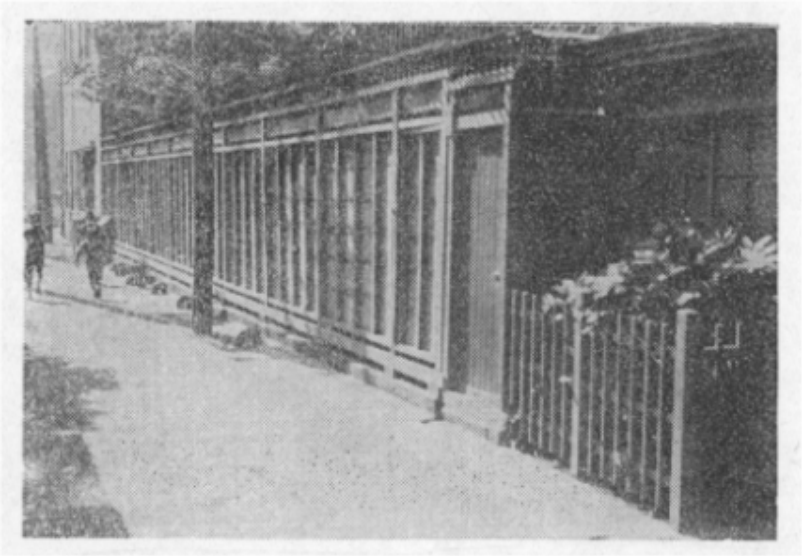
> 昨天阿义带来的话，我已转告老人们。但毕竟年代久远，大家一点也不记得了。是在筑地入舟町八丁目，门牌一时不清楚，隐约觉得也许是一番地。这些事我全然不知，实在无从奉告。
> 至于本所，则是小泉町十五番地。从国技馆朝龟泽町走约半町，在路对面。听说迁往新宿时让给了一家钓竿店，对面有一家很大的皮货店。震灾后的情形，我就不太清楚了。
> 另据说，入舟町那边，附近有许多外国人的住宅，好像就在圣路加医院附近。

昭和九年，岩波决定出版全十卷普及版《芥川龙之介全集》时，我收到芥川夫人这样一封信，便想从“明治二十五年三月一日，生于东京市京桥区入船町”，以及“又因母方家中无子，遂入当时住在本所区小泉町十五番地的芥川家”这些地方开始，依次拍下照片。说好由弟弟来拍，我们两人到那里一看，站在入船桥中央就不知所措了。桥前桥后两处派出所都问过，都说如今入舟町只有五丁目，没有八丁目。无可奈何，我便让弟弟漫无目标地拍了拍拓宽后的街道。到了今天，芥川与入船町的旧事，也只能凭当时《月报》第二号所载葛卷久子的信来追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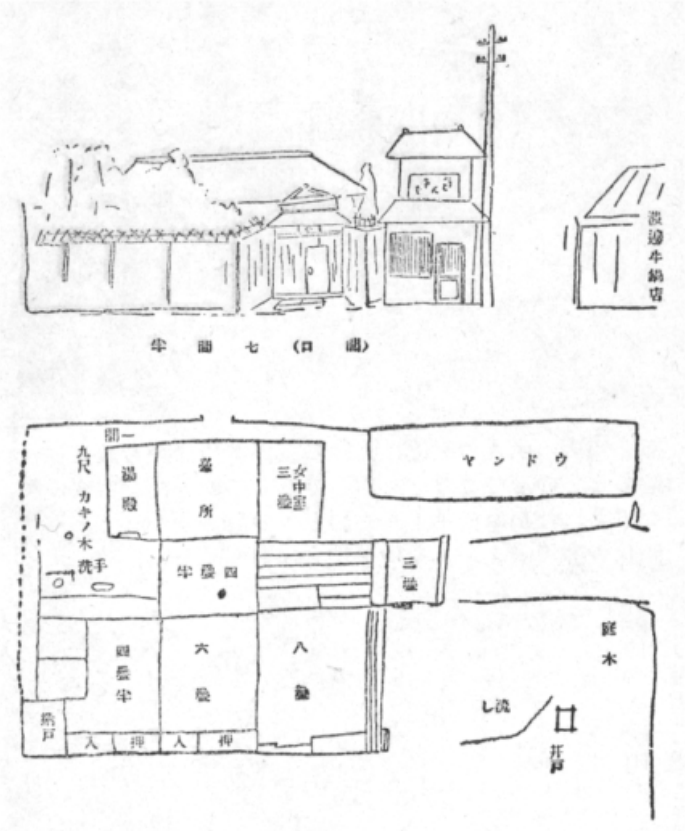
芥川遗书中叫家人与这位姐姐也断绝关系，其中原委姑且不论，这封写着入船町及他少年时代情形的信，难道不能收入新书开本的《芥川龙之介导读》之类的书吗？实在有些可惜。

小泉町十五番地，震灾后改成了东两国“三ノ一・五”；钓竿店倒很容易找到。我们在店前说明来意，听说当天卧病的店主还特地出来，替我们画了从前芥川家正面的样子和房屋格局。若

要挑剔，只可惜他用的不是我们画画的铅笔，而是HB一类较硬的 笔，笔迹虽有雅趣，却难做成凸版，只好用钢笔画的墨水描一遍 ，再加以介绍。原来的乌冬面、荞麦面店，已并入钓竿店的房子 ，不复存在。但店主告诉我们，从面店与渡边牛奶店之间进去， 沿街的围墙与从前芥川家的围墙样式相同，我便请弟弟也拍了下 来。



据石井商店的店主说，侧面的围墙仍保持着从芥川家接手时的模样，所以拍了下来。凭着这张照片，以及店主画的正面示意图和平面图，我们便能追想本所时代的芥川家。



本所区小泉町十五番地

把石井商店店主画的图拿给芥川夫人看，她说，确实就是图上的样子，不过还有一棵有名的松树，人称“芥川家的五针松”，图里却没画。听来叫人不觉微笑。石井商店作为电车大街上的钓竿店，显得相当大；战争结束以后变成怎样，我没去看过，不知道。

河郎之舍

鬼趣图

兔屋来告诉我，碧童那里有一幅我和芥川合作的《鬼趣图》。我说不记得画过这种东西，他说，不管是什么，何不去看一回？就这样，我和兔屋一道，时隔十三年又去了小泽碧童家，请他拿出来看。他把从前的《游心帐》收拢在一起，其中有：

> 观龙之介、隆一两先生合作《鬼趣图》所作狂歌
> 长颈妖，本以为是可爱的姑娘，原来是穿条纹和服的男孩子。
> 黑漆漆的夜里，油纸伞也化了妖，长长的舌头，木屐也有。

直到看见碧童用漂亮的笔迹写下的这些，我才慢慢明白过来。

遗忘是可怕的。我这才清楚地意识到，碧童保存的《鬼趣图》，是把一封写在奉书纸上、盖着“驹込9・12・21”（大正）邮戳的信装成了卷轴。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也已经是十九年前的事，不论保存着它的碧童，还是画它的我，一时都弄不清原委了。



我和芥川把合作的《鬼趣图》寄给碧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七日，芥川曾给我来信：“我正在写一篇王烟客、王廉州、王石谷、恽南田、董其昌登场的小说。全都登场，却只写了二十页稿纸，真了不起，简直是把洞庭万里的云烟收入咫尺之中。写完这家伙，我想去鲛洲的川崎屋，你陪不陪我？入谷的大哥当然也要拖出来。云田屋我鬼兵卫。”这篇二十页的小说，就是《秋山图》。芥川开始说要自尽以后，把载有《记秋山图始末》的《瓯香馆集》和《新罗山人题画诗集》都送给了我。

“河郎之舍”印

芥川称作“写作会”、碧童称作“行灯会”的聚会上所作的歌，今天看来，倒是碧童的那些更让人怀念往昔。

喜爱行灯的灯影，偏在今夜，三人同游，灯影幽微。

三个活生生的人聚到一起，喜爱行灯的灯影，苦苦作歌。

根岸竹里的莺啊，吃着青豆的你，多么欢喜。

秋深了，我鬼窟的夜一片寂静，三人游乐，魂灵往来。

我这酒虫，喜爱行灯的灯影，歌如何呢，酒虫的歌。

怀念幼小时光，曾欢喜着行灯的灯影入睡的，是我啊。

静啊静，喜爱行灯的灯影，美酒的醉意在身体里流转。

夜深了，喜爱行灯的灯影的三个人，歌唱不止。

一簇簇黄菊白菊插在一起，河郎之舍的夜，多么好。

白菊花纷披，映着行灯的灯影看去，活着真好。

（片假名和平假名的混用等，均照碧童醉笔原样抄录。）

看着这些埋在三十多年前《游心帖》里的碧童的歌，我便想起那个说“何不开个写作会”的人——“酒虫的我欢喜着，行灯的主人却寂寞”中的主人芥川，想起河郎之舍的名护屋行灯、浅草花五日元买的南京瓷钵里的蜂屋柿子、陶制杯托（拿来弹烟灰用）、荷兰茶碗。那只南京瓷钵，是在浅草瓢箪池附近的一家旧货店买的。买的那天，我们走进一家拿画着十二层楼的布景作背景的照相馆，大家一起拍了照。洗出来一看，芥川手里拄着粗藤杖摆好姿势，杖头是香取先生做的鸟冠形握柄；那座十二层楼，却像盆景里的五重塔一样，正搁在他的黑色软呢帽顶上。这些事，我想起来竟像四五天前才发生的。芥川对碧童这首歌——

奉河郎之舍主人
河郎思恋陆地，实在难耐；月光清亮，月光清亮，晃悠悠地走了出来。

尤其佩服那个“晃悠悠”，说：“这句‘晃悠悠地走出来’，真好啊。”过了些日子，他才给我看了自己的一首：“从桥上扔下黄瓜，水声响处，立刻露出光光的脑袋。”当日他给我看的歌，还有：

行灯的灯影叫人欢喜，要有天妇罗，拿青竹筷子吃，该多好。

行灯古旧的灯影里，隆一在画柿子，画蜂屋的柿子。

盘礼彦神尊，为吃柿子，想来也曾放下十束长剑吧。

这样几首。

“河郎之舍”的印，是住在入谷的碧童刻的（他的篆刻号叫仲丙）。他原本盼着那天去看女儿们的运动会，却因为下雨取消了，便刻了这方印，盖在《游心帖》上给我看。我把它介绍给芥川，印便归芥川所有了。（参见新书开本《全集》书简六四一。）当时我想，河童这东西，难道连它的印章都要与水有缘吗？



深夜在浅草，只收五分钱门票的安来节场子里，小泽碧童挤开人群，和台上的女人一起高声唱着；转眼看见那个弹三味线的盲女，摸索着几次断掉的弦，又会忍不住哭起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河童的旅店

芥川在“我鬼”时代的笔墨，即使同样画妖怪，妖怪也总带着几分可爱。不知什么时候，我在佐佐木茂索家看见他画的河童装在画框里，深深觉得，河童到了晚年，也成了草书啊。他写完《弃儿》《鼠小僧次郎吉》等作品时，和服底下还套着黑毛线夹克；那时他取《渔樵问答》的意思画水虎，最初画的是两只河童并立。到了《山鹬》时期，斧子、钓竿都丢了，成了独自站着的河郎。再到《玄鹤山房》《河童》时期，连香蒲穗也丢了。看着那河童的模样，要我说，就是河童到了晚年，也成了草书。晚年的河童画，分明也疲倦了。不过，那几幅不是河童的画，例如独眼妖怪之类，到了晚年，却有了可以说堂堂正正的形貌。我觉得这对照十分有趣。



画是久米正雄画的，题赞和“三汀”署名出自芥川之手，“三汀”二字模仿了久米的字体。



久米见芥川这样恶作剧，便等芥川画完河童被马踢飞的样子，说声“拿来”，就写上“芥川龙”，还说“很像吧”。这是我们三人在本乡江知胜吃饭时的游戏。

我没见过河童，也不知道地上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去布佐那一趟之后，芥川说：“你仔细想想，只有我们四个客人，浴池的锅炉会坏也是当然的啊。”我们原本是要办“写作会”的，为什么不听芥川去伊豆、箱根的提议，偏选了布佐呢？如今想来，我们竟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引向了画河童的名手小川芋钱所在的牛久沼畔。芥川、碧童、远藤和我四个人，在我孙子下车，以布佐的弁天为起点，眼前没有一点青绿也不退缩，沿着河流，只管走了又走，直到天黑，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投宿。那样的旅店，也许就是河童的旅店吧。四个大男人凑在一起，在冬天的利根川边，既不做什么，也不谈什么，走了一整天，第二天又走，或许真

是被利根川的河童迷住了。河童旅店的主人说锅炉坏了，抱歉，请我们去公共浴场，拿出了澡票。（我们没去洗澡，倒是一起看了看妓院的入口，立刻就回来了。）房钱便宜得很，我们也照着这个数目，四个人合给了一日元茶钱。店家没有送手巾，却把四包“敷岛”香烟恭恭敬敬地放在托盘上送来。我觉得那家旅店是河童的旅店，旅店主人说不定也把我们当成了河童。因为女佣昨晚把四床被褥并排铺好，到了早晨，却变成旧俄罗斯帝国旗帜那样的交叉形。我们不过是头朝着昏暗的电灯底下，趴着，脸对着脸，在卷纸上写歌、写俳句、画画罢了。但人睡觉总该有个睡觉的样子，我们这种举动，在店家眼里，也许才像利根川的河童。

如今装成《布佐行绘卷》保存在芥川家的，就是那一次的东西。

游心帐

五月雨中，赤寺前的纸店，我买来的草纸，就是这个。 我鬼

《游心帐》有前期和后期之分。起初，是祖母送了我一支便携笔墨筒，我便把半纸折成四折，缀成一本，在封面写上“游心帐”，揣在怀里。这就是前期的本子；后期改用对折的半纸。从后期第二册左右起，题字有“碧童题”，也有“衷平题”，碧童把“游心帐”写成“游心帖”，又写成“ゆうしんぢょう”“ゆうしんじやう”。不知不觉，我的《游心帐》也成了芥川、碧童、远藤等人与我闲谈时写歌、写俳句、画画的本子。前期的本子，收集的是这类听来的故事：“河童和猪的杂耍。明治二三年间，在洗马，有人搭起能容二十人的小棚，把葫芦装上长毛，称作河

童，供人观看，借此营业。门票分大人和小孩。猪也被拿来展出。”或是我独自练习的俳句：“豆菊拿荞麦粉，代作礼物的熨斗。”后期的本子则热闹得多，甚至有久米正雄画的河童。那首“五月雨中，赤寺前的纸店”，是附在长崎的长条草纸上的，写在半纸上，用的是端楷，整整齐齐，仿佛底下垫着格纸。它当然不是写在《游心帐》里的歌，却使我想起大正十四年九月《改造》上的《邻笛》。后记写道：“我的俳句，有不少曾发表于《中央公论》《杜鹃》《にひはり》等刊物。小穴君的五十句，则全是第一次印成铅字。六年来，我们在余暇里所作的，大体也就只有这些。因此借《改造》的篇幅，暂作一次结算。芥川龙之介记。”《邻笛》这个题目，是我从《诗韵活法》中拾来的。那组按年代排列、从大正九年至十四年、芥川和我各五十句的俳句中，有我的一句：

收到长崎带来的草纸，长过一寻
深夜小雨的路上，得了草纸。

芥川的歌使我想起这句，也使我想起《游心帖》的时代。

大正十二年正月，我因坏疽失去了右脚脚踝以下的部分。此后依靠拐杖行走，便写起这类诗来：

偶兴
脚趾被切去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人的形状
脚踝以下被切去的时候
想来已变成了鹤的模样
自从脚踝以下被切去

我的身形便成了鹤
拖着影子飞去

震灾刚过，我把笔墨筒送给要去秘鲁的远藤，作为临别赠礼，又写了：

思远人，寄南美秘鲁的莳清远藤清兵卫
独自坐着，喝白开水歇息，冬日将暮。

这样的俳句。后期的《游心帐》竟只从九年、十年写到十一年晚秋，就结束了。那是因为我住院，随后只剩一只脚：用半纸对折的本子，拄拐杖走路时会从怀里蹦出来；装了义肢、改穿西服以后，又没地方放。由于这些缘故，它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拾取《游心帐》里留下的芥川笔迹，有这些：

秋日啊，篱外垂下竹的果实。

栗子落了，山路上的月光来得迟。

柴薪上的树叶，落进炉灰里。

缠着野蔷薇的胡枝子，正盛开。

写着这些俳句的本子，封面已经脱落。封底盖着碧童刻的“合掌”印。一度，芥川在信中用“合掌”二字，碧童也珍爱这两个字，还刻了印。我看到本子里的“子规旧庐之鸡冠花”，便想起碧童带我去看子规旧居，也想起芥川带着泷井孝作和我，访问主人已逝的漱石山房的那一天。

天雪的光耀眼啊，今日看见了，日本圣母的寺院。

我疑心这是斋藤茂吉的歌，问过别人，却说不是。芥川得替报纸写剧评，去帝国剧场看歌舞伎时带我同去。他偷懒没看其中一幕，在吸烟室和我闲谈，就写下了这首歌。歌旁画着一个住在树下茅屋里的人。碧童观《鬼趣图》所作的狂歌，也在这本帐里。这本的封面也脱落了。

你家檐下的丝瓜，今日的雨里，脐部烂了没有，还是尚未？

竹根下的土干着，秋日啊。

歌与俳句并排写着。写完“秋日啊”，芥川大概顺手又画了一只停在菊花上的蜻蜓，尾巴翘起来，指着“土”字。封面由丝瓜之舍的衷平（碧童）写着“ゆうしんじょう”。

霞霭之中，山的褶皱粗犷。

除了这一句，芥川还抄着：

踏过浅黄落叶，终于来到，河边原野上的白花啊。 南部修太郎

那大洋的黄昏，潮水呜咽时，能懂你多少悲叹？ 南部修太郎

山田里，橘花白白地开，轻便铁路上的车行得迟缓。 菊池宽

这本《游心帐》连装订也完整。里头有我的“热风吹拂，合欢花下，我鬼站着，一派中国京城的风姿”；“可有浅红的合欢花？我鬼正寂寞，合欢花啊，纷纷浮起，妩媚动人”；“冒雨来汤河原”；“向路旁结红柿的树走去”等等，与下一本题着“大正十年秋，于汤河原”的《游心帖》相接。

草色返青，堤上枯草间的日光。 我鬼

曼珠沙华丛生，湿土的气息吹来。 我鬼

鸭子雪白，倚着的石墙干燥。 我鬼

芥川从中国回来，更瘦了，住在中西屋，邀我和碧童去。分给我们的房间，据说首相加藤友三郎曾住过。碧童那时写下的句子是，访友时，“外面秋雨昏暗，他抚着长发”。

云落在山间，泛红的柿叶低垂。 我鬼

竹丛，傍晚的清澄，透过峡路。 我鬼

这两句虽没写在《游心帐》里，却收入了那篇多少记录了我们被阵雨困住三天的情形的随笔（十年十一月《中央美术》）。芥川说，《将军》是从中西屋阿龟讲的故事写出来的。

碧童的歌里，有一首：“望山峰，雾气弥漫；来到朋友所在的温泉地，朋友的屋子在哪里？”

访问录

给《游心帖》画上句号的，是《访问录》。小泽碧童把每行二十五字、十二行的稿纸订在一起，加上半纸封面，写上“访问录”，放到我病床枕边。

《访问录》里留下的芥川的文字，只有这些：

十八日（大正十一年十二月）
一游亭切去脚趾
人也病，我也病，心意萧条。

初霜啊，住在竹丛旁的心情。
冬霜啊，今日明日，落下时留点心。

二十五日
献给小穴隆一、远藤清兵卫、成濑日吉三位。
时间 一九二二年圣诞节
地点 东京顺天堂医院第五十五室
一名病人躺在床上。一名护士走进病房，看见病人睡着，整理了一下毛毯等物，又走出去。
室内渐渐暗下来。
再度亮起时，病房景象不变，但房间宽敞了一倍；窗外变成柏树、哥特式教堂等覆着积雪的景色。扑克牌中的方块国王、王后、士兵三人，围着大圆桌坐着。圆桌下有一条狗。
方块国王 红心国王还没来吗？
方块王后 方才听到马车声，想必就要来了。
方块士兵 我去看看吧？
方块国王 好，去吧。
方块士兵退场。
方块王后 红心国王会不会设下圈套害我们？
方块国王 不会有这种事。
方块王后 可我们平日不是仇敌吗？
方块国王 今夜大家是来庆祝耶稣诞生的。哪位国王若怀着恶意，必定受到惩罚。
方块士兵归来。
方块士兵 诸位都到了，红心国王、黑桃国王、梅花国王……
方块国王（起身） 来，请到这里。
红心国王、王后、士兵，黑桃国王、王后、士兵，梅花国王、王后、士兵等，各牵着一条狗，陆续走进病房。（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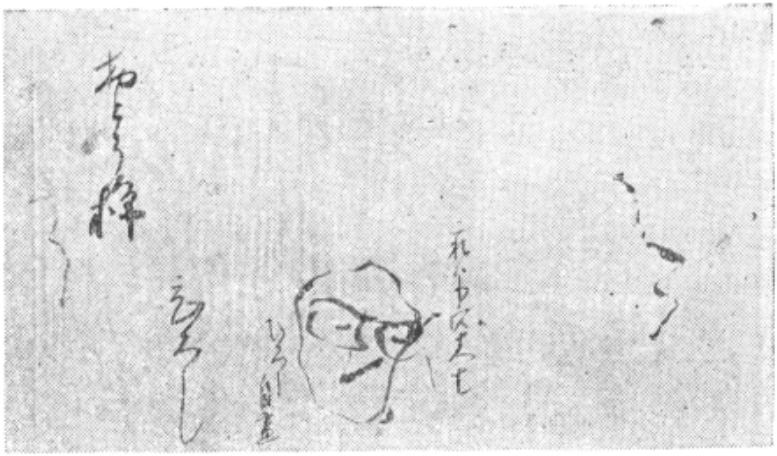
窗边不辨朝暮，听说你看月亮如水泡，隆一啊，叫人怜惜。 龙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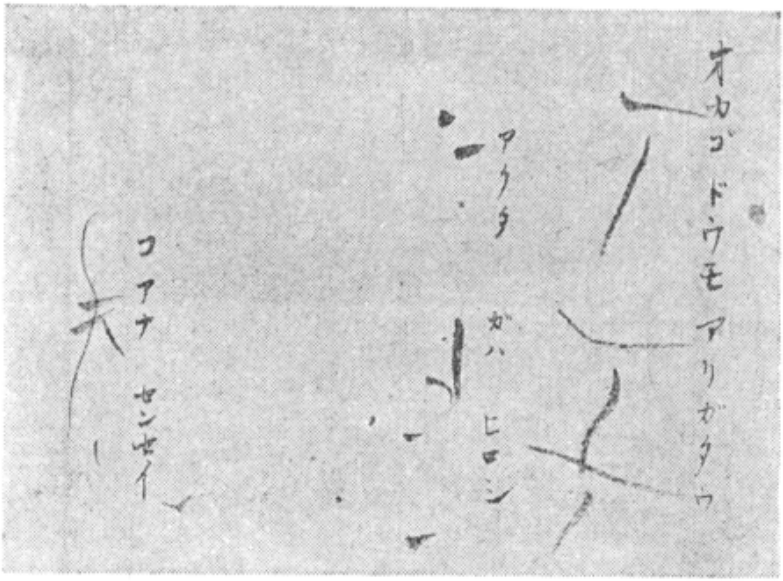
不过，芥川来看我，并不只有十八日和二十五日这两次。他常派人来，还送了许多书。我虽然只剩一只脚，却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完全是因为有这样温柔的芥川在。

十八日，我切去了右脚第四趾；十二年一月四日，又从脚踝截去。我过着漫长的住院生活：“病卧床上，不辨朝暮，偶尔来到窗边的月亮，浮着。”这段时间，芥川告诉我：“外甥离家出走了（指葛卷），找了许久，总算找到，松了口气。”他也唱一中节给我听。为了使我打起精神，他在枕边唱得相当响亮。

住院时，我收到过一封芥川夫妇和比吕志三人合作的信。如今已恍如梦境，我百感交集，请人制成图版收入这里。“オカゴ”，说的是远藤的姐姐来探望失去脚的我时，送给我的玩具轿子。






オカゴドウモアリガタウ
アクタ
ガハ
ヒロシ
コアナ
センセイ





片假名注音是芥川写的，平假名注音是芥川夫人写的。“オカゴ”是说，远藤的姐姐送给截去脚踝以下部分的我一顶玩具轿子，里面有红坐垫。我把它交给替芥川跑腿来的库辅，请他送给比吕志。库辅下一次来时，便带来了这封信。那是大正十二年初春，比吕志虚岁四岁，还只能胡乱涂写，却画了一张清楚的脸，说是我，真有些奇怪。我想，这张脸大概是芥川换左手执笔添上的，不过不问问芥川夫人，也不能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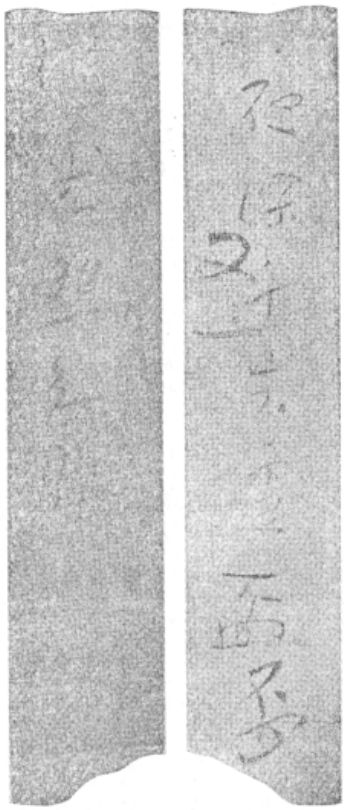
鹄沼、镰仓的岁月

鹄沼

松风里，别让火种熄了，独居的人。

那时我确实是一个人过日子。别人送来一块西瓜，我却不能马上吃，把底座搬到檐廊上，搁上一只泥灶，又把西瓜放在灶盖上，对着它在半纸上写生。

画是一个自己洗锅刷灶的独居人用墨汁涂着玩的，很寒酸。至于俳句，是我画画时，芥川从后门进来写的。（住在鹄沼时，他从没由正门或檐廊进来，总是走窗户或后门。）他说：“让我上点颜色。”便拿起旁边的蜡笔涂了颜色，再添上“松风里”这一句。以前买十张短册，店里会附一个盒子；要是没有盒子，就垫一块裁成短册形状的硬纸板。当时旁边就有一块这样的纸板。芥川捡起来，写上“夜深千岩雪”，放到榻榻米上，又添了“一盃盃又一”，指着“一盃盃”问我：“你读得出来吗？要读成‘一杯一杯又一杯’。”他一边教我，一边又拿起来翻到背面，写上“灯光照死睡”。



芥川的“一杯一杯”，与李白《山中对酌》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同，说的是那致死药物的一杯又一杯。

“灯光照死睡”以后，二十二年世事变迁，田端那座挂着“我鬼窟”“澄江堂”匾额的家，也毁于战火。我因事来到鹄沼，到塚本家拜访芥川夫人。那正是从前我一个人过日子时，常去借浴室洗澡的人家。（塚本是芥川夫人娘家的姓。我租的房子其实也有浴桶，只是烧水太麻烦。）塚本家的门里门外，早已不见我

记忆中的模样。就连我被领进去的那所房子——芥川死后，按每间五百日元的造价盖的——听说地板搁栅也已腐朽损坏了。

屋里挂着一张和我家相同的芥川照片，我看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房间里，他留下的孩子们的物品，也使我不能不想到光阴的流逝。

我家挂的那张照片，是昭和三年七月，在有乐町二丁目七番地“村”的会场举办“芥川龙之介先生追慕展览会”时，村里的人送来的，说是武者先生送我的。

如今海边已铺成汽车道，从前走过多少回的那条路，已不是我脑海中鹄沼的路了。黄昏时分，与芥川夫人并肩走着，我注意到她脚步声中特有的节奏。我们一边说话，我一边暗暗侧耳听，因为从前有一夜，我曾和芥川夫妇到海边散步。如今听见与那时相同的脚步声，便怀念起从前来。“我妻子很小就没了父亲，所以她说，不管丈夫醉成什么样，总还是活着好。”失去活下去的气力、眼中含泪的芥川，又活在了我的眼前，他的话也重新响在耳边。

要是我一个人，也许不会绕过去看，但夫人邀我同行，我们便从篱外望了望从前住过的几所房子。第二次住的那所，有一棵紫薇，芥川想拿它作句，嘴里总念着“紫薇，紫薇”。抬头看那间楼上的房间，我觉得有些刺眼似的。不管屋里屋外，他谈的总是死，本来不该有什么不同，可是夜里被他叫上楼，一片昏暗，我总想，会不会就在今天，会不会就在今天。我想起他拿着“棣棠”“棕榈叶上”等诗稿，一边给我看，一边改来改去，也想起他谈过“天线”。伊二号，就是《0君的新秋》里的那所房子；他曾在这里给我的西瓜画写下“松风里”的俳句，也曾画了一个

漏掉一颗星的北斗七星，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再把它塞到我的坐垫底下。这所房子和有紫薇的那所，都经过改建，失了旧貌。

伊四号的芥川住处，从正面看还是从前的样子。可那个开着小小睡莲和可怜荷花的小池，已经没有痕迹。地界上的松树，缠着毒藤的，没缠毒藤的，也都不见了，就像芥川那首“毒藤缠绕……”后面怎么说来着，一时怎么也找不着的俳句一样。芥川曾把抱着的小也（也寸志）放到院子里，凝神看着他“啊扑，啊扑”地在沙地上爬。我空茫的眼睛，寻找着那旁边露草花的紫色。我一个人住在鹄沼时，总捡院里的松果生火，从没想象过，鹄沼的景色里竟会没有露草和松果。

想起伊四号，便浮现出芥川的身影：他总把续写中的《河童》手稿包在包袱布里，虽显得心神不定，却屏住气，咬紧牙关。在伊二号时，他交给我的那份文字，嘱咐死后非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写的是选择死的缘由，简短而没有修饰。如今我连牙都掉光了，再回想，只觉得那无非是他替我着想，不愿自尽给我招来祸患。

镰仓

从鹄沼回去，我打算到叔父那里，舒舒服服住一夜，随身带了三合米。战后他寄来明信片，画着地图，说就在六郎茶屋旁边。可我脑子里的镰仓，仍是大正十二年的镰仓，连蒸汽火车已改成电车都忘了，临走时还被叔父笑了一番。

大正十二年夏天，我刚截去右脚脚踝以下部分，身体虚弱，与芥川龙之介同住在已歇业的平野屋（京都平野屋的分店）一间

屋里。那时他还不会说“来谈谈死吧”，所以回忆起来，温暖而明亮。

用酒精对付皮癣的事，还有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里，两个人都滚出了被褥，额头撞在一起，醒来同时说“抱歉，抱歉”的事，芥川曾在什么文章里写过。今天回头看，那时真好。不知持续了多少天，每逢我们刚吃完早饭，或还没吃完，中央公论社派来的一个笑眯眯的孩子，就会在檐廊边露面，来取每天最多不过两三页的稿子。芥川便给他一枚五十钱银币，说：“拿这个去海里游会儿吧，午饭前我会写好的。”我每天在旁边看着，给钱的、收钱的，都很快活的样子，如今还浮现在眼前。查岩波《芥川龙之介全集》的总索引，他那时写的是《春》。在那个年月，五十钱足够去海边游泳，再吃一碗天妇罗盖饭，还能有剩。说起钱，又想起不知哪次在晚翠轩买东西，芥川说了声“有点摆派头了”，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找零。自尽前一个月左右，他说有一家泉镜花常去喝酒的地方，带我进了田端附近神明町的一家待合，结账时也说“有点摆派头了”，用一百日元的钞票找零。如今，我们似乎活在这样一个世上：谁都没有一张付账时能说着“有点摆派头了”拿出来的钞票。大概因为人人都在摆派头了吧。

那个拿着五十钱银币、笑眯眯的孩子，我曾问过来我这里的中央公论社的人，他还在不在社里。那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当时算起，那个孩子又是十七八年前的人了。大家都很感兴趣，似乎马上作了查问。后来人人都差不多这样回答：“好像现在还在社里，不过不是杂志部门的。”却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我。

大概是去年年底，我把这件事讲给在新潮社工作了三十年、刚创办东西社的小野田通平听。他微微一笑，说：“我的经历正

相反，是钱被拿走。那里有个不好惹的家伙。”接着讲起自己的往事。芥川如果活到今年〔昭和二十三年〕，就是五十七岁；通平比他年轻一些。

“——我十七岁来东京，最初在新潮社工作，常被派去取风叶的稿子。每天离开出版社时，照例数给我五张一日元的纸钞。我放进钱包，把钱包的绳子挂在脖子上，揣进怀里，穿着朴木齿的木屐，从牛込一路走到户塚他家。到了那里，写好一页，就放下一日元；写好两页，就放下两日元，取了稿子回来。可是稿子总写不好，门口又有个不好惹的，总想着不给稿子，先把钱弄走。三次里头，难免就会中一次招。回到社里又要挨骂，真是没办法。”通平说话时的神情，仿佛刚从牛込绕到户塚，再一路走到高圆寺我家似的。我读过中村武罗夫在《东北文学》连载的回忆，以风叶为主，记述自己五十年的文坛生活，所以虽然同情通平，听他说“有个不好惹的家伙”，还是觉得十分有趣。一日元纸钞也好，五十钱银币也好，都是往日的乐趣。通平还说，风叶的稿费每页一日元，那时候五日元是很大一笔钱。有了五日元，小栗风叶先生便带着那些不好惹的人，到附近新宿的游廓玩，或去所谓“六区”——当时的通平，根本不知六区是什么地方。

芥川有一句俳句：

再宿镰仓平野屋
紫藤花，檐边的苔已经老了。

菅忠雄曾在我们吃早饭时拍过一张小照片。如今再看，写“紫藤花，檐边的苔已经老了”的芥川，脸上很有几分妩媚。也许只是因为他穿着一件用中国麻布做成的浴衣，才显得如此吧。昭

和五年岩波出版的《大道寺信辅的半生》，封面上我摹下了芥川死时所穿衣服的一部分花纹，大概就是那件浴衣。

芥川曾对我说：“起先担心和你一起住会拘束，这下放心了。”冈本一平也像松了口气似的，悄声对我说：“芥川君人真好啊。”可是“檐边的苔已经老了”，芥川、加乃子、远藤、兔屋，以及替我们拍照的菅忠雄，如今都已死去。（这篇随笔发表于二十三年的《小说界》，到二十九年今天重写时，一平也死了，甚至连当时在平野屋的住处定下前，让我在他家住了两三天的久米正雄，也已不在人世。）人们的一生，竟仿佛那时还在幼稚舍念书的冈本太郎，珍而重之地放在瓶中随身带着的、泡在酒精里的小鲨鱼。

说来凑巧，我们房间旁边的别屋，住着冈本一平夫妇和太郎。

芥川暂回东京、不在的日子里，加乃子说，芥川先生托她做我的模特，免得我独自寂寞。有一次，她穿着浅葱色底、配着大乌鸦图案的浴衣，摆姿势给我画。我曾在《妇人公论》或什么刊物上见过，谷崎润一郎也穿着这样的浴衣。加乃子每天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姿势一动不动。我们画油画的人，大体都有这样的习惯：画二十分钟，让模特休息十分钟。可是轮到十分钟休息，我抽起烟来，加乃子却问，是不是她最近下海游泳，皮肤粗糙，我嫌不好看？又提起关于她的传闻，问是不是因为那个而讨厌她。她什么都追根究底，我刚结束漫长的住院生活，没什么精神，回答起来实在叫我困窘。另有一位谷崎早期小说里常写到的女人，是芥川为她作保的活动影片女演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电影演员。她也给我做过模特，穿着黄色布和服，据芥川说，是特地请谷崎给做的。她人很好，但坐着不动实在无聊，似乎不擅长当绘画模

特，便常常偷懒。结果我反而被加乃子责备，说为什么与那样下流的女人来往。我不知所措，心想，这些话应该去对芥川说吧。后来，加乃子开始写小说，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我便想，一个两三个小时都能一动不动摆姿势的加乃子，要是坐定了认真干起来，那可不得了。

芥川回东京的那段时间，加乃子也有一天去了东京。回来送给我一个一按肚子就吱吱叫的橡皮娃娃，说没什么东西可作礼物，就在东京站买了这个。那时我连拄着拐杖也不能独自行走，偶尔按一按它的肚子，拿来玩。可是到了回东京的日子，我却把它留在壁龛角落里走了。我们离开的第五天，就是九月一日大地震。听说平野屋倒了，而冈本加乃子他们还住在那里，我便想，我们的房间也倒了，留在壁龛角落的橡皮娃娃，会不会“吱”地叫过一声？会不会传进加乃子耳朵里？想到这里，有些不自在。我总觉得把娃娃留下，对不起加乃子，所以新潮社的人送我的《鹤病了》，我也没读。我还不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已经做好了一只义肢。有一天，我想装上它试着走到厕所去，摇摇晃晃地走着，正在走廊上的加乃子看见，便高兴地拍起手来。还有一次，芥川让我和永见一起坐马车——那是明治时代留下来的黑漆马车，花五日元便能坐——遇见游完泳回来的加乃子。她高高举起双手喊“万岁”，叫我们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起来。有着那样小女孩般感情的人，也已成了往日的人了吗？有一回，我在《日本小说》的绘物语中读到《寿司》，想起往事，耳边又听见她喊“太郎，太郎”时那特有的语调。

大正十二年，有人说出那个使芥川写《河童》的女人的名字，逼问我，说她疑心那女人与芥川有关系，弄得我惊惶失措——

这个人就是加乃子。冈本加乃子，也因为这样的事，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平野屋带回来的“祇园团子”红灯笼，地震时大派了用场。

清早，在海边散步时，镰仓的叔父告诉我：

“要养得起好女人，照料得起好庭园，都得花钱。”

雏偶

当地人说着“さんがさんじふにち”，三月三日做艾草饼，互相谈论今年天冷，艾草长得小，或是天暖，艾草长得大，可那里自古就没有女儿节。住在这样一个深山里的奇怪地方，约莫二十个月，不看当天的报纸，也渐渐无所谓了。回东京整整三个月，才决定让人把报纸送到家里。久违的报纸上登着等待烂漫春光的雏人偶，在百货公司、人偶店里，华丽地列队亮相。最贵的是京都出品的十五人一套，竟然要六万日元。

啊呀，我家也有人偶呢，我想起了家里的雏人偶。我家没有男孩，也没有女孩，可雏偶和节日幡旗，倒都是有的。

我家的雏偶，值多少万日元也说不清。

装上义肢能走路后，我离开父亲家，住进公寓。芥川那里的阿义，总陪我去公共浴场。有一次，我请他下回来时买些桃枝，他便把雏偶和桃枝一起带来了。

给雏偶摆上桃花吧——说是要送给有这份心的人，把用红绢包好、装在小桐木盒里的奈良雏偶送给我的，究竟是芥川，还是夫人呢？我一直只想着，这是芥川送我的人偶。不论独居时，还是娶了妻子以后，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芥川死了也已二十一年，今年想着给雏偶摆上桃花，这个念头才浮了上来。

（昭和二十三年）

怀旧

说起从前夏目漱石曾替报纸写文展绘画评论，也许有人会吃惊；而在往年的二科会看过佐藤春夫画作的人，想来也已不多了。

漱石的评论，说是记得，其实我记得的，仅仅是那幅有牛、有松树的画——大概是坂本繁二郎的《薄日》——他说，自己是门外汉，不大懂画，但站在坂本先生的画前观看，身为绅士，也丝毫不觉得羞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记得了。

泷井和我曾由芥川领着，去看过漱石死后的书房。书房隔壁似乎成了佛堂。门楣上方挂着一幅油画，是安井曾太郎十号左右的风景画。看着那幅画，芥川告诉我：“夏目先生说，对他来说，这种细致程度的画，恰好合适。”

那是大正四年以三越为会场的第二届二科展上，作为特别陈列展出的四十四幅旅欧作品之一。战后，石井柏亭写的《安井曾太郎》里有一段：“安井这次的陈列，大半是四十五年西班牙旅行以后的作品，只夹杂了少数像四十二年在弗罗蒙维尔所作的《乡间教堂》那样，仿佛受过米勒或毕沙罗影响的作品。由米勒、毕沙罗的影响转向塞尚的影响，这一过渡时期的作品，全都省去了。”可是，我总觉得自己记忆中的那幅，倒像是属于那些“省去”的作品。

“你知道吗，大观叫我去当画家。他说，只要我肯，他就收下我，好好教上三年，一定把我教成材。”

“大观说，如今没有一个人会用墨。不过他也说，连自己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你知道，大观这人真不讲理。他嘴里说‘艺术如何’，‘我们艺术家如何’，我还当他在说什么，原来只是说画和画家。一说到小说，就分明叫作‘小说’，或是‘在小说之道上’。”

芥川曾这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横山大观这位气度不凡的人物的种种趣事。

芥川还佩服过，在某次葬礼上见到的大观包奠仪的方式。邀我去轻井泽时，本该由我给旅馆的茶钱，他却拿自己的钱，照大观的样子包好给我。他说，要像线香那样一圈圈卷起来；包成的形状，就像玻璃纸裹的糖棒。

“要是我也活到夏目先生的岁数，会不会比他稍微写得好一点呢？你说呢？”

已经不是从前说这种话的芥川了。

“你知道，毕加索走的路，真是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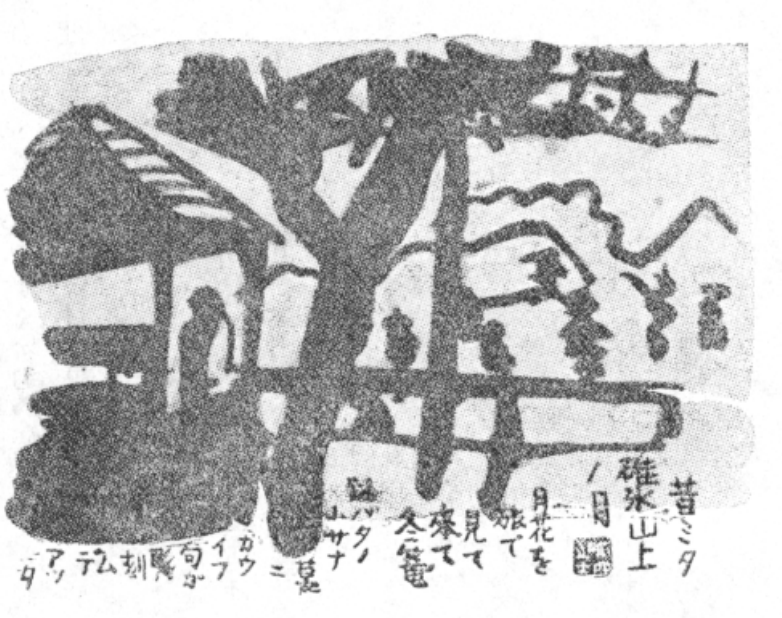
这样向我开口的芥川，在画帖上留下了几个妖怪。它们与他匆匆忙忙替许多人画下的河童不同，或许更能传出他的神貌，却也许是不能尽享天年之人的画。

旅途中的月与花

上个月去伊豆，在莲台寺，第一次见到杨梅。一个路过的当地女人，年纪与我相仿，告诉我很好吃，我却没有尝。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尝一点就好了，可已经晚了。

这个月因碓冰岭有事，非去轻井泽不可。听说如今连车也没有，我便担心自己只剩一只脚，装着义肢能不能去。不过，曾住在岩手正法寺的山里，三公里左右的山路，想来还能受得住。为稳妥起见，我先在松井田下车，到冈田家借住一夜，喝山羊奶，吃鸡蛋，好好养足精神，才去轻井泽。我的事，就在熊野神社前那块刻着“上信国境”的石头旁：从前我和芥川、堀三个人，一边吃力饼，一边望过那里的风景。可如今，风景也好，什么也好，全成了旧梦。我站在岭上，想起昭和六年也曾为同一件事，坐车上来，白跑了一趟。连这也忘了，想到自己的衰老，不免寂寞。

我在芥川从前住过的鹤屋歇了两晚，便回来了。说起绘画的速写，只画了室生先生家的庭院。鹤屋的老板藏着一件珍品，是龙之介、白秋自画像合成的一轴。把它送给老板的室生先生说，这是他出版《爱的诗集》时，纪念会上的合笔，已经二十七年了。



芥川暂且不说，见到曾把我拙劣的诗登在《诗与音乐》上的北原先生的自画像，我颇有些感触。从前在展出《白衣》（芥川龙之介肖像）的二科会会场，芥川把我介绍给北原先生。我那时还拄着拐杖，他虽同我说了许多话，我却因吃力地走路累得很，没能好好回答。想起北原先生黑黑的圆脸上那双温柔的眼睛，我后悔没有再去见他一面。

（昭和二十三年）

注：《白衣》——芥川为画起了这个题目，说：“别念‘びゃく’，请念‘はくい’，有处士的意思。”

关于《竹林中》

昭和二年九月号《文艺春秋》芥川龙之介追悼号，登着内田鲁庵先生的《れげんだ・おうれあ》，讲了一件足以让后世知道芥川奇才的事。不过，如今要找到这期《文艺春秋》，大概已经不容易了。

芥川曾微笑着告诉我，他编造了一部胡诌的吉利支丹版古书，把一众名流都迷惑住了，觉得十分有趣。我答道：“英雄也骗人吗？”他便鹦鹉学舌似的重复“英雄也骗人吗”，笑了起来。连我也觉得快活。

（想来该有芥川给内田先生的回信，我翻了书信集，可惜一封写给内田先生的也没有找到。）

芥川活着，还能笑着说“英雄也骗人吗”的时候，真好。他死后，我翻阅他生前送给我的《新罗山人题画诗集》和《瓯香馆集》（《瓯香馆集》是恽南田的诗集，扫叶山房出版），在后者的补遗画跋里发现了《记秋山图始末》，才知道《秋山图》的出处。那时便难过起来：像芥川这样有学问的人，竟已死了。我没上过学，没有做过学问。我想，我周围大概再不会有一个人，能轻轻松松地把南田这篇《记秋山图始末》读给我听了。有些读者不能直接读中国历代的诗，便借佐藤先生的译诗领会其中妙处；我读不了南田的《记秋山图始末》，也就只得靠芥川的《秋山图》替我说明。

大概是能卖得动吧，出版界不景气以后，各处倒纷纷卖起了有关芥川的书。芥川被写成小说，他的作品《罗生门》（其实是

《竹林中》）也拍成了电影。我读了广津和郎先生的《那个时代》（《群像》新年号）和《她》（《小说新潮》三月号）。两篇都精神饱满，把芥川写得清楚，没有蒙上阴影，读来很痛快。这些作品发表时，泷井孝作有事，时常顺道来我家。凭我与泷井的交情，谈到广津的小说，也就说起了芥川。说到《她》，我说："倒真有点讽刺。内田岩画的插图，人物像广津和郎，可那个站着的女人背后，店铺上不是写着她本人的名字吗？不知道画的人是不是有意的。"泷井说："应该知道吧。"此外，村松先生也来过，说要为《新潮》十月号写《芥川龙之介传》。大概是这些事使我常想起芥川，读到《朝日周刊》介绍新片《罗生门》的文章时——不是同刊九月十七日号的新片评论——我脱口断言，《竹林中》是芥川自己心灵的写照。到了他死后第二十四年的今天，我似乎才终于注意到这一点。

《竹林中》（三十岁时，大正十年十二月作，翌年十一年一月发表于《新潮》）是芥川自己心灵的写照——促使我今天作此判断的因素中，广津先生的《她》给我的影响很大，很强烈。我回想大正十年晚秋汤河原中西屋的夜晚，十二年夏天镰仓平野屋的事，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他把原因归于七年前的一段情事，表明自杀决心，直到昭和二年去世的种种。更要回头看看我自己：当时不知道他有着那样的苦闷，却在毫不知情中，把写《竹林中》的一个契机给了他。

我觉得，《竹林中》正是把他那时内心的情形，若无其事地当成旁人的事写出来的一篇悲痛的作品。

所谓大正十年晚秋汤河原中西屋的夜晚，是这样一件事。（昭和十五年，中央公论社替我出版了随笔集《鲸的朝拜》，主要

由此前在《中央公论》发表的《两幅画》编成。《两幅画》谈芥川，既叫人心情郁结，又说不尽，因此书虽在手边，直到今天，我都没有重新读过。如今翻看，吃惊地发现，第八十二页第六行写成了大正十四年十月四日，正确的应是十年，这一点很重要，特在这里订正。那次的旅行记，不久便登在由藤森淳三编辑的《中央美术》上。它不是使自己和别人都忧郁的文章，也一直与其他文字一起存在手边，真不明白编《鲸的朝拜》时，怎么没把它拿出来。）芥川邀我和小泽碧童（已故）去，十年十月四、五、六日，三天三夜，我们住在据说首相加藤友三郎曾住过的房间里。晚上有一阵子，他和南部修太郎（已故）也聚到这个房间，互相展示各自的短歌、俳句。芥川有“云落在山间，泛红的柿叶低垂”等句，南部则有“踏过落叶，终于来到河边，水草的花白白地开，秋日的午后啊”等歌。芥川的俳句，那时正从折柴泷井孝作的影响，转向碧童的影响。

一定是最后一天晚上。他和碧童争论起自己作品的价值，要不要等待后世来评判。四个人中，只有碧童喝酒；本来任他做他的碧童，只管让他喝就是了，芥川却一反常态，像缠住人不放似的，坚持说不相信什么后世。南部也含着微笑，说自己同样不相信后世。我在一旁看着，觉得碧童被驳得说不出话很好笑，连南部修太郎也硬说不信后世，更是好笑。席间冷了下来，芥川仿佛有些焦躁，默默画了一幅谜一样的画给我看。这就是我从前写《两幅画》时附上的那幅：海浪狂暴得仿佛要把新月掀飞，岩石上蹲着一个抱膝的怪物，张着巨大的耳朵，垂着长发的头，颓然不振。芥川三月赴中国，八月回田端，十月到汤河原。我从那画里，只模糊感到他心中有什么在向我诉说。就是这件事。后来，他坦白说，旅行中国期间也曾几次希望死去。请参看遗稿《某傻瓜

的一生》第二十二节。我幼年丧母，可比起那位母亲，我更怀念芥川。

《竹林中》写于十年十二月。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这样的故事：某国国王夸耀王后的美貌，叫画家为她画像，王后和画家却发生了私情，王后逼画家选择，要么杀死国王，要么自己死。我把这个梗概讲给芥川听，他说想看那本杂志。我送去不久，《竹林中》就写成了。当时我只顾佩服，小说家真是高明啊。（我一直认定杂志是《思想》，便请岩波书店的冈山查了三十年前的《思想》。结果，《思想》大正十年十月才创刊，到十二月一共三册，哪一册都没登过这样的故事。中央公论社的南先生又说，如果是和辻哲郎先生写的，不妨去问问他。）芥川死了二十四年，死无对证。我不得不请读者再次打开《某傻瓜的一生》，留意其中第二十一节。

我写着这篇近似解说的文字，又想起一件事。

大正十五年，在鹄沼，芥川曾交给我一个白信封，说：“我死后，非到万不得已，请不要拆开。”我想，看了里面，也许能找到让他打消自杀念头的线索，便给芥川夫人看过，悄悄拆了封。里头不过几十个字，只说自己与南部修太郎共有过一个女人，而自己对此全然不知，以此为耻，所以要死。

（我感到，他把这样的东西交给我，是怕自己死后，我会受到世人的刁难，出于体恤我的心意。）可为什么他那时，没能把另一个人的名字也写出来呢？（参见《鲸的朝拜》第一百、一百零一页；参见广津先生《那个时代》。）

如今，我又从一只小柳条箱里发现了另一个白信封。里面是五张赤门前松屋的半幅稿纸。我吃惊得几乎觉得奇怪：这个白信封，怎么又会在我这里呢？

第二十四年，我看见了自己遗忘的东西。我决定在这里介绍他的全文（仅以“某”字隐去一字），其余草稿则暂且毁掉。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带人们走出一处竹林，又走进另一处竹林。

我们人并不会轻易为了一件事就自杀。我是为了给过去的生活作个总清算而自杀的。不过，其中最重大的事，是我二十九岁时与某夫人犯下了罪。我并不因犯下这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只是因为没有选好对象（某夫人的利己主义和动物本能，实在到了极点），给自己的生存招来了不利，我对此颇为后悔。再者，与我陷入恋爱关系的女性，也不只有某夫人。但三十岁以后，我没有再交过新的情人。这也不是出于道德，只是计算过交情人的利害而已。（但并不是没有感到过爱情。那时我写了《越し人》《相闻》等抒情诗，在深入之前便脱身了。）我当然不想死。可是活着也痛苦。别人也许会笑这个还有父母妻儿，却要自杀的傻瓜。但倘若我孤身一人，或许倒不会自杀。我在养父母家长大，从没任过什么像样的性子。（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没能任过性子。）对养父母的这种“近乎孝顺的东西”，我也后悔。但对我来说，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如今自杀，也许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任性。我也和所有青年一样，做过种种梦。可是如今看来，终究不过是个疯子的孩子吧。现在，对我自己，自不必说；对一切事物，我都感到厌恶。
芥川龙之介

附言 我趁着去中国旅行的机会，才终于摆脱了夫人。（记得在洛阳的客栈里，我读斯特林堡的《痴人的忏悔》，发现他也像

我一样，在写给情人的文字中撒谎，不由得苦笑。）此后，我连一根手指也没碰过她。但她纠缠不休的追逐，始终令我烦恼。对于那些爱我而不曾使我痛苦的女神们（不过，这个“们”是两个以上的意思。我还没到唐璜那种地步），我由衷感激。

附言

我原本也想谈谈电影《罗生门》。八月二十一日，我正准备次日去野尻，大映宣传部的人见先生来了。他说，《罗生门》已完成，二十四日试映，之后开座谈会，二十五日《读卖新闻》刊登座谈会记录，二十六日公映，请我出席，确是电影公司做事的派头。出席人选据说由《读卖新闻》决定，年长的有佐佐木茂索和我——“年长”是他们说的——年轻的有井上友一郎、丹羽文雄，还有一位我忘了，一共五人。可是我不能为了座谈会，就失约于坪田让治，推迟野尻之行。我告诉人见，自己不能出席，但请他转告黑泽先生：倘若他知道，《竹林中》是芥川龙之介把自己内心的模样当成旁人的事写出来的作品，拍成电影时，也许会有另一个角度；知道与不知道这一点，差别很大。我还请他替我向认识的井上转达，不能亲自说说我对《竹林中》的看法，实在遗憾。

从野尻回来，我立刻看了电影《罗生门》。黑泽先生硬是着手改编《竹林中》，这份勇气，我首先是敬佩的。可是我的遗憾，依然没有改变。

我希望黑泽先生凭他的力量，再来处理一次《竹林中》。

（昭和二十五年）

（泷井读了我这篇《关于〈竹林中〉》，在二十六年一月号《改造》发表了《纯洁》。泷井谈《竹林中》的这篇文章，使我知道了一些原先不知道的事。）

芥川的俳句碑

去年五月八日，佐佐木茂索给我写信说：

> 冒昧来信。我想在田端立一座澄江堂俳句碑。不去实地勘查，还不知道能不能立；若土地条件许可，我是想建的。大体的设想，是正面照故人笔迹，刻上那首以“清鼻涕啊”开头的俳句，背面请佐藤春夫写点什么。整体形状之类，则想请兄设计。本来应先去实地看看，确认可能性，再与兄及其他人充分商量后决定，这才是应有的次序。只是我心里急切，可能的话，简直想在七月二十四日就举行揭幕式，因此先将上述设想告知，请兄考虑。我觉得，趁现在把他辞世之地明确下来，并非没有意义。

收到信，我很高兴佐佐木没有忘记我。不过，芥川曾反复向我说明他要的墓的形状，连给家人的遗书里也画了图，而染井的墓却与之不同。我心里牵挂着这些事，去了向岛，走着看了三围神社境内和百花园里的各式碑形。此后佐佐木却一直没有消息。七月二十四日也过去了，大概已经是暑热未退的时候，我偶然在岩波电影制作所遇见比吕志和也寸志。比吕志说，现在的租地人很通情达理，也有余地立碑。虽听他这样说，我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的地主意向，却始终没有从哪里传到我耳中。

俳句碑的事，大概在我遇见比吕志以前，《文艺春秋》的俳句会上，佐佐木曾问起，田端的房屋烧毁后，原址如今怎样，还有没有地方立碑。久保田万太郎、泷井孝作和我，谁都没去实地看过，却都倾向于说，大概没有吧。此后，事情似乎就自然中断了。

事情中断了，是我们几个老人安于想象，连先去现场看看也没做，才让它中断的。看来，不该责备别人，而该向人赔不是的，倒是我自己。

最近，我第一次去了芥川家被烧毁后的旧址。那并不是为了俳句碑。芥川自尽前，曾不告诉我去哪里，就带我出门，拜过亲生父母家的墓，又顺路去向《某傻瓜的一生》中提到的浅草女子告别。他带我认识的谷中天王寺墓地，离美术馆不远，田端、日暮里又都是省线能到的地方，所以我去谷中时，顺便看了田端旧址。站在烧过的地上，我仿佛又推开芥川家的门走了进去。我从昔日门口所在处的篱笆缺口钻进去；房屋消失后，地面竟比想象中宽阔。原先靠着正屋的石水钵和脱鞋石，像是留下来看家的，依旧在原地。高约三十一英寸半的水钵，三面倚着梯子、门板一类的东西，仿佛看家的人，头上、肩上正攀着孩子。我想起从前闯进芥川家的强盗，抢了二十日元逃走时，曾在水钵上磕伤小腿前侧。想到自己迟迟没来实地查看，便不知该向谁赔不是，只急着希望，在出国旅行的佐佐木回国以前，谁也别动这里，让它保持原样。

走出田端站后口，登上小台阶时，比起沉浸于旧事——芥川向我吐露自尽心意后，叫我也去鹄沼，我便去了；离开鹄沼后，他又说留在我身边吧，我便住到田端——我想到洼川鹤次郎，更觉得惭愧。我虽认得洼川，却没有来往。空袭期间，他每次经过芥川家门前，常常把情况写信告诉我这个只有一只脚、装着义肢的人。

我想，是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我有事到鹄沼拜访芥川夫人。回去时，她送我到车站，我们绕过从前住过的那几所房子，经过

芥川着手写《河童》的地方。他曾念着“毒藤缠绕的松树”，那棵松就在邻家地界上。他背对那棵松、左手叉腰站着的照片，许多人应该在哪里见过。我每天捡松果生火的那些松树，都已砍掉，失了旧貌。但那所房子入口一带，不用夫人提醒，仍是二十年前的样子，使我怀念。

我原想着请谁把那里拍下来，却一直没有行动，为此后悔。所以这次看过田端旧址，就马上带着会摄影的田中去，拍下了各处。

要追想田端的芥川，最好的还是《面影》。佐藤春夫用在《改造》写芥川所得的稿费，于昭和四年印了一百五十册，分赠亲友。其中第二十二幅，是室生犀星送的石水钵。（那是为新建书房所送的贺礼，芥川最终就在那间新书房里自尽。）它大概也遭过火，或因小而能够搬动，已经不见了，叫人寂寞。第二十三幅题为“去他家的路”，拍照的人原先站的位置，如今已在宽阔的混凝土道路之中。从前我拄着拐杖就能走上去的坡道，现在成了装有扶手的陡阶，即使早已习惯用义肢走路，上下也有些怕。原来最多两间宽的路，不但成了混凝土大街，路上还架着桥，桥柱刻着“童桥”（わらべはし）。如果写一句“这里有一件叫人忍俊不禁的事”，就是芥川的口吻了；我却不免胡乱猜想，是不是有人本来想叫它“河童桥”，有所顾忌，才改成“童桥”的呢？

译注：此处“间”为日本旧长度单位。

芥川家与邻居香取秀真家之间留下的竹子，想必还是从前的竹根长出来的。我想，不必移动原处的水钵和脱鞋石，不管句碑还是什么，就建在室生送的水钵原来所在的位置，把烧过的土地恢复成芥川家院子里的样子，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要设计的了。

我想起小也（也寸志）——我记得那时虚岁四岁——模仿院中许多小青蛙的样子，又想，芥川家的院子，是不是每年夏天都有那样的小青蛙呢？我就这样等着佐佐木早日回来，也得到地主赞同，把事情谈妥。第一次去时，雨窗关着，像是没人在家；第二次只有女佣看家，始终没能见到现在租地的人家。不过依我看，他们建房的位置，似乎也顾到了这里是芥川旧居这一点。

二十八年五月，地主看到我登在《东京新闻》上的这篇随笔，马上派人来找我。我因此见到了地主。据他说，恰好在佐佐木写信表示想立句碑前后，他从原地主手里接过了这块地。听说共有三百六十坪，却早已划成了三块。我见空地上没有隔墙，也没有其他分界，竟白高兴了一场。两户租地人中的一户，要向金库借钱，几天之内就得动工。不把水钵和脱鞋石处理掉，房子也不好盖。他说，如果我需要那些石头，就送给我；他自己别处还有房子，不然，干脆请我把这所房子和土地买下来。谈到这里，前景便暗淡了。

水钵和脱鞋石一旦搬走，这块地便再也不能使我亲近。即便从前常出入芥川家的人，大概也只会想到，若能在原先门口或外边篱笆处取得一点地方就好了，不会为了不熟悉的后门那一边的地，竟大费周章，连多余的房子也买下来。我家在街市里，没有庭院，但曾想把水钵和脱鞋石接过来，让卡车运走。第三次去时，又想，被火烧过的花岗石，放着不动还好，若一搬便碎了，最后自己也会为处理它们犯愁吧。虽然可惜，终究还是没要。

（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五日追记）

《罗生门》的一册

我手里的芥川先生的书，都是芥川先生送的，或是书店送的。自己买的，只有大正六年阿兰陀书房出版的那一册《罗生门》，仅此而已。芥川先生的书，换着种种形式，由许多地方出版，数量相当可观；单是我手里的，摞起来就比我的个子还高。可是其中，我最怀念的还是《罗生门》——三十年前，在街头旧书摊上花五十钱买来的这一册《罗生门》，比其余任何一本都更令我怀念。

若论今天值得珍重的芥川先生的书，也许该举出大正十四年新潮社出版、作为《现代小说全集》第一卷的《芥川龙之介集》。这本书里，《鞠躬》一篇，第五百八十三页第一行，“那姑娘大概十六七岁。总戴着一顶银灰色的帽子”，在“总”字后，芥川先生亲手添上了“銀鼠の外套に”六个字，也就是“穿着银灰色的大衣”；第十四行，“假如镇守府司令长官也猝死或出了什么事，这种情形下”，在“假如……”的从句与“这种情形下”之间，又亲手加了一道破折号。那是在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他告诉我自己要自尽之后。芥川先生来到我住的公寓，一进房间就说：“把《龙之介集》给我一下。”我取出来交给他，他便拿起笔作了这些增补，说：“出全集时请改过来。”照理说，如今这本书该比《罗生门》更让我觉得亲近芥川先生；可是阿兰陀书房版《罗生门》，内扉页印着“君看双眼色，不语似无愁”，下一页印着“献于夏目漱石先生灵前”，反倒是它，使我仿佛近近地感到芥川先生的呼吸，格外怀念。

前年秋天，原阿兰陀书房、也就是如今阿尔斯出版社的北原铁雄先生，偶然对我说：“听说您有我们出的芥川的书啊。”我便问他：“出版《罗生门》时，您多大年纪？”问他的年龄，并不全是为了《罗生门》。我知道他的际遇：在芥川先生一生的开头与末尾见过两次面，一次是芥川先生平生最有精神的时候，中间大概没有来往，再一次却已是最颓丧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一点才问的。不过，这且放在一边。北原先生谈起往事十分爽快，至少说到《罗生门》出版的缘由时，只是淡淡地讲着；那番因缘，我却完全是第一次听说。因此，今天想略略转告各位。

芥川先生的第一本书《罗生门》，出版于他虚岁二十六岁时。据说，北原先生那时二十七岁。照北原先生的话说：“我到那时，连芥川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我收到了与谢野铁干的信，说近来出了一个叫芥川的人，写的小说很特别，要我务必替他出书。我就是凭铁干的那封信，去田端见了芥川。”事情简单得令人意外。由于铁干、也就是与谢野宽的一封信，芥川先生的第一本书才由阿兰陀书房出版——这件事，恐怕连文坛的老辈，不，就连已故的芥川先生本人，或许都会觉得是头一回听说。不过，为了如实告诉我这件事的北原先生，也请各位考虑到当时的文坛和出版业。北原先生似乎是为了哥哥北原白秋才立志开书店的，当时主要出版短歌、诗歌一类的书，大概并没想到要出小说。

北原先生讲的这件关于《罗生门》的简单往事，也许可以说明，芥川先生当初的出现有多么耀眼。不过，我还想补充一句：听说北原先生凭铁干的信去田端拜访芥川先生时，我心里暗想，若是铁干的信，想来一定厉害，颇觉得有趣。因为从前有位风骨奇特的雕版师，叫伊上凡骨——是雕木版的——他的儿子曾问我

，与谢野先生据说做过如此这般的事，是真的吗？向我求证。那是出乎意料的一番话，我连铁干本人都从未见过，哪里能答出真假。原来，与谢野先生把自己年轻时以所谓志士的身份，在某地活动的旧事讲给凡骨听，父亲凡骨又讲给家里人；他的儿子小时候偶然听到过，后来接触与谢野先生，觉得从那副面容看来，实在不像做过那样激烈事情的人，觉得奇怪，才来问我。无论如何，铁干、与谢野宽，大概并未受人请托，却写信给北原先生，请他出版芥川先生的小说，这应当是很有趣的事。我想，与谢野一派的杂志《明星》，封面上的字就是伊上凡骨刻的；替芥川先生做书时，我也曾麻烦过这位凡骨。

今天的话就说到这里。我希望各位读芥川先生的作品时，也能了解他的为人：虚岁二十六岁时，在献于夏目漱石先生灵前的第一本书《罗生门》扉页上，放进“君看双眼色，不语似无愁”这句话，房间里挂着漱石先生写的“风月相知”匾额；三十六岁时，在这幅“风月相知”前低着头，吐露自尽的心意，虽那样可怜，却仍说：“我觉得愧对的，只有夏目先生。”

阿兰陀书房版的《罗生门》，使我无限怀念。

（在东京广播电台）

电影字幕

昭和二年久米正雄拍摄的电影里，有芥川龙之介去世前的影像。有人告诉我，当年的电影每秒十六格，如今是二十四格。从芥川龙之介死后，在田端的芥川家和许多人一起看那部电影算起，已过了二十六年；没想到，我竟在岩波电影制作所又得到一次观看的机会。岩波书店的打算是，把这段旧胶片放给三个人看：当年出现在影片中时，虚岁八岁和三岁的比吕志、也寸志，以及当年不知算“享年”几岁的我，再把我们观看的情形拍下来，接到过短的原片后面，使它长一些，作为地方演讲会放映的材料之一。芥川龙之介的影像，却只有极短的两个场景：“爸爸，爬树吧”“小穴，偶尔打打牌也不错啊”。

我早有准备，知道银幕上的芥川不会显出人人怀念的飒爽风貌，而是一张世上少有的悲伤面孔。可是“爸爸，爬树吧”这条我不记得见过的、旁若无人的字幕，仍让我吃惊，不满，也无法接受。我当场指出：当年在芥川家，养父、养母、姨母，连小少爷（比吕志）都叫芥川“龙酱”；那家人没有称呼“爸爸”“妈妈”那样的洋派作风，字幕应该改掉。比吕志也赞同。可岩波的人只说，现在的人看不懂“龙酱”。我又热又不痛快，连听说会录入岩波K先生解说的事都忘了，当时只想着，是吗，罢了，便回来了。可从七月十三日那天起，“爸爸”和“龙酱”一直闷在脑子里，叫我难受。

译注：“龙酱”是名字“龙”加亲昵称呼ちゃん；原文以此区别于西式称呼パパ、ママ。

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要不要把字幕里的“爸爸”改成“龙酱”，就是岩波书店打算把它当作纪录片，还是让它沦为商业电影的分界。我甚至怀疑，“龙酱”和“爸爸”的区别，也许现在的人一听就懂，偏偏出版《芥川龙之介全集》的本家——岩波的人——不懂。

（昭和二十七年）

读《芥川龙之介》后

大正十二年夏天住在镰仓平野屋时，住在别院的冈本加乃子曾问我：“芥川先生和某某，是不是有关系？我想见芥川先生，从前就请某某介绍，可某某说，芥川先生没有她的介绍，是不见女人的。听她这样说，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关系。”加乃子就这样执拗地追问，使我很为难。后来《芥川龙之介》开始在《文学界》连载，我看到宇野先生写芥川的“快手段”，也一样为难。宇野浩二这家伙，真是个难办的家伙——我这样想着，继续往下读，不知什么时候，话题已转到了对芥川作品的感想和批评。对于我这样从不带着批评眼光读芥川作品的人，那成了很好的指引。我一一低头，觉得他说得有理。

不过，学生望着老师的脸，似乎往往会想些无聊的事，我也不例外。

宇野先生这样描述芥川爬树的电影：“电影开始，立刻现出这片阴郁昏暗的景色。还没来得及想‘咦’，芥川便从平房的屋顶上，先是头，再是肩膀，渐渐显出身来。等他全身都出现在屋顶，仿佛才猛地向两旁张开双手，就已快得叫人看不清，扑上了枯木般的树枝；两手抓住树枝的同时，几乎像飞鸟一样分开双腿，把双脚架在树杈上。”可是芥川是从下面爬上树，沿着树枝过去，跨过栏杆，进了二楼的房间。那段旧胶片，本来就有些阴森，又是每秒十六格，动作映出来一顿一顿，很容易让观看的人产生错觉；可宇野先生脑子里也把次序映倒了，还是使我觉得有趣。胶片想来保存在芥川家，岩波书店也有；自从在田端看过，相隔二十六年，去年我又在岩波看了一次。

我想同宇野先生谈谈：《秋山图》的构思所据，大概就是芥川送给我的《瓯香馆集》补遗画跋里的《记秋山图始末》；也想谈谈当年关于《马腿》的种种长谈和情形。可是，虽然芥川介绍过，泷井也介绍过，不知为什么，每次见到宇野先生，彼此总只鞠个躬就完了。

芥川说到宇野先生时，那句“宇野啊”的语调里，总是含着对他的爱。想来，宇野先生写《芥川龙之介》的后记时，也一定一边写，一边掉眼泪吧。

（昭和二十八年六月）

奇怪的家蝇

家蝇可饶了我吧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夜里，芥川说：“这种话能说吗？”“不该对人说这种话。不过，能说吗？”“这种话连朋友也不该告诉。不过，作为朋友，你肯听吗？”这样，他向我吐露了自尽的心意。从大正十年深秋在汤河原中西屋的那一夜，以及十四年八月至九月在轻井泽鹤屋的种种表现来说，不能说这件事使我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可是，既然芥川已亲口清楚地说出要自尽，我就不得不重新做好准备：这已不是我一个人能挽回的了。我想过菊池宽、山本实彦、佐藤春夫，想谁肯听我的话，来阻止芥川的死。可是我又不能不想到，如果我去见其中某个人，把事情说了，那人再去对芥川说些什么，结果反而会使他更早自尽。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只能独自苦苦思量，怎样才能让芥川哪怕多活一天。就在这时，山本（喜誉司）先生拿着一张附有芥川手书的名片来访，上面写着：“此人为内人叔父，亦为我自中学以来之友。如蒙接见，不胜感激。小穴兄，龙之介。”山本先生说：“听说芥川想死……”可是他和我都只是同样觉得为难，默默相对了一阵，便分了手，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说，“我不得不到那边去，以后的事，无论如何拜托了”，随后便去了巴西。他名片背面写着“八月二十七日出发”，而已搬到鹄沼的芥川发来的“速来 芥川”那封电报，日期戳是七月十二日。）我觉得他身上有几分恒藤（恭）先生的沉静。这一次，我终于不得不第一次给这位山本先生写信。信的内容是：

> 芥川家在芥川死后生出了家螨。这家螨无耻地一直从芥川家取得他们所得版税的三分之一，还嫌不够，又来刁难、妨碍全集的编辑。它已经把照片以及足够编成一卷的笔记之类拿走了，岩波虽预告出版二十卷，如今却不得不以十九卷结束。岩波说，只要夫人（芥川夫人）肯坚定下来，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追回家螨拿走的东西，交还芥川家。可是夫人态度不坚定，就无计可施。家螨恐怕是在等再过一两年版权到期的那一天吧。希望您能把手里的芥川照片和书信借给岩波。我如今的心情，与三十年前见您时一样。

我就是这样写的。

家螨借着编辑筑摩书房《文学相册》中的《芥川龙之介》（二十九年十二月发行），把芥川家的芥川照片全部拿走，至今不还。岩波因此苦于寻找卷首照片。它扣住的那些足够编成一卷的笔记，不仅不交出来，还将其中一部分《椒图志异》（三十年六月向日葵社发行）标上“禁止转载”，出版了，洋洋得意。这就是它曾向夫人（芥川夫人）扬言，要附上“禁止刊载于岩波全集”的说明的那种行径；对我们来说，则是自作聪明的挑衅。

我早有觉悟，在昭和七年十二月号、八年一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两幅画》，招来了人们的愤慨。当时的记者、今天的社会党众议员佐藤观次郎，给它加上“芥川龙之介自杀的真相”这个副标题，至今仍有人利用，动不动便成了坊间解说家凑字数的材料。可是人们不知道，当年我把那份不过是自己的笔记的稿子交给观次郎时，曾说：“这可以说是修身。”倘若今天这篇《奇怪的家螨》有幸落入观次郎眼中，他想来才会明白，我当时说的“修身”是什么意思。

《两幅画》的前言写过“吃了□□□”之类的话。我之所以写它，是出于对那些吃过的人的无耻的愤怒，也出于不快：一个原本人人亲近的人，芥川一死，转眼就成了生在芥川家的家螨卵。

我下定决心，写信给巴西的山本先生，说芥川家在芥川死后生出了家螨。（芥川家的人渐渐忘记了“与姐姐和弟弟断绝关系，义敏的生活照顾三年”这份遗嘱，家螨便生了出来。芥川本是个比谁都谨慎的人，却太容易心软。他把断绝关系写进遗嘱，想来必有极深的缘故。）山本先生谦和的回信转寄到旅途中，读来却使我猛地一沉。他写道：“我与芥川是中学、高等学校时代的朋友。我和芥川，还有一位平冢（在题为《我的旧友》的杂文中出现过），中学时就是朋友。我们三人各有一位发了疯的母亲，由于这段奇缘，结成一个小团体。三人之间的谈话和书信，都带着鬼气。”（参见第十卷《学校朋友》第二百零七页。）我又一次悲叹，芥川终究是个救不回来的人吗？

杀虫

芥川家的家螨，名字叫葛卷义敏。

七月二十四日，虽是星期日（昭和二年芥川去世的七月二十四日，也是星期日），文化部的K仍来了。他说，这个问题最好先由社会部处理，再转到文化版，我便依了他的意见。二十五日一早，T拿着印有“T报社社会部T”的名片来了。据他自我介绍，他也是芥川的爱读者。他带来正在出版的全集中的一册、一份据说原夹在筑摩《文学全集》里的月报，还有一本写着报社名的大学笔记本，在我面前坐下。

按T调查所得，葛卷的母亲（芥川的姐姐）先嫁葛卷先生，丧夫后嫁西川先生，后来西川先生也死了。我便向他说明：葛卷的母亲是与葛卷先生离婚，后来嫁给西川先生；西川先生自杀，接着芥川也自杀，她便去了北海道，与原先的葛卷先生复合。至于如今是否又与葛卷先生死别，住在鹄沼，我不知道。芥川的本家在新宿有牧场，因此与兽医葛卷先生结了亲；听说，后来那位葛卷先生在牧场买牛的钱上动了手脚，才离的婚。我一边说明，一边佩服这家螨，连自己的家谱也修饰得如此体面。另外，那个叫吉田精一的男人，莫非是葛卷的帮手？他得意地嘲笑我，说从前空谷老人（已故下岛勋）在什么杂志上批驳过我，我不是连答复也写不出来吗？其实，芥川的遗嘱里有这样一句（参见第十五卷第一百七十七页）：“与下岛先生商量后，说是自杀也可，说是病杀〔死〕也可。”所以先生一看见我，便压低声音说：“我说哪一种都可以。”我就把这话原样写进了《两幅画》。可是，站在以行医为业的老人那一边，想来也受不了吧，他立刻冲我吼叫，说全无此事。吉田这种先生，真叫人头疼。而且空谷老人相当多嘴。我给坪田让治的《孩子的四季》画报纸插图，想去日野找些背景素材（也许是画《虎彦龙彦》的时候），从荻洼上了省线，抓住吊环，发现空谷老人就坐在我面前。他突然说：“你知道阿义和夫人（芥川夫人）的事吗？”我说知道，压住话头，他又说：“我打过夫人。”我心里正想着，这混账，从前自己还说过两面话呢；他却因为多年不见，像从前一样亲热。武藏境与高圆寺离得近，简直如住在眼前，本不必邀人留宿，他却一再请我下车，住一晚，住一晚。总之，种种传闻便从这老人的嘴里传到各处。大家都有心打掉家螨，可一说起来，又总要牵涉芥川家的

事，很为难。我告诉T：我们像说暗号似的，总说“这是芥川家的耻辱，不要说”，因此一味忍着这家螨，这才是可怕的事。

药效·报纸报道

T问，先去拜访谁好。我说，听说家螨只要有不顺心的事，就会半夜从鹄沼坐车赶来，穿着鞋闯进屋里。（这是夫人向岩波的人抱怨的话。每次辗转听到她这类抱怨，我都觉得十分难过：既然到了今天还要向人抱怨，当年比吕志十九岁当了父亲时，我说再给葛卷三年的钱，把他赶出去，她为什么就不肯拿定主意呢？我有父亲给我的一些财物，所以说得相当坚决。此后夫人就不来我家了。）所以最好先向辖区警察请求保护，再去办这件事。不过，可以先拜访夫人；她大概会托病避开，那就去见比吕志，然后再到葛卷那里。比吕志娶了葛卷同母异父的妹妹，难免有些牵连；阿也（也寸志）幸而毫无关系，只有阿也家，请千万别去惊扰。

芥川的爱读者，似乎都是心地温和的人。T也属于其中吧，踌躇了好久，直到八月七日，才在社会版刊出报道，标题是“芥川龙之介遗书起纷争 ‘致小穴氏者是伪物’ 故人外甥葛卷氏近日或将对质”。这篇报道写得，怎么看都像在袒护葛卷。因此，收藏着被葛卷称作可疑或伪作的画的人、负责编辑的中村（真一郎）、岩波的人，都愤愤地说，T报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这人脸皮厚，看到报道中也有T的用心，倒觉得有趣。葛卷起初对T说，他拿版税的三分之一，是因为芥川有遗言；比吕志、多加志（据说多加志不幸死于缅甸最后的战斗）、也寸志这三人，他竟不把已死的多加志算进去，实在无耻。后来他又发电报否认，说没

有收钱。（T说：“报社收到了电报，但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再后来又说，以前收过，但这次全集的钱没有收；起初妹妹（比吕志的妻子）拿来了，他退了回去；后来又寄来，所以另开账户存着，作为自费出版全集（指葛卷编辑的芥川全集）的费用。这些话，对我们是说不通的。我正想着，药起效了，他又给我发来一封急电（九日夜十时）：“不可能说是赝品 / 假货 / 可疑 / 只说有疑问 / 只托岩波芥川调查 / 葛卷。”我并未请他来电。他还给N（岩波的人）写信，说K（岩波的人）把事情告诉T报的人，很不妥；又向中村说版税怎样怎样，尽是些不着边际、收信人完全弄不懂的信。

看来药效很足。

不过，葛卷想必又冲进芥川家，穿着鞋大喊大叫了一番吧。

以疑问还疑问

葛卷对T报的记者T说是伪作、说可疑，连实物都没见便大发议论的，是第二卷护封所用的《河郎之图》、第十四卷《青中先生逍遥游之图》、第十七卷《山吹之图》、第十八卷《杯自画赞》等，以及芥川交给我的一封遗书。（不知能不能叫遗书。芥川明明已亲口向我絮絮细说过许多事，却还数次把东西封在白色方信封里交给我，说死后若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拆开。）

我介绍第二卷那幅画时，只说“某氏收藏”，是因为收藏者正是岩波的小林勇，顾虑到旁人，才没有说出姓名。第十七、十八卷的两件，是中央公论社栗本和夫所藏（原为已故泷田樗阴旧藏）。再有我手里的遗书（参见第十五卷第一百七十四页。既已

有《致某旧友的手记》，我便不愿发表明写着那女人姓氏的信，本以为已与其他遗书一同投进火里；后来《罗生门》拍成电影，我为《艺术新潮》写《关于〈竹林中〉》时，偶然发现它没有烧掉，就在那篇文章里作了介绍），哪一件有理由遭人怀疑呢？至于《青中先生逍遥游之图》，他也未免忘得太厉害。《布佐行画卷》是画在奉书纸卷上的画卷，昭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在当时有乐町二之七的“村”的会场（武者先生的）举行了七天的芥川龙之介追慕展览会，曾以芥川家藏品展出。葛卷小人闲居，为不善，眼睛老盯着被他侵占的芥川日记（大正八年九月十日）里“见□夫人”这一类地方。（多亏T的调查，我才知道这个日期。也是多亏T，我才知道，芥川常对我说“要早一年遇见你，就不会犯下过错了”，这话与遗书所记年龄相差一年，果然还是芥川记错了。）所以，他看到《青中先生逍遥游之图》，便絮絮地说，逍遥是散步，画里却在睡觉，岂不奇怪，是不是把上面或下面裁掉了？画上一个人枕着枕头、裹着被子，题作“逍遥游之图”，一般人自然会想到，是走在梦中，或是在梦里来往。他却已不能这样顺理成章地领会，还能大放厥词，说未发表的稿子若不加详细注释，读者就不懂，现行全集做不到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我想等中村歇过一阵，不妨收集葛卷在这十个月（全集出版期间）里向各处发的电报和信，写一篇《某狂人的信》之类的文章。注释方面，想必人人都会协助。

“可疑”这个词，比如说，若在这里登出照片就更明白了，该在看见这种东西时才用。这幅题作“大正十五年初夏 芥川龙之介君之像 百穗作”的画，据说与真人等大。

画的不是十五年初夏的芥川；至少平福百穗那样的人，画芥川时，不该作这样的处理。这不是芥川。有印象的人想来还记得，芥川死后，葛卷不再穿绀青色絣纹和服，开始穿西装，那时他的脸和模样，就与画上一模一样。我也不认为葛卷当过这幅画的模特，可这实在是一幅奇怪的画。

这张照片早先由住在目白的人寄到岩波。我请K（岩波的人）向那人打听，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等等。可K说：“他的答复总有些含糊。”事情就搁下了，照片一直留在我手里。

这样的画才该叫可疑，这才非请教我们的葛卷先生不可。

血缘真可怕

去年夏天，在《文艺春秋》的俳句会上，我与久保田（万太郎）并坐。久保田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对我说：“听说葛卷是共产党。”我像把话咬碎了吐出来似的说：“他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听说葛卷在鹄沼的共产党支部做些什么。）久保田大概没懂我的意思，像愣住了，默不作声。坐在对面的永井（龙男）看着这边，露出他特有的笑容；我想，永井也听说过那些传闻。那已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夫人（芥川夫人）在我家说：“阿义除了吃饭，每月还得有八十日元零花钱。”（当时木匠每天的工钱是一日元五十钱。）我并未受托，却去找佐佐木（茂索），说有一次，菊池（宽）、久米（正雄）、阿义和我四人在一起，菊池曾说：“小穴和葛卷今后的生活，由我负责，芥川家以后的事，务必拜托。”所以，能不能让阿义到《文艺春秋》做事？（佐佐木不在，我就托了房子女士。）可是下次见到房子（ささき・ふさ），她却十分气愤，简直像在训我：“跟阿义说让他到《文艺春秋》做事，他不但说，怎么能叫我到《文艺春秋》做事，还说他那出嫁的妹妹回来了，叫我马上到田端听他说。又不是我替她做的媒，回来也好，怎么样也好，关我什么事？说到底，阿义凭什么把我叫过去？”（芥川的姐姐带着葛卷改嫁西川。葛卷中学二年级时，跑出西川家，隐瞒行踪到北隆馆做事，身世悲凉，芥川怜悯他，把他接进了家。）我住院时（大正十一年年底到春天，我在顺天堂住了约三个月），记得大概已近岁末，芥川夜里来探望，说：“姐姐的孩子离家出走了，真叫人担心。总算把他找回来，才放了心。”那个孩子葛卷，芥川一死，便立刻说

：“芥川龙之介的继承人是我。这家里从头到尾，什么都是我的。”（昭和九年，夫人在我家说的。）他就这样成了芥川家的家蟊。

T问起他拿芥川家版税三分之一的事，葛卷就像被撒了药的蟊虫，慌慌张张，到处写信只谈这一点，却没有察觉，那些被他说自己的藏品是伪作的人有多恼怒，中村以及岩波的人有多愤慨（编辑同人当然也在内）。我们对葛卷，不可能像芥川家的人那样不作抵抗。负责工作的女士中，有一位是A周刊记者的妻子（A报的记者中也有许多芥川的爱读者），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全传到了A周刊编辑部，还在逞威风。他一在向日葵社出版标着“禁止转载”的《椒图志异》，A报就立刻打电话到岩波，问全集到底收不收《椒图志异》，消息就是这样灵通。

据说只印三百册的《椒图志异》，其检印之奇异，简直如同如今葛卷的脑子。怪的是，岩波编辑部买了两册，一册盖着“葛卷义敏”四字印和“龙”字印，另一册盖着“葛卷”二字印、“芥川”二字印，都是所谓三文钱的现成印章。

译注：检印是旧时为核对印数而在书上加盖的印章。

身为葛卷，正该把这种事拿出来，大大争论一番才是。

没有职业，靠混日子过活；芥川死后三十年，拿芥川家所得的版税，养活自己，连同妻儿、母亲和妹妹，一面又把芥川家的东西往外拿，拿了还拿，不断妨碍最后这套全集，嘲弄我们参与的工作。看着这样的葛卷，我真想把地下的芥川敲醒。岩波的K告诉我：“夫人到鹄沼去，住了三天，苦苦请求，可听说葛卷还是不给。”那时我真是难过极了，愤怒地喊道：“难道芥川没有

老婆孩子吗？”家螨吃肉吮骨，还明确表示，自己正等着芥川家版权到期的那一天（见T报报道及与T的谈话）。葛卷大概想拿早就准备好的东西（从芥川家拿走的芥川相关资料），找纸商和印刷厂，好填肥自己的肚子吧。那倒要看看。

芥川给夫人留下遗嘱，叫她与姐姐（葛卷的母亲）和弟弟（继承芥川本家的新原得二，此人在芥川死后不久也死了）断绝关系，义敏的生活则照顾三年。葛卷把“与姐姐和弟弟断绝关系”这一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截去，只留下“照顾三年”这些有利于自己的部分，据说还向T挥着遗嘱，说自己是怎样受着疼爱。（还有谁如此玷污过芥川呢？）在我看来，葛卷的这种症状，似乎与他舅舅新原的症状一样。新原因为家里人向众人出示遗嘱，觉得难堪，当时便到处带着一幅请芥川写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给大家看，说哥哥是怎样疼爱自己。（这男人是日莲信徒，据说从青春期起就古怪了。葛卷是共产党，从芥川死后就变成了古怪的人。）

芥川曾对我说起新原：“上野图书馆里有写弓削道镜的书，我弟弟就为这个，告宫内大臣犯了不敬罪。他老做这种蠢事，真叫人头疼。”

如今，我想向芥川数以万计的爱读者诉说这家螨的事，是为了回应佐藤（春夫）先生在《出版辞》中写的那句话：“他那清纯可掬的人格之美，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实多遗憾。”芥川以自己的过失为耻，一再对我说：“我不配让人给我立一座普通的墓。请给我做一个极小的，像上野山上那些免费坐的长凳一样，让人可以坐、可以把脚放上去的。”他还亲手画图，留给家人，可不知为什么，始终不肯把它交出来。我正是为此不甘。（今年五月

出门旅行前，我把种种遗书的内容告诉了U先生——他以前在岩波——请他到芥川家查证。夫人似乎把所有遗书都给他看了。不过，听说她说，“与姐姐和弟弟断绝关系”那份，涉及亲戚之间的事，已烧掉，没有了。葛卷把三年变成三十年，还想继续吃下去。）

后记

在鹄沼，芥川两三次对我说起，“灯光下，一个微微温暖的平凡家庭”。到了最后关头，他写道：“我在养父母家长大，从没任过什么像样的性子。（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没能任过性子。）对养父母的这种‘近乎孝顺的东西’，我也后悔。但对我来说，这同样是无可奈何的。”可是我想，就连这样有所顾忌的话，又有多少人，能不受他平日的谈吐和流畅的文笔影响，照着本来的样子理解呢？我又一次想到，芥川那无法与老人们分家另过的软弱性情，以及明治时代人们所受的教养。

芥川从中国旅行回来，曾对我说，两个人每月有二百日元，就能住大房子，雇个男仆，要不要一起去中国生活？那时他还没有说，旅行中也屡次想死；等到说起要死以后，又说想进特拉普派修道院，或写信给□夫人的丈夫，请他把自己送进监狱，或在巴黎的僻巷生活。最后提到九州大学教职一事，他稍稍显出留恋，可连这件事，他也自己说，像自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别人的老师，仿佛已放弃了。我想，这个有些令人惋惜的九州大学教职之说，也许小岛（政二郎）先生会知道得详细些。倘若芥川暂时离开老人们，也离开文坛，和妻儿一起住在九州，而不是东京，也许就能有他所说的那种“灯光下，一个微微温暖的平凡家庭”了。芥川写道：“别人也许会笑这个还有父母妻儿，却要自杀的傻瓜。但倘若我孤身一人，或许倒不会自杀。”可我总觉得，芥川这个人，无论如何，终究是会像古人那样，走向出家的人。

为了这本书，我把迄今发表过的文字，姑且修订了一遍。修订过后，却只觉得，我还没有写出任何关于芥川的事。其实，替

我誊清稿子的大河内（昌子）女士问我：“芥川先生的遗体解剖过吗？”“芥川先生服的是什么药？”这些问题，到现在还让我觉得十分新鲜。

昭和三十年十一月

小穴隆一